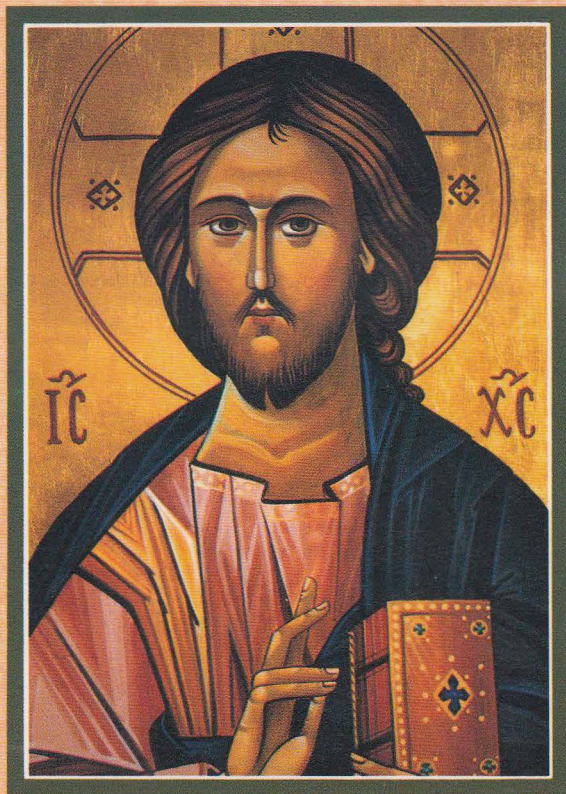


馬蒂尼樞機 著

從靜觀到基督徒的美德 (下冊)

楊成斌 譯



上智出版社

從靜觀到 基督徒的美德

馬蒂尼樞機 著
楊成斌 譯



上智出版社

LE VIRTÙ DEL CRISTIANO

Meditazioni per ogni giorno

by

Carlo Maria Martini

Cardinale Arcivescovo Di Milano

Translated by

Rev. Joseph Yang

© 1988 EDIZIONI PIEMME S.p.A.

Via del Carmine 5

15033 CASALE MONFERRATO (AL)

ITALY

Wisdom Press

下冊目次

七月

一日：存在的祈禱	二
二日：信友的存在祈禱	三
三日：我的祈禱	四
四日：祈禱與身體的姿態	五
五日：祈禱是心靈的呼喊	六
六日：聖經是祈禱的明鏡	七
七日：聽的能力	八
八日：耶穌的話	〇
九日：聽與記	一
十日：天主，祢是我獲救的磐石	三
十一日：進入祈禱	四
十二日：寧靜的可怕與魅力	五
十三日：人——一切祈禱的主角	六

十四日：教友祈禱的奧蹟	一八
十五日：祈禱的韻律	一九
十六日：玫瑰經	二〇
十七日：教友祈禱的意義	二二
十八日：亞巴郎沈默寡言	二三
十九日：聽的祈禱	二四
廿日：主，為什麼捨棄我？	二五
廿一日：哀禱	二七
廿二日：哀訴來自許諾與事實的差距	二七
廿三日：像似吵架的祈禱	二九
廿四日：代禱	三一
廿五日：天主願意赦免、拯救所有的人	三二
廿六日：新約上的祈禱	三四
廿七日：教友的祈禱	三五
廿八日：請教給我們祈禱	三六
廿九日：祈禱的氣氛	三七
卅日：對天國的渴望	三八
卅一日：三個請求	四〇

八月

一日：聖母瑪利亞的祈禱	四二
二日：喜樂與困惑	四三
三日：是真的嗎？	四四
四日：瞭解——人的基本需求	四五
五日：在世事中觀賞天主	四六
六日：個人的經驗	四七
七日：我們的「謝主曲」	四八
八日：耶穌歡躍的祈禱	四九
九日：天主國的恩賜	五一
十日：耶穌山園祈禱	五三
十一日：誘惑與祈禱	五四
十二日：「父啊！如果祢願意：」	五六
十三日：祈禱與生活	五七
十四日：耶穌在十字架上的祈禱	五八
十五日：作證的孤寂	五九
十六日：對天父之愛的信靠交託	六一
十七日：信德與祈禱	六二
十八日：教會的祈禱	六三

	十九日：兩個不同的聲音與兩個答覆……………	六五
	廿日：天國門徒的祈禱——「你們祈禱時，不要像……」	六六
	廿一日：「只要多言」就會得到的奢望……………	六七
	廿二日：耶穌譴責不依賴天主的態度……………	六八
	廿三日：「而你們卻應當這樣祈禱」……………	七〇
	廿四日：天國門徒的導師……………	七一
	廿五日：靜默的祈禱與聖體——讓基督吸引著我……………	七二
	廿六日：靜默的祈禱與聖體——雙膝跪地，奉上「體血」……………	七四
	廿七日：信、望與聖體……………	七五
	廿八日：信友祈禱的形象……………	七六
	廿九日：在祈禱中學習祈禱……………	七七
	卅日：幾種建議……………	七八
	卅一日：與厄瑪烏門徒一起祈禱……………	七九
九月	一日：「來，跟隨我」……………	八二
	二日：「正在耶穌出來行路時：……」（谷一〇17）……………	八三
	三日：「跑來了一個人，跪在祂面前」……………	八四
	四日：「善師，為承受永生，我該作什麼？」……………	八五

五日：「你為什麼稱我善？除了天主一個外，沒有誰是善的」（谷一〇18）	八六
六日：「誠命你都知道」（谷一〇19）	八七
七日：「耶穌定睛看他，就喜愛他」（谷一〇21）	八八
八日：我是、我的存在是出於天主的注視	八九
九日：「你還缺少一樣」	九一
十日：「去，變賣你所有的一切，施捨給窮人。」	九二
十一日：基督的貧窮啓示給我們誰是天主並救我們	九三
十二日：耶穌的光榮就是十字架	九五
十三日：「你來，跟隨我！」	九六
十四日：「因了這話，那人就面帶愁容，憂鬱地走了，因為他有許多產業」（谷一〇22）	九八
十五日：按照福音運用今世的財富	一〇〇
十六日：聖經對於在經濟領域中，智慧而負責的活動，真有幫助嗎？	一〇〇
十七日：聖經的基本用意	一〇二
十八日：福音訊息的倫理後果	一〇三
十九日：以創新的方式讀經	一〇四

十月

廿日：聖經中的財富	：：：：：：：：：：：：：：：：：：：	一〇五
廿一日：聖經中的貧窮	：：：：：：：：：：：：：：：：：：：	一〇六
廿二日：聖經中的貧窮與愛德	：：：：：：：：：：：：：：：：：：：	一〇七
廿三日：內在的警惕	：：：：：：：：：：：：：：：：：：：	一〇八
廿四日：警惕是新約門徒的典型之一	：：：：：：：：：：：：：：：：：：：	一一〇
廿五日：警惕與信德的關係	：：：：：：：：：：：：：：：：：：：	一一一
廿六日：誘惑人的是誰？在荒野？在山園？	：：：：：：：：：：：：：：：：：：：	一一二
廿七日：十字架下的誘惑者	：：：：：：：：：：：：：：：：：：：	一一三
廿八日：誘惑的內容	：：：：：：：：：：：：：：：：：：：	一一五
廿九日：不知自救的天主	：：：：：：：：：：：：：：：：：：：	一一六
卅日：通過服從到達勝利	：：：：：：：：：：：：：：：：：：：	一一八
一日：祂遂開口教訓他們說：「：：：是有福的」	：：：：：：：：：：：：：：：：：：：	一二二
二日：溫良是非暴力	：：：：：：：：：：：：：：：：：：：	一二三
三日：溫良的勝利	：：：：：：：：：：：：：：：：：：：	一二四
四日：承受土地	：：：：：：：：：：：：：：：：：：：	一二五
五日：天主的創舉	：：：：：：：：：：：：：：：：：：：	一二六
六日：對天主的正確觀念	：：：：：：：：：：：：：：：：：：：	一二七
七日：撒瑪黎雅婦女的經驗	：：：：：：：：：：：：：：：：：：：	一二八

八日：宣報天主的仁慈：	：：：：：：：：：：：：：：：：：：：	一三〇
九日：把仁慈深植於日常環境或事件中：	：：：：：：：：：：：：：：：：：：：	一三一
十日：深植天主的仁慈於較複雜的環境或事件中：	：：：：：：：：：：：：：：：：：：：	一三二
十一日：深植天主的仁慈於矛盾的環境或事件中：	：：：：：：：：：：：：：：：：：：：	一三三
十二日：祈求仁慈：	：：：：：：：：：：：：：：：：：：：	一三四
十三日：「憐憫的人是有福的」(瑪五7)：	：：：：：：：：：：：：：：：：：：：	一三五
十四日：一個沒有邊疆的和平：	：：：：：：：：：：：：：：：：：：：	一三七
十五日：和平的四大柱石：	：：：：：：：：：：：：：：：：：：：	一三八
十六日：教育的課題(一)：	：：：：：：：：：：：：：：：：：：：	一三九
十七日：教育的課題(二)：	：：：：：：：：：：：：：：：：：：：	一四〇
十八日：高興深：	：：：：：：：：：：：：：：：：：：：	一四二
十九日：和平來自人的心中：	：：：：：：：：：：：：：：：：：：：	一四二
廿日：和平是一種恩惠：	：：：：：：：：：：：：：：：：：：：	一四四
廿一日：亞西西的聖方濟、和平的建設者：	：：：：：：：：：：：：：：：：：：：	一四五
廿二日：受污辱的耶穌：	：：：：：：：：：：：：：：：：：：：	一四六
廿三日：誰在污辱耶穌？：	：：：：：：：：：：：：：：：：：：：	一四七
廿四日：他們作什麼來反對耶穌：	：：：：：：：：：：：：：：：：：：：	一四八
廿五日：耶穌在被虐待中傳福音：	：：：：：：：：：：：：：：：：：：：	一四八

- 廿六日：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一五〇
- 廿七日：迫害的省思：：：：：一五〇
- 廿八日：解釋教會受迫害的原則：：：：：一五一
- 廿九日：「幾時人們辱罵迫害你們，你們是有福的。」：一五三
- 卅日：我們今天受到迫害嗎？：：：：：一五四
- 卅一日：施比受更有福：：：：：一五六
- 十一月一日：「天主的危機」，使一切都功利化：：：：：一五八
- 二日：希望的見證：：：：：一六〇
- 三日：面對死亡的困惑：：：：：一六一
- 四日：缺乏信德：：：：：一六二
- 五日：望德的增長：：：：：一六三
- 六日：由戰爭到和平：：：：：一六四
- 七日：教會之存在為使人類統一：：：：：一六五
- 八日：三種嘆息：：：：：一六七
- 九日：我們的任務：：：：：一六九
- 十日：使主教座堂再成為城市的中心：：：：：一七〇
- 十一日：人類的團結合一是不能逆轉不能抗拒的事
實：：：：：一七一

十二日：天上之城，衝突行進中的指標	一七三
十三日：有利的課題與歷史的中介	一七四
十四日：拉皮拉的理想與「我們的」年代	一七五
十五日：關於拉皮拉理想之現代性的三個異議	一七七
十六日：拉皮拉像厄則克耳	一七八
十七日：三個重要的問題與面對這些問題的三種方法	一八〇
十八日：天主寬恕在先	一八一
十九日：反省與分辨——敞開心門	一八二
廿日：反省與分辨——打開眼睛	一八二
廿一日：拉皮拉——分辨的導師	一八四
廿二日：讓死亡講話	一八五
廿三日：耶穌關於死亡的話	一八七
廿四日：死後的希望	一八八
廿五日：死亡並非生命的終結	一八九
廿六日：「我的心神煩亂」	一九〇
廿七日：這位男士和女士的理想勇氣	一九一
廿八日：正為了這，我才到了這一刻	一九二
廿九日：奉獻自己的生命，必永遠救得生命	一九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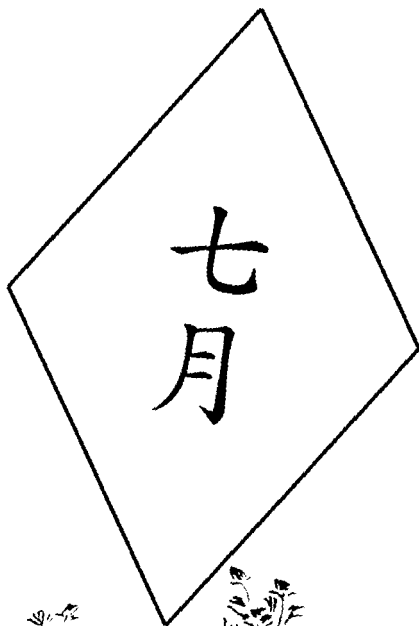
卅日：「對死亡的遐思」	：：：：：：：：：：：：：：：：：：：	一九五
十二月一日：耶穌真的復活了！	：：：：：：：：：：：：：：：：：：：	一九八
二日：我們對於復活的認知	：：：：：：：：：：：：：：：：：：：	一九九
三日：相信基督的復活，注意歷史的發展	：：：：：：：：：：：：：：：：：：：	二〇一
四日：復活啓示天主的真象	：：：：：：：：：：：：：：：：：：：	二〇二
五日：真天主	：：：：：：：：：：：：：：：：：：：	二〇四
六日：被釘耶穌的復活就是父、子、聖神的啓示	：：：：：：：：：：：：：：：：：：：	二〇五
七日：不速之客	：：：：：：：：：：：：：：：：：：：	二〇六
八日：夜奔	：：：：：：：：：：：：：：：：：：：	二〇七
九日：「我們原指望祂」	：：：：：：：：：：：：：：：：：：：	二〇八
十日：希望遠大，但也脆弱	：：：：：：：：：：：：：：：：：：：	二一〇
十一日：超越對耶穌人性的愛戴	：：：：：：：：：：：：：：：：：：：	二一一
十二日：「主，請同我們一起住下吧！」	：：：：：：：：：：：：：：：：：：：	二一二
十三日：三次顯現	：：：：：：：：：：：：：：：：：：：	二一三
十四日：「你怎樣信了耶穌？」	：：：：：：：：：：：：：：：：：：：	二一五
十五日：「你信我是以天主之名給你講話嗎？」	：：：：：：：：：：：：：：：：：：：	二一七
十六日：我們的信仰宣示	：：：：：：：：：：：：：：：：：：：	二一九
十七日：出乎意料之外的信德宣示	：：：：：：：：：：：：：：：：：：：	二二〇

十八日：負起責任的信仰宣示	二二一
十九日：創新共融的信仰宣示	二二二
廿日：七位漁夫的「沒有」	二二四
廿一日：信仰的歡呼——「是主」	二二五
廿二日：信德的行為	二二七
廿三日：教會信仰的基本宣示	二二七
廿四日：人類歷史的中心	二二八
廿五日：我們見證的呼聲	二二九
廿六日：信德撼天動地的力量	二三〇
廿七日：伯多祿給我們講話	二三一
廿八日：事物總體觀	二三三
廿九日：「跟隨我」	二三四
卅日：「你不願意去的地方」	二三五
卅一日：我們的祈禱	二三六

聖母瑪利亞，
請使我們打開心門，
迎向真正的福音喜樂。



七月



七月一日

存在的祈禱

「上主，我們的主！祢的名號在普世何其美妙！祢的尊榮在天上彰顯光輝。由赤子乳兒的口中，祢取得完美的讚頌，為使恨祢的人受辱，為使仇敵有口無用。」

當我仰觀祢手指創造的穹蒼，和祢在天上佈置的星辰月亮，世人算什麼，祢竟對他懷念不忘？人子算什麼，祢竟對他眷顧周詳？」（詠八2—5）

祈禱是非常簡單的事情，能從赤子乳兒的口中、心中湧流而出。祈禱的方式很多，也可因人而異。為某人，可能是陶醉於自然美景、山明水秀之中；為別的人，則是在森林中片刻的幽靜；為另外的人，則是傾聽高山流水的音樂，而忘懷惱人的現實，暫時逃出自我的牢籠。無論如何，在這真理湧現的時刻，我們似乎從奴役中得到自由，脫離每日瑣事的束縛。俗務的侵擾，於是長長地呼了一口氣，覺得一股清泉湧流而出，純真的自我圓滿地呈現，因而幾乎情不自禁地，向天主歡呼：「我的天主，我感謝祢」，「主啊，祢何其偉大！」

我想，我們每一個人在生命中都曾有過這樣的一些時刻，在一連串順利喜樂的當兒，感

覺天主的臨在，於是從心靈深處向祂高歌、向祂低語。這就是自然的祈禱、存在的祈禱。

我們所有的祈禱，和有關祈禱的理論都從這個源頭出發：那就是一個真正而深度體驗到自我的人，會情不自禁地發出讚美、感謝或奉獻，自然地感覺到祈禱的必要。

七月二日

信友的存在祈禱

另外有一種情況必須注意，那就是信友的存在祈禱。這種祈禱不僅是對周圍事物或在內真我覺醒的一種回應，而是聖神在我內祈禱。關於這一點，我們依據的是致羅馬人書八章14—17節：聖神在我們內祈禱。

要把握住以下這兩個真理：第一聖詠上（八2）既說：「上主我們的天主，從赤子乳兒的口中，祇取得完美的讚頌」，可見祈禱是非常簡單的事情，只要先決條件有了，舒服地面對著大自然，欣賞著純淨的真與美，在輕鬆、從容、安靜、幸福的環境裡，青少年的祈禱就會自然地湧流出來。第二個真理應當牢記的是：作祈禱的不是我們自己，而是聖神在我們內祈禱。所以，為教導人作祈禱，應一方面幫助他進入這樣的情況，使真我展現，另一方面是在

內心找尋聖神祈禱的聲音，給祂空間好使祂能盡情發揮，暢所欲言。沒有這樣的先決條件，就不能有信友的祈禱；聖神在我們內祈禱。這就是信友祈禱獨有的、典型的特色。

七月三日

我的祈禱

重要的是從一開始就要注意到一個事實，那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不能重複的祈禱情況。所謂不能重複不只因為它是「我的」，我不是別人，而也是因為它是我「現在的」，所以在時間上也不能重複（雖然我有一些自己特別喜愛的祈禱格式或固定經文）。但問題是：怎樣認出來我的情況？認出我的祈禱情況？怎樣使這情況突顯出來？

首先我們要看它消極的特點。它不是從別人那裡搬來的祈禱，也不是從不同的祈禱模式或祈禱手冊上學來的。雖然這一切都很好（手冊、書；別人的祈禱，我們學來，每天誦念；聖人們給我們提供的祈禱經驗等），但也有其困難，有不理想的地方。因為這些固然能夠激起祈禱的興趣，卻只是一時。我們談聖女大德蘭或十字聖若望有關祈禱的作品，那麼美妙神奇使我覺得有必要進入那種氣氛，需要與那種經驗發生共鳴，而且也一天、兩天、三

天甚而一週生活在那種燦爛的光輝中。此外，像聖奧斯定懺悔錄以及戴爾玻來（Madeleine Delbré）等其他的作品中的某些篇章也都是美妙光華，那種祈禱也能在我們的心中激起共鳴。這都很好，也都是祈禱訓練的一部份，不過還不能使我們認識自己的祈禱情況，反而還能激起幻想，使我們認為已經到達了很高的祈禱境界，得到神奇的祈禱方式。

等到一旦重念這些書籍，聽別人的講論，重複別人的祈禱等來的效果幻滅了，我們才發現自己原來還是依然如故，和從前一樣地貧乏可憐，枯萎而沒有生氣。

七月四日

祈禱與身體的姿態

我們應該有這樣的一個經驗：讓自己完全放鬆一會，以後自問：現在我是不是應當把我實實在在感受到的和在心靈深處所渴望的表達出來？為表達我的祈禱我要採取什麼姿態？

以後我們要看自己是否已經形成了某種姿態：如雙臂高舉或雙手合十作祈求狀；東方人祈禱的姿態，五體投地；張開雙手作歡迎狀；遠眺期盼的姿態，像老父親等候蕩子回來；伸手等待或求助的姿態等等。

將這種簡單的事公開出來，似乎有些可笑，可是這就是我們人自然的表達方式，用手勢來表白心事。當我們安靜的時候，可以像耶穌在瑪竇福音上說的，關上內室的門，在暗中祈求天父（瑪六6），讓自已用身體自由地表達：可以曲膝叩首、可以自然地舉起手來，或把手張開作接受狀，也可以作服從投靠狀。總之任何姿態都可以，但重要的是能表達出我們心靈深處的願望。

七月五日

祈禱是心靈的呼喊

我們可以試問：現在，我是不是應當把心靈深處向天主的呼求喊出來？我特別關心的事，如何把它表達出來？在這時刻湧上心頭的，要讓它自由的突顯出來：可能是一聲呼求：「主啊，求祢垂憐！」或「主啊，我撐不下去了！」，「主，我讚美祢」，「主，我感謝祢」，「主啊！快來幫助我」，「主啊！我筋疲力盡了」。連耶穌在祂生命的某些時刻也大聲呼喊過：「我的靈魂憂悶得要死」，「父啊！我感謝祢，因為祢常俯聽我」。

在這些心靈的呼喚中，我們要找那最能表達我們感受的，作為祈禱的起點，它也正代表

著我們的心靈狀態。自然地，這種呼喚的祈禱也能採用一些別人的祈禱文，來豐富其內涵，或是找別人來幫助，好能更深入，因為別人可能更早或更會祈禱。

這種看來貧乏、簡單的祈禱是一棵小草，在聖人們祈禱的巨樹跟前或許顯得微不足道，可是它卻是我自己種在天主台前的一棵祈禱的幼苗呀！

七月六日

聖經是祈禱的明鏡

我們可以自問：如果應當更清楚的表達我的感覺、願望、恐懼和對天主的祈求，我本來願意向祂祈求的，或是應當向祂表明我的情況，我願意做福音上那一個人物？那一種形象？和在那一種場合呢？我能作伯多祿嗎？他在湖面上，縱身跳入水中，表現了相當勇敢之後說：「主，我做不來」。我能夠置身於宗徒之中，面對那些要餅吃的群眾說：「主啊！我們到那裡去買餅呀？我們怎麼作呢？」或者，在福音中其他的場合，我能夠認出一些來作為明鏡、反觀自省的嗎？或在聖詠的某些話裡真正看到了我心境的嗎？

找到這些起點，為自己、為教育別的人都是絕對必要的。有了這個基點，才能夠開始工

作、才能夠發展祈禱的功能，培養與天主對話的真正態度。對話不應從空中樓閣開始，而要從人的真正情況開始。

七月七日

聽的能力

「他們走路的時候，耶穌進了一個村莊。有一個名叫瑪爾大的女人，把耶穌接到家中。她有一個妹妹，名叫瑪利亞，坐在主的腳前聽祂講話。瑪爾大為伺候耶穌忙碌不已，便上前來說：『主！我的妹妹丟下我一個人伺候，你不介意嗎？請叫她來幫助我吧！』主回答她說：『瑪爾大，瑪爾大！你爲了許多事操心忙碌，其實需要的唯有一件。瑪利亞選擇了更好的一份，是不能從她奪去的。』」（路一38—42）

我們要設法對於「聽」作一個反省。關於這個關鍵性的字，有許多話可說，因為它影響了希伯來民族的一切傳統，如：「以色列，聽著！」便是。可是，爲我們來說，把路加描述伯大尼的瑪利亞，坐在耶穌跟前傾聽的這一段拿來讀一讀，益處更大，況且她也很像納匝肋的瑪利亞。

這個故事要放在上下文中去讀。耶穌在前往耶路撒冷的旅途中，「他們走路的時候，耶穌進了一個村莊……」耶穌往耶路撒冷的行程，這是我們信仰生活的象徵。當耶穌往耶路撒冷聖城去的時候，發生了這個伯大尼的姊妹接待耶穌的故事，這故事所強調的就是聽天主的話。在路加福音，這個故事緊隨那一個從耶路撒冷去耶里哥的旅人，也就是那個善心的撒瑪黎雅人的比喻之後。那比喻的結語是：「你去，也照樣做吧！」就是說：你去，採取行動，工作吧！這個作並不是胡亂的任何方式的去作，而是發自內心的作，因而聖史才又寫了瑪利亞聽耶穌講話的這一段。

所以，我們能夠說這兩段是一個教導。把善心的撒瑪黎雅人和伯大尼的瑪利亞聽耶穌講話，這兩回事放在一起，是有意的安排，為使我們了解行與聽應是合一的。實際上在第十一章廿八節耶穌說了：「那聽天主的話而遵行的人，更是有福的！」聽而又行才是一個完人。伯大尼的瑪利亞整個故事的重心就是耶穌那句話：「瑪利亞選擇了更好的一份。」可是這故事還有一個背景，那就是：「瑪利亞坐在耶穌腳前聽祂講話。」

七月八日

耶穌的話

福音上記載了幾句耶穌給祂身邊的人講的話，我們可以想像，耶穌也把這些話講給了伯大尼的瑪利亞。在這同一章——第十章上路加敘述耶穌把祂的門徒叫到一邊私下給他們說：「見你們所見之事的眼睛，是有福的。我告訴你們：『曾經有許多先知及君王希望看你們所見的，而沒有看見；聽你們所聽的，而沒有聽到。』」（23—24）

直到那時候，還沒有一個人給瑪利亞說過，她生活的美好、她的幸運。在聽耶穌講話的時候，她感覺自己真是得天獨厚，耶穌的話對她確實很重要，不祇是話的本身，而且她反射自問也覺得：「這些話，對我來說，所講的事情確實偉大，過去我就從來沒有想到，它使我了解到我自己。真是太棒了、太好了，而且還那麼簡單。」

聽耶穌講話既豐富又營養，價值連城，伯大尼的瑪利亞當時就身歷其境。這種聽使她砰然心動，因為是講到她、為她說的。她不是消極的聽，而是銘心刻骨、牢記訓誨。在這一刻，這位瑪利亞是在實現她為人的意義。實際上，身為男人和女人是什麼呢？那就是從聽比我們大而又創造了我們心靈的這位的一席話中，去發現我們自己的奧秘，祂就在給我們說明

個中玄妙。

這樣伯大尼的瑪利亞和納匝肋的瑪利亞一樣，聽了佳播天使的話，知道了天主是誰，知道了自己是誰，也和牧童們一樣，聽了天使的報告，知道了天主在天上偉大無比，也知道天主把平安廣賜人間，而這平安就是恩賜給我們的。這就是那認真聽天主聖言的每一個男人和女人的奧秘：「我的天主，我瞭解了祢，也瞭解了我自己。祢把祢自己啓示了給我，祢也給我啓示了我自己。」

瑪利亞坐在耶穌腳前聽祂講話，就是人聽天主聖言的一幅圖畫。人在聽天主聖言的時候，天主啓示人，同時也充滿人，因而人能了解自我、呈現真我，清明穎悟、了然於心。

七月九日

聽與記

「凡聽見的人都驚訝牧人向他們所說的事。瑪利亞卻把這一切事默存在自己心中，反覆思索。……：祂就同他們下去，來到納匝肋，屬他們管轄。祂的母親把這一切默存

在心中。耶穌在智慧和身量上，並在天主和人前的恩愛上，漸漸地增長。」（路二 18 | 19，51 | 52）

聽不止於聽的當時，或聽的這一動作。聽了宣講、聽了福音之後，還應在記憶中延續下去，且一再出現、反覆咀嚼、調整組合、透視、了解，一直到發現主的這番話對我和對我的生命所含有的意義為止。

天主聖言需要人去聽、去記，好能使聽的行為變成一個有意義的整體。在這一意義下，記憶實是基本的協調方式之一，是了解人的一個主要項目。由於記憶、由於聽的延續，人才繼續其人之為人，並使人格成長。這就是路加筆下聖母瑪利亞的特徵（路二 18 | 19，51 | 52）：「瑪利亞卻把這些事默存心中，反覆思索：……」，「祂的母親把這一切默存在心中。」聖母從納匝肋到十字架，就一直生活在天主啓示的記憶、聽的延續中。也正因為如此，她才能進入天主的計劃、承行天主旨意，而影響人類歷史和宇宙萬物。

在這裡，我們應當坦白的說，為避免失望、空虛，人沒有別的路可走，也只有這一條路，能使人逃脫只是一個號碼，沒有什麼價值、毫無意義，或連自己是誰也不知道的感覺。只有在記憶中恆心地傾聽，才能夠使我們生命中的事件，像是天主言談中的一部分富有意義，像伯大尼的瑪利亞一樣，發現自己的重要和幸福。這一切原來在我們的領洗聖召即教友

聖召中，早已給了我們。

七月十日

天主，祢是我獲救的磐石

試問，在福音上有沒有這樣一個人，有時生活得既恐懼、又煩惱、又害怕、臉上沒有一點笑容、也不知道自己確實的身份，這樣的人有沒有？有。我們可以說這就是瑪爾大所代表的形象。瑪爾大苦惱、忙碌、擔心、緊張、心神不定、不耐、說話咄咄逼人、話裡帶刺。連對耶穌也頂撞、不客氣和厭煩，這是因為她沒有用心在聽，所以也就不知道自己是在忙些什麼。

天主的話就是我們穩固的磐石：「天主，祢就是我們獲救的磐石。」福音就在於此，天主的聖言在這裡。現在，在這裡，我就能聽祂，在我用心聽祂的時候，我就得到營養，在信德和穩定中成長，與許多其他的人一起成長，成為歷史中基督的奧體。這樣我們就是教會，耶穌的那句話就是為我們說的：「這更好的一份，是不能從她奪去的。」

七月十一日

進入祈禱

我們在祈禱中應該像個窮人，而不要像個富人。每一次，當我們出現在天主面前時，要像絕對的窮人，如果我們不這樣作，祈禱就作不好，變得沈重，會有許多阻礙。

我們到天主跟前，必須真的以貧窮的身分，一無所有，絕不自負：「主啊！我不會祈禱，如果祢樂意我在祢跟前感到乾枯乏味，一等再等，我就讚美這種等待，因為祢太偉大了，我不能瞭解。祢無限、無量、永恆常存，我怎麼能夠給祢講話呢？」這種態度出現在許多聖詠中。聖詠是聖神推動的祈禱，可做為我們祈禱的模範。祈禱應洋溢出這種精神。

所以我們開始祈禱時，要把自己調整到零。這表現在外面可能是片刻的靜默、曲膝下跪、端莊敬謹等……表示我們來到主跟前，深知自己一無所有，完全等著天主的恩賜。我要與天主談話。天主的話會使我的貧窮成為富有。我是病人，需要醫生；是罪人，需要寬赦；是窮人，需要財富：「祂使富有者空手而回，從高位上推下權貴。」（連那些想自己知道祈禱或學會了祈禱的權貴人物在內。）

每一次祈禱我們都使自己像那個瞎子一樣，說：「主啊！請使我看見、使我能夠瞭解、

使我有能夠把聖神教我說的話說出來。」

七月十二日

寧靜的可怕與魅力

從起初就有聖言，天主聖言來到我們中間時我們的救贖才開始實現。這樣，明顯地，在我們個人獲救的開始時，應當是一片寧靜。在寧靜中聽、在寧靜中接受、在寧靜中獲得新生。一定，對於顯示給我們的聖言，我們應當回應，說出我們的感激、朝拜、祈求，不過在這以前當是寧靜。我們甚至可以說，能夠生活在內在的寧靜中，這是真正的信者所不能少的，這種能力使他脫離無信仰世界的困境。

天主是生活的，天主充滿一切。如果一個人按照時髦文明的標準，把天主逐出他的思想之外，那麼，他對於寧靜就沒法忍受。因為他是生活在虛無的邊緣，寧靜對他來說就是空虛的可怕信號。

一個「新」人，從信仰得到了透視表裡的眼睛、得到了喜愛無形事物的一顆心，他並沒有虛無，虛無已經永遠為天主的無限所征服。正因為如此，新人會像主耶穌一樣一大早

就起床，獨自登上山頂（參閱谷一3；路四42，六12，九28），享受那一片空寂，沒有半點噪音，只有那永恆喜宴的美味與天父的輕聲細語。

可是請不要誤解了：害怕寂靜的「舊」人與「新」人通常是同時生活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緊緊相連，不同的祇是比例的多寡而已。我們每一個人都受到許多的干擾；外在方面如：言語、聲音、叫囂，白天震耳欲聾，晚上往往還打擾清夢。內在方面則有各式各樣浮泛言論的干擾，使我們分心，使我們迷失。

在這種吵雜擾攘中，我們內的新人，應奮鬥努力，為給我們靈魂的天空確保默示錄上所說的：「大約半小時的寧靜」（八一）。並願這寧靜是真實的，洋溢著天主的臨在，聖言的輕聲細語，聚精會神的聆聽，以及坦誠神會的交融。

七月十三日

人——一切祈禱的主角

強調人一切行為的社會使命，和強調全部教友生活的教會性，無疑地是合情合理，也應當作的。不過總不應忘記這一切的源頭卻都是人。人的奧秘常是風格獨具，各有特色，不能合計，也不能對比。

人雖然是由於身世家族，而生活在某一環境裡，有某一種性格，與其他周圍的人一樣，可是他之所以偉大的第一原因，卻是人的真正而實在的源頭——天主，是天主直接創造了他，從永恆指名召叫了他。天主是人的原始，同時也是人的歸宿。落葉歸根，早晚人還要回到天主那裡，向天主交清他所負的全部責任。因為是他決定了自己的生活，他以外的任何受造物，都不能決定性的影響支配他。

一位教友，雖然是在教會的大家庭裡出生，也受到共同的教養，但他仍然有一種無以言喻的特恩，那就是天父收留了他作自己的子女，個別的疼愛他；基督的救贖特別地臨於他，爲他傾流了自己的寶血；天主聖神領導他對天主救恩的召喚作積極的反應；在教會之大我中突顯，而定位於信徒的小我，同時向教會與救恩的普遍性開放與共融。

這樣，祈禱——無論是口禱、禮儀，或任何的一種——都是從其個人具體持久的信、望、愛三德中獲得價值。信望愛滋養他的新生命，使其風格特具。所以祈禱只有發自個人信望愛的真情流露才是純真的。

七月十四日

教友祈禱的奧蹟

在生命的源頭和歸宿面前，在有關永福永禍的抉擇面前，我一個人，孑然獨立，沒有夥伴、沒有親朋、沒有團體。但是，我並不孤單，因為有聖神在我內祈求，爲我而求，因爲我不知道當求什麼。我的救主在我身邊，祂賺得了我，把子女的心情給了我分享。不過對這個工作，還是沒有誰能代替我。

雖然我是在一個團體中生活，做決定、祈禱，團體中的弟兄姊妹也很支持我、鼓勵我、發展我的靈修，可是最後還是我自己應當生活、冒險、面對未來的困難，或悠然神往於祈禱的生活中。

現在讓我們駐足沈思這祈禱活動的本身，看見它從人心靈深處、無聲無息、不期而然地湧流而出，這也就是所有祈禱的奧秘。祈禱無論是無聲的、個人的；無論是發於言詞，在大庭廣眾之間；無論是公共禮儀性，或是以教會名義的請求和詠唱，祇要是出自真心向天主呼求，就是出於其自我。自我在一切之前，是一切外在展現的根源，是他在個人信、望、愛的生活中，擁有一個靈魂，不可或缺，也無以取代。

七月十五日

祈禱的韻律

祈禱像生命一樣，有它自己的節拍韻律。這節拍支持著祈禱，也使祈禱延長而不覺疲勞。祈禱也有呼吸，有呼吸就有節奏。我們一旦學會了這種節拍，它就會伴隨著我們，使我們在與天主的對話上，持久有恆、心裡充滿喜樂與滿足，且能使我們真正的認識自我。

深入探討，就是這種節拍在支持著聖詠詩篇的結構。聖詠的構成有的採對句法或對立法（肯定一個事實，而後又說事實的反面）或綜合法（先說明一個事實，隨後又說同樣事實的另一面）。這種「一來一往」與呼吸的節拍、詩班的呼應、詩歌的一唱一和完全相吻合。把握住了這一事實，我們對聖經提供給我們的章句，才會瞭解得更好更清楚，對於人類深度的真相，才能一點一滴的學習著去認識，去發現人在祈禱的不同形式中所表露的真相。

有的人可能認為，利用某些技巧就能學會祈禱，因為通過長期的鍛鍊，人就能達到某種程度的自我控制、自我支配；得到一定的輕鬆、不緊張；一定的呼吸律動、一定的深度。

可是如果你認為這樣就得到了祈禱的真傳，達到了信者祈禱的目的，那就大錯特錯了。

教友祈禱的目的不是只為自我的實現，然而，教友的祈禱能夠使一個人更實在的認識自己，成為一個更平衡、更有紀律、更會反省、更能集中精神，視野更遠大、更廣闊的一個人。這一切固然是祈禱教育的一種效果，使人能夠處事從容不迫、判斷穩當、更成熟。然而這一切並不是目的，假設我們將這些當成了目的，那就完全偏離了祈禱教育的意義。

七月十六日

玫瑰經

玫瑰經是耶穌重複祈禱的翻版，只不過這是西方式，比較複雜些，而耶穌的祈禱則是東方式的，比較單純。玫瑰經在西方是從中世紀開始，後來越傳越廣。不過這種方式也並不容易。我記得從童年到青年唸過許多玫瑰經，多少都有點厭煩、有點分心，好像是被迫不得不唸的，而且也未經講解，所以唸起來有些困難。

依我看來，要唸玫瑰經，需要某種程度的從容不迫、輕鬆安詳、節奏和諧，好能沈浸於真正的祈禱中，而不祇是口頭誦唸。對於那些唸玫瑰經有困難、多少有些疏忽、且害怕再唸的人，我願意提供一種簡單的方法，或許可以幫助他再拾回唸玫瑰經的心意與興趣。這就

是，只限於唸很少的幾句話，且要慢慢地重覆，心裡想著經文的意義，這樣就近於東方人所謂的「耶穌的禱文」了。

我想再強調一些「耶穌的禱文」，這是東方的祈禱，與教會的傳統最接近，所以為我們（西方人）也更容易吸收消化。這種祈禱（參閱東正信徒朝聖記或其他類似的經文）就是隨著呼吸的節拍、慢慢地重覆一種呼求，而這種呼求又是意味豐富而深長，如：「耶穌基督，天主之子，可憐我吧！」

當我願意很快進入祈禱的氣氛中時，我就選一句玫瑰經的呼求，慢慢地重覆一定的次數（比方說在前一端，唸「萬福瑪利亞，請你為我們轉求」）這簡單的語句，很慢很慢的唸，重覆上十次，比唸完整的十遍「聖母經」，時間短許多，可是能夠慢慢地深入我們的心中，使我們逐步對那些長點的經文，也有興趣了。

時間較長的祈禱，我們可以引進許許多多的方式；不過最重要的是不必太注意量多，而更要注意其節奏，好能真正的滋養我們的心靈，使我們浸沈於祈禱中。

七月十七日

教友祈禱的意義

那麼，什麼是教友祈禱的巔峰和意義？那就是耶穌在山園祈禱中所說的：「父啊！不要隨我的意思，但要隨祢的意思。」或者耶穌在十字架上的祈禱：「父啊！我把我的生命、我的靈魂交託在祢手裡。」這就是祈禱的頂峰。

一種祈禱的教育，若不通往這一目標，不指向這一頂峰，不領導人以信賴、孝愛把自己交託在天主手中，到了某一程度之後，可能變成一種幻想，甚至導人走向信仰的偏差。為此只給一個人說，要多祈禱，這是不夠的。一個人可能祈禱不少，可是在信仰上走入了歧途，甚至把價值觀誤導了。祈禱像人的一切行動一樣都有偏差扭曲的危險。沒有什麼事情人不能搞砸的，通過我們的自私，人可以把一切弄糟，連祈禱也能走入歧途的。所以我們都應牢記，教友祈禱的終點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如同耶穌在橄欖園中一樣，把自己的生命交託給天主說：「看！我的生命在這裡，交託於祢的手中。」

那時祈禱才真正達到了它的目的——自我啓示。即人從天主而來，也注定了要回到天主那裡去，通過信德，把自己交託在天父的手中。這樣，祈禱就真成了完美信德表達，也就是

把自己的生命全部地交託出來。

亞巴郎就是這種完美祈禱的模範。他聽了天主的聲音就動身走了。雖然我們不知道那時他作了什麼祈禱，可是我們知道，他信賴天主、完全交託、勇敢地隨從了天主的召回。

七月十八日

亞巴郎沈默寡言

在聖經的記載中，亞巴郎其一生中常保持緘默，說話只不過二、三次。只有在應當要花招的時候才講話。例如：創一二11—13，亞巴郎說服妻子撒辣偽稱是自己的妹妹。亞巴郎留傳下來的話很少，所以不能說他是發言的先知。發言的先知應當有特別的教導言論，像福音上的比喻、山中聖訓等言論留傳給人，而他卻什麼也沒有！亞巴郎是一位偉大的沈默者，他的一生，至少從聖經表面的記錄看，常是在靜默中思考。雖然如此，亞巴郎的生活和耶穌的生活，卻又很相似，那就是祈禱。耶穌祈禱，亞巴郎也祈禱。

沒有必要把耶穌祈禱的許多記錄都寫出來，只說其中兩個特點就夠了。

一個是在谷一35：在葛法翁一天勞苦之後，祂一定已經筋疲力盡，可是當大家都還在沈

睡，「天還很黑，耶穌就起身出去，到荒野的地方，在那裡祈禱。」這就是耶穌傳道生活中的一個典型事例：夜裡獨自祈禱。

另外很有意思的一段是路五 15—16。路加有好多章節記述耶穌的祈禱，不過我只引證這一段，而且在這兩節之中，還有點衝突：「祂的名聲更傳揚開了，遂有許多人聚集來聽教，並為治好他們的病症。」隨後又說：「耶穌卻退入荒野中去祈禱。」

所以，耶穌傳道的成功發展，和耶穌的退入荒野之間是有一些衝突。不過，祈禱也一定是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先知與默西亞的傳道生活中一個重要的特色。

七月十九日

聽的祈禱

亞巴郎差不多總不講話，就是在祈禱中，他的話也不多，只有一次例外，這以後我們要看。但亞巴郎在聽。所以亞巴郎祈禱時的第一個偉大的行動就是聽。

天主講話，講了再講。亞巴郎則聽，聽了就去、聽了就動身、聽了就上路。我想，這是典型而基本的情況，其餘的也都以此為準。如果亞巴郎在他的祈禱中如此勇敢、幾乎是不知

羞恥的一再苦求，甚而外表上討價還價像做生意似的，那是因為他最先曾經是極虔敬的聽了天主的話；也就是說，對天主的話全力以赴，照所聽的話去生活了。

聽天主的話又照著去實行，這是與耶穌建立親屬關係的福音理想。亞巴郎的真正子女也是聽天主的話而又實行的人。

七月廿日

主，為什麼捨棄我？

祈禱的第二種情況，我們暫稱之為「哀禱」，因為它與悲哀的聖詠很類似，這些聖詠悲傷哀訴為主題，而大加發揮。這種哀禱我們也暫名之為詢問的祈禱，因為它往往用一個問句作基點，如：主啊，為什麼？為什麼祢這樣作？為什麼祢不來救助我？祢為什麼捨棄我？究竟為什麼？

典型的問題有兩種：為什麼？怎麼樣？第一種在創一五章2節就是：「亞巴郎，你不要怕，我是你的盾牌，你得的報酬必很豐厚！」亞巴郎說：「我主上主，祢能給我什麼？我一直沒有兒子，繼承我家業的是大馬士革人厄里厄則爾。」這也就是說：「主啊，祢說什麼？」

請給我解釋。如果我的生命還是這樣一如往昔，為什麼祢這樣給我說？」

從第8節的問話，可以看得更清楚：「我主上主，祢還繼續給我說這塊土地，可是，我如何知道，我要佔有此地為產業？」我們要注意，他所說的是一個聽了天主話者的祈禱，而不是一個不信者的話。不信的人會說：這怎麼能實現？「怎麼能實現」他的問題是瑪利亞型的，而不是匝加利亞型的。同一個問題，以不同的觀點提出來，其內容也就不一樣。無論如何，一個問題一定是發自於內心的痛苦或疑難。

此外，在第一七章第一六節，有一個痛苦而多少帶些感傷的問題，那就是當天主給亞巴郎說：「你的妻子要給你生一個兒子。我要祝福她，使她成爲一個大民族，人民的君王要由她而生。亞巴郎遂俯伏在地笑了起來，心想：百歲的人還能生子嗎？撒辣已九十歲，還能生子嗎？」亞巴郎對天主說：「只望依市瑪耳在祢面前生存就夠了！」看，這就是哀禱，如怨如訴的祈禱。主啊！不必太多太過，少少一點我就滿足了。祢山南海北許下一大堆，而後又丟下我不管，讓事情依然如故！不如請給我一點健康、一點力量，我現在所需要的就是這些。請在現今的情況下幫助我！

七月廿一日

哀禱

哀禱，是人在考驗中與天主爭執的祈禱，是因為不知道對自己和對別人要發生什麼而作的祈禱。這種祈禱，許多時候我們也可以作：主啊！爲什麼事情竟這樣發展？爲什麼在福傳工作上，我們努力去作一件事情，而結果竟似乎背道而馳？在以色列的歷史中，聖詠廣泛地提出了一些大問題：爲什麼作姦犯科的人勝利，而好人反受到壓迫？這樣的哀禱可能被誤認爲是初學者的祈禱，或小信德者的祈禱。

依我看來，對亞巴郎來說，是他覺得有必要、有衝動更深入瞭解天主的計劃。這是聖母「這樣成就」那樣的祈禱。聖母與天主的關係，境界極高，而亞巴郎與天主也到達了一種友誼的層次。

七月廿二日

哀訴來自許諾與事實的差距

七月

我們能夠引證許多「爲什麼」的聖詠，但在這裡只提兩首，以作我們反省的題材，那就是聖詠第42和43首。在這裡主要的意義是：天主，祢既是我的勇力，祢爲什麼驅逐我？爲什麼讓我在仇人的壓迫下，憂傷走過？爲什麼我不能在祢的庭院裡居住？在那裡歌頌讚美祢是那樣的美好！現在我卻在這裡，心焦口渴、沮喪憂傷，遠離了祢的聖城！

如果我們自問，什麼是這些哀訴的基本課題和最後範疇？什麼是這些哀怨，特別是哀歌和亞巴郎以及生活在歷史黑暗中所有人的，無語問蒼天的祈禱「這是爲什麼？」的基本原因是什麼？我可以這樣說：所以發生這些問題的原因，最基本的是天主的許諾和眼見的事實之間的差距，至少表面上看起來，是非常遙遠。假使從來沒有過那麼大的許諾，我們也就認爲了；事情應當如此，我們接受。可見現在，既然天主以各種方式啓示了自己，祂也是在我生命的虛無中作了這種啓示，而且，事實上天主也許過，許下的又是喜樂、圓滿、天主的子女、人類四海之內皆兄弟。那麼這一切，爲什麼不見實現呢？

所以，兩者的差距是這一痛苦的事實，對生活在信德中的亞巴郎感覺得最真切。一面是極高、再三、清楚又特別強調的許諾，一面又是一切如故的鐵般事實，其間的差距，就是哀禱的原因。這種祈禱如果是在友情的氣氛中完成，那就是設法進入天堂之堂奧，爲更清楚瞭解天主的努力：我的天主，祢是誰呀？祢的許諾既是真實的，我不能懷疑，而擺在眼前的事

實又是這樣平淡無奇、微不足道，其中的關係使我對祢有了一番新的認識；也就是說，過去我對祢缺乏瞭解，而現在我應當瞭解得更多。求祢使我更認識祢、瞭解祢，我也把過去認識祢不夠的痛苦奉獻給祢。因為如果照我的想法，祢一定早就實踐了那個許諾，早就答應了我為某人、某事、為世界、為正義的請求，而使一切改觀：：：現今既是祢許下要作而沒作，那就表示我還不認識祢。那麼，就求祢使我更認識祢吧！

七月廿三日

像似吵架的祈禱

這是一種痛苦的祈禱，是在痛苦中磨練出來的。這樣祈禱的人在信仰上與天主已有一種親密的關係，可是他還願意這種關係再加深。這樣的祈禱在言詞上雖然像是吵架侮辱，因為與天主理論——某些聖詠也確是充滿火藥味，像是在侮辱——可是從亞巴郎這一事例來看，亞巴郎是天主的朋友，他對於這些事卻全是出於友誼、出於親密，也在友誼親密中進行。所以這並不是一種初學者的祈禱，像是營養他的小信德，像是在抱怨、發牢騷：我原來希望的就是這樣，我努力內修，原想我的缺點會改掉，而事實上到現在卻還是依然故我，毫無進

步！爲什麼？怎麼會這樣呢？

經過天主聖言的能力強化過的祈禱，並不排除這種抱怨，且在聖詠上也滿是這樣的語氣、這樣的口吻。它是一種親密的努力，雖然是痛苦，但仍然願意認識得更多。「我的天主啊！祢是誰呀，祢是這樣的啓示祢自己！爲什麼到現在我還不認識祢？爲什麼祢不讓我瞭解祢？」

這樣的話，只有朋友才能說，如果一個外人敢於這樣跟天主講話，那就真像是一種褻瀆神明、一種污辱。可是一位朋友像亞巴郎、像聖詠作者還更大膽，他們不祇敢站著向天主講話，甚至還敢不顧一切的和天主爭辯。

好多聖詠都滿是氣忿、滿是激情，所以聖詠是激情的祈禱、是強烈的祈禱。如果天主啓示了這樣的祈禱，可見天主是喜歡在友情中，激情和強烈祈禱的。天主不是冷情的朋友，祂是喜愛人爲徹底瞭解祂而與祂抗爭的天主。我們或者可以這樣說，祂更喜歡人和祂強烈地抗爭，而不喜歡人一切認命，對什麼也不關心。

七月廿四日

代 禱

在這裡我想談一談有關索多瑪的那次聞名的談判（創世紀第一八章）。天主與亞巴郎的那段冗長的談話，是在離索多瑪有相當距離的瑪默勒橡樹林下進行的。它是一頁神學的作
品，而用戲劇性的方式寫出，幾乎像是一首詩；它把人生中奧秘的事件，用深度神學性的祈
禱方式說出來，道出了天主的判斷。因為它是一篇有關世界、社會和我們週遭情況的祈禱
文。

「亞巴郎卻仍立在上主面前」，天主在那裡也欲言又止，像是在等著亞巴郎提出什麼問
題，或說點什麼，像是在叫他參與自己的計劃。天主在那裡一聲不響，只等亞巴郎開口說
話。亞巴郎於是就問了天主，因為天主自己願意啓示給人。

現在請看談判是如何開始的：「亞巴郎近前來說：『祢真要將義人與惡人一起消滅
嗎？』」這開始是相當的厲害，亞巴郎揪住了天主的胸膛：「假如城中有五十個義人，祢還
要消滅嗎？不爲其中的那五十個義人，而赦免那地方嗎？」。

當天主接受了以數目作爲裁判的標準之後，亞巴郎因爲起跑點的正確，而有了把握，於
是開始下降，連續下降了五次，從50到45，從45到40，從40到30，從30到20，從20到10。

「爲了這十個我也不毀滅。」談話到此爲止：「上主向亞巴郎說完話就走了，亞巴郎也回家去了。」主角雖走，可是我們還覺得有些奇怪：談判爲什麼到十就戛然而止？發生了什麼事情？但事實是索多瑪被毀滅了。

七月廿五日

天主願意赦免、拯救所有的人

如果爲了十個義人，整個的一座城都能得救，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得救是神學問題。在這裡這一神學的認識，只是個起點，至於全部的展現，則在依撒意亞第五章。在那裡說，天主爲了一個義人，要把整個的民族都救出來。亞巴郎在這裡所努力的就是要認識天主、認識救人的天主。也就是更認識那位爲了一個人而準備拯救所有人的天主。這位天主爲赦免所有的人，甚至還甘願成爲一個人！

在這裡亞巴郎的祈禱像是談判，而實際上則是一種神學探討、是對天主新的認識。這認識逐漸發展，直到在雅威典裡表達出來。亞巴郎與現代人不同。他知道自己只是一個來自灰土的人，沒有半點與天主爭論的權利。可是談話中，他慢慢發現，天主是那樣的仁愛慈祥，

對他恩愛有加，於是膽量就越來越大，甚至還勇敢地強調，執行公義不能沒有寬容。這樣他尋幽拓荒，愈走愈遠，直到獲致了一個這樣輝煌的承諾，那就是：純潔無瑕的義人，數目雖然不多，可是在天主眼中，其價值遠遠超出大量的罪人。

在這裡我們可以作個結論：亞巴郎是誰？他是天主的朋友，為了更認識天主，他勇敢大膽，死活苦求，幾近無恥。可是也正因為這樣，他的許多過錯獲得了赦免，因為他愛得多。他願意無止境地愛慕天主，更徹底地認識天主，好能為天主講話，讓自己和世界都知道，天主做得有理。為此，他才向天主提出了最大膽的問題、與天主爭辯、向天主求情。當然他所以如此，也是因為他自覺，在天主跟前，他應當對自己的姪子（作者謂：弟兄）羅特，以及羅特所居住的城市負責。

亞巴郎的祈禱像是在作戰。無論祈禱或作戰都是出於一片至誠。他為救羅特曾不計安危投身作戰，而今又挺身而出苦苦求情，幾至犯下不敬之罪。不過，我們說，他這一切都出自滿腔的信德，他願意瞭解天主的計劃，願意徹底認識天主對人的公正。

認識天主就是神學的目的，神學就是認識天主。通過事實，人設法瞭解：天主是誰？救人的天主又是怎樣？天主不是如同我所想像和思考的，天主行動、審斷、工作、救人。

七月廿六日

新約上的祈禱

在大致講過亞巴郎的祈禱之後，我想談一談新約上的祈禱：羅一五30—31；格後一11；弗六18；哥四3；得前三10。這是一些很有趣的章節，因為所談的，是保祿要求教友作的祈禱或是他自己為教友們作的祈禱。在這些章節裡都流露著同一的精神，那就是責任感：保祿對天主計劃的責任感，教友對此計劃的共同責任感，他們覺得有責任相互代禱，求使天主的這一計劃更清楚的表現出來，使福音廣傳……。我想默想一番教友的真正代禱，可能會很有趣。像亞巴郎的那種、像梅瑟說的：從生命冊上把我塗去吧，但請救救這些民眾；像保祿說的：為我的弟兄們，我寧願被詛咒遭絕罰。

祈禱要全心投入，要放進很深的情感。不像有時只是為了某種意向而作的簡單祈禱：「主，求祢俯聽我們！」這裡的投入只是至某一程度為止。如果我們對於代禱的人，對他有嚴重的責任，分擔他的重擔、參與他的風險，這一定會使我們不計利害地勇敢投入天主的計劃之中。因為如果不認識這計劃，就沒有辦法祈求它的實現。我們不認識這計劃，是因為我們不認識天主。所以為求天主計劃的實現、福音的廣傳、聖言的展現、福傳之門大開等，

我們要祈求更認識天主。保祿的言詞都是這種關係交織下的心聲。

為擴展這課題，我們也可以想一想耶穌的代禱（見希五7）「祂以大聲哀號和眼淚」為世界獻上了祈禱。這段話是在默想著耶穌山園祈禱的情況下寫出來的，為叫我們瞭解耶穌祈禱時如何完全地投入，是很有幫助的。最後，在哀禱的詩篇中最美的聖詠四二—四三首上有下面這幾句話，也使人回味無窮：「天主啊！為什麼讓我在仇人的壓迫下憂傷走過？為什麼？……」

七月廿七日

教友的祈禱

「有一次，耶穌在一個地方祈禱，停止以後，有一個門徒對祂說：主，請教給我們祈禱，如同若翰教給了他的門徒一樣。耶穌給他們說，你們祈禱時要說：

父啊！願祢的名被尊為聖！願祢的國來臨！

我們的日用糧，求祢天天賜給我們！

求祢寬恕我們的罪過，因為我們自己也寬恕所有虧負我們的人。

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路一一一—四）

路加福音所記述的，耶穌在一個歷史性的機會上所教的這端祈禱文，大家都很熟悉。可是當我們每一次把它拿在手中，卻感到一種無力感、一種迷惘，好像是從未謀過面似的。

所以我們要向耶穌祈求：「主，祢自己祈禱之後，又教給了祢的門徒祈禱。現在也請教給我們祈禱吧，教給我們和祢一起並在祢內祈禱！教給我們把祢在祈禱中放在我們口中的話也生活出來。」

七月廿八日

請教給我們祈禱

在天主經之前有一件事情，是這件事情引發了宗徒的問題。這件事情就是耶穌在祈禱，而後宗徒們才說：請教給我們祈禱。耶穌祈禱是為使我們有能力祈禱。我們今天能夠祈禱是因為祂先祈禱了，我們要學習祈禱也應參與祂的祈禱之中。耶穌那時在祈禱。祂的祈禱應是十分的虔誠，連在外表上也必顯而易見。從聖經說的「停止之後」可見門徒們不敢打斷祂，面對祂的祈禱方式，門徒們驚奇、害怕、羨慕兼而有之。

路加福音上記述門徒們請耶穌教給他們祈禱的時間，可以說是相當晚，在第一章，耶穌公開傳道已經好久了。在這以前，耶穌也已經屢次在祈禱。那麼，為什麼路加現在才提出這一問題呢？當然是因為路加正在講到門徒們的內在陶成，在這裡加入祈禱的訓練是適得其所。但也可能他是願意強調，門徒們是因為多次看見耶穌在祈禱，所以才引起了他們學習祈禱的心願。同樣的，在聖堂中見到別人祈禱的時候，我們才提出祈禱的問題。當大家一起祈禱的時候，我們發現在近旁有一種高度虔誠的氣氛，我們也會被吸引，也願意去學習和追求。這種願望就是祈禱的前奏。願望多次是由榜樣而來，疑問則由願望而生。

七月廿九日

祈禱的氣氛

祈禱的氣氛是祈禱的第一時刻，是說「父啊」。這並不是說要努力設想天主臨在或有一個天主的概念，而只是說這樣地進入耶穌的祈禱中。

福音上記述耶穌每次祈禱，都是以「父啊」來開始。既然耶穌每次祈禱都是以「父啊」開始，那就表示祂願意，這是祈禱的第一步，是祈禱的氣氛、是祈禱的遠景，祈禱是在這怡

人的情境中進行。這情境是耶穌的，耶穌把它放在我們心中，與我們分享，邀請我們進入祂的祈禱方式中。最理想的唸天主經的方式是每一祈求都以「父啊」開始：「父啊，願祢的名受顯揚」；「父啊，願祢的國來臨」；「父啊，求祢給我們日用的食糧」；「父啊，求祢寬恕我們的罪過」。

用這最基本的呼求，我們會找到祈禱的真正格調、適當姿態、找到信託、找到安全。會知道我們的祈禱一定得到俯允，會戰勝怕懼、會對天主的關係更清楚。

七月卅日

對天國的渴望

祈禱的第二步是表達我們的祝禱與願望：「願祢的名受顯揚」，「願祢的國來臨」。

現在我想特別提出第二個願望：祈禱天主計劃的圓滿實現。祈求天國的來臨就是在表示我們的祝禱與願望、表示我們對天國的展現所有的那份擔心。天國一詞代表的事情很多，它實現的方式又何止千萬。例如：正義、仁愛、生命的勝利、死亡的失敗、不再有眼淚，人人親愛精誠，個個如兄如弟，互相照顧與關懷，基督奧體在教會內圓滿的實現，四海一家，人

類真正的合一等都是。但在祈禱中我們只有一句話來代表，不再個別說明。我們願意用天國一句話，把天主對人類歷史的計劃提前，我們渴望、祝禱並期待它早一天美夢成真。

天主，「祢」的國。不是我想像的國，而是祢給我們預備的，賜給我們，放在我們手中的國，是祢使我們一天一天去實現的國。它是祢的計劃，它具有美滿、絕對、真理、純潔、清明光輝等一切特質。只有這樣才是祢的。

這一切只有當我們努力使它們實現在我們人的計劃中的時候，才能見到。我們要努力使它們實現，為使祢的國成爲具體可見的，在我們人的工作中，在教會和社會的形象裡，在人民生活於福音的美滿中，在建造新世界的形象中。不過，這是祢的，我們只是從祢手裡把它接受過來。是祢把它顯示給我們，遠比我們所希望、所祈求的更大、更廣、更高。

在我們日以繼夜努力建設的國以及天主給我們的國之間有相當大的距離，祢的國遠比我們心目中的國大。為縮小二者之間的距離，我們要祈禱，祈禱會使我們積極進取，不眠不休。祈禱使我們隨時待命，準備迎接一切的挑戰，接受從我們所見的國以及天主以無限仁慈要賜給的國之間能夠有的一切衝突和困難。衝突在耶穌山園祈禱中也曾有過：「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但照祢的意思成就吧！」，願祢的國，而不是我的國來臨！

七月卅一日

三個請求

求恩是祈禱的第三步。

爲使天主的計劃實現，「天主的國來臨」，需要什麼呢？爲使這一實現更具效力，更有可能，我們需要什麼？如果是要我們編寫天主經，那我們一定會寫出長長的一列內在和外外的條件。可是照路加記述的天主經，耶穌只提出了三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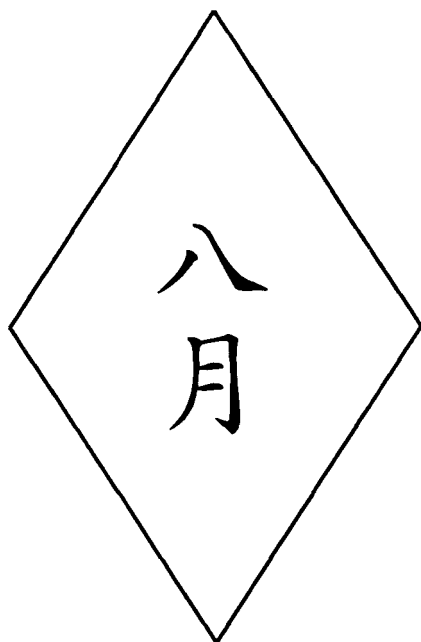
爲使天主的國得以實現，我們需要透過日用糧，天天堅貞不渝，恆心到底。

我們需要很多的仁慈，相互的寬恕與接受，在我們不停地失足和在實現祂的國感到無能時，也時常需要天主的寬恕。

當考驗來臨的時候，當天主的國在我們周圍似乎被烏雲所籠罩的時候，我們需要天主的支持，爲能不陷於誘惑。

在天主經的前一部份，我們好像是天主國之滿懷希望的設計者或促其提前實現的人，而在後一部份我們又像是天主國中的窮苦旅客。

八月



八月一日

聖母瑪利亞的祈禱

「瑪利亞就在那幾日起身，急速往山區去，到了猶大的一座城。她進了匝加利亞的家，就給依撒伯爾請安。依撒伯爾一聽到瑪利亞請安，胎兒就在她的腹中歡躍。依撒伯爾遂充滿了聖神，大聲呼喊說：『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你的胎兒也是蒙祝福的。吾主的母親駕臨到我這裡，這是我那裡得來的呢？看，你請安的聲音一進入我的耳朵，胎兒就在我的腹中歡喜踴躍。那信了由上主傳於她的話必要完成的，是有福的。』」

瑪利亞遂說：

『我的靈魂頌揚上主，我的心靈歡躍於我的救主、天主。

因為祂垂顧了祂卑微的使女，今後萬代的人都要稱我有福。

全能者給我作了奇事，祂的名號何其神聖！

祂對敬畏祂的人們，廣施慈愛，千秋萬世。

祂運用手臂，大施神威，把心高氣傲的人擊潰。

祂從高位上推下權貴，卻提拔了弱小卑微。

祂使飢餓者飽饜美味，卻使富有者空手而回。

祂扶助了祂的僕人以色列，因為祂常念及自己的仁慈。

正如祂曾應許我們的先祖：永久眷顧亞巴郎和他的家族。」

瑪利亞同依撒伯爾住了三個月左右，就回本家去了。」（路一39—56）

路加記載了聖母往見她表姊之後，馬上又寫出了聖母的謝主曲，現在我們就停在這裡，看一看聖母怎樣祈禱。

八月二日

喜樂與困惑

當天使報喜的時候，聖母一定感到很大的喜樂。這喜樂來自她感覺到天主在自己內工作。這種喜樂，當天主給我們講話的時候，我們每一個人也會體驗得到。聖母那時高興地服從，說：「就照祢的旨意在我身上成就吧！」

可是第二天，當她獨處的時候，卻有一種害怕襲上心頭。她不清楚在她身上發生的事情，就像一個婦女開始並不清楚自己懷孕一樣。瑪利亞只是知道從天使聽到的話，可是不能

講給任何人聽，因為解釋起來很困難。如果她講出來，別人可能認為是一種幻想、是在作夢、是錯覺，有的人也可能給她說：你太累了，快結婚了，你太興奮了吧？想辦法休息休息，多睡點覺，吃點葡萄……事情是這樣的不可思議，這樣的奇特，當事人只有在孤獨中默默地自己去生活。這就是聖母的問題。

八月三日

是真的嗎？

我們可能會說：為什麼不講給若瑟聽？也可能聖母會想告訴他，可是又怕他的反應。婚姻又怎麼辦呢？如果吹了，聖母要承擔一切不名譽的後果。

我們能夠更瞭解聖母在領報次日感到害怕的原因。我並不排除她有受到誘惑的可能：如果魔鬼誘惑了耶穌，更可能誘惑聖母，給她說：絕對不是真的，是你的錯覺，你誤解了，不可能的事……

聖母的痛苦從聖經的文字上可以看得出來：「瑪利亞就在那幾日起身，急速往山區去，到了猶大的一座城。」她之所以「急速」動身，可能是她在想：最後能夠瞭解她的只有依撒

伯爾一人，因為依撒伯爾曾有一段時間的處境與她很近似。因此才急急忙忙兼程前往。一般人把聖母的急速歸於她的愛德，當然也不錯。可是希臘文卻說：「勤快和急速」。所以有服務的一面（願意去給表姊服務），也有需要的一面（她會瞭解我，可以把一切說給她聽）。

結果如何呢：聖母行行重行行，大約走了三天。長途漫漫中她的內心有著深度的痛苦，想著用什麼話向依撒伯爾解說。近鄉情怯。當她叩表姊的家門時，心中更砰砰地跳，不知道話題從那裡開始。可是她一問候，表姊就高聲說：「在婦女中你是可讚美的，你胎中的兒子也是可讚美的，我主的母親來看我，這是我從那裡得來的福分呢？」聖母心中的一切問題一下子都解決了，一塊大石頭突然落地。不再需要說什麼，已經被瞭解了，且受到了重視與肯定。因此發生在她身上的事情都是真實的，不用疑懼。

八月四日

瞭解——人的基本需求

試想當一個人在生命中遇到了一個情結，在心靈中滾滾翻騰，可是卻沒有辦法向任何人訴說，他的情感負荷該有多大！

感覺到被人瞭解，尤其是在有關生命的重大事情上，這是人的基本需求。因此，我想能開懷暢談、傾訴心曲是天主的一種恩惠，這為聖母也很重要。知道有一個人關懷注視著我們、瞭解同情我們，那真是天主給的一個最美的恩惠。有的時候我會問，一個孩子感覺為父母所瞭解，為什麼是那麼地重要？

我想為一個青年，非常重要的瞭解是在父與子之間。知子莫如父：「子」，是被瞭解的，「父」也就是瞭解他的人。事實上，彼此接受和瞭解也是聖三奧秘的樞紐，就像能打開這一寶庫的鎖匙一樣。聖父就是瞭解者，子是被瞭解的，聖神就是相互瞭解之本身。也正是為了這個原因，瞭解才是人的基本需求。聖母也正是在她得到瞭解的時候，唱出了謝主曲，唱出了她心中想的，卻不敢說出來的那些話。

八月五日

在世事中觀賞天主

我們可試問：我們能不能作聖母那樣的肯定？或者環顧四周，我們還會受到誘惑，關於人生百態，說一些與聖母相反的話，懷疑或失望的話？例如：傲慢的人勝利佔便宜，有權勢

者在高位上作威作福，弱小大眾被踏在腳下作牛作馬，富人則財富日增。這些我們所謂的現實觀點，聖母卻在觀賞天主的作為之後，都給倒翻了過來。

是聖母在勾畫一幅理想的圖案？還是我們沒有能力正確地觀察到事實的真象？在某些觀點下，兩者都對。就像某些聖詠說：在人間已沒有真理，每人都在撒謊，欺騙剝削自己的近人。這些都是人們的弱點、都是世間的痛苦。與聖母所描述的相反，和謝主曲上說的不同。事實上這是聖母面對人類的歷史，從希望方面觀看天國的來臨。天主已在這個滿是罪惡、痛苦、不義的人類中降來，已在開始轉變人類的可憐處境。

聖母瑪利亞怎麼能夠完成這個先知的作為，對於歷史作出這樣勇敢的觀察和大膽的肯定？她在那裡使天國的計劃展現，希望的計劃突出，為光照人類的痛苦可憐，看到這一切在天國逐漸開展實現中，是注定了要被轉化和倒轉過來的。

八月六日

個人的經驗

聖母瑪利亞能夠這樣作，因為她經驗到了天主的救恩。她體驗到了雅威是她生命的救

主，轉眼間扭轉乾坤，把她提升到了一個新的境界，使她以新的方式去存在、去愛、去希望，與天主和人也了有一種新的關係。

「我的心靈歡躍於天主，我的救主。」從這裡聖母體驗到了完滿的救恩，從這裡她環視四週，從這裡她觀察歷史。她看到以色列的全部歷史，天主為救祂的選民，顯了多少的奇蹟。從這裡她也能夠觀察到梵二大公會議所謂的「時代的訊號」。從她自己的生活開始，她發現了希望的訊號、福音的訊號、天主國的提早實現。

要認識福音的天主，對救恩必須有所體驗。童貞聖母作到了：她認識了福音的天主，她站到了世界這一邊，她能夠向天歡呼，能夠觀察世界的歷史。

八月七日

我們的「謝主曲」

面對聖母瑪利亞的祈禱，我們可以問：什麼是我們的謝主曲？用什麼話語和關於什麼事情，我們能夠歡躍讚美天主？在我們的生命中，天主作了什麼大事，使我讚頌不停？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勇敢的打開心門，去看一看天主在我個人生命中的這些偉大時刻。

想一想我們從別人得到的恩惠、得到的愛。想一想那些使我們充滿喜樂和信心的際遇，從童年、從受洗、一直到今晚；與救世的天主相遇，與救我們的天主相遇，與那使富人空手而回的天主，與那使飢餓者飽饜美物的天主相遇；飢餓貧窮的人首先是我們，以後是那許許多多其他等候祂的人們。

我們可以問一問：與天主和與別人的相遇，把我從什麼苦惱中，或從什麼私心的快樂中拯救出來了？如果我們從希望方面，從天國方面去看，為我們有過什麼突出的大事？如果我們站在窮苦人的方面，天主向我們要求什麼？

八月八日

耶穌歡躍的祈禱

「這些事以後，主另外選定了七十二人，派遣他們兩個兩個地在祂前面，到祂自己將要去的各城各地去。對他們說：莊稼多而工人少，所以你們應當求莊稼的主人，派遣工人來，收割祂的莊稼。你們去吧！看，我派遣你們猶如羔羊往狼群中」。「那七十二人歡喜地歸來，說：主，因著祢的名號，連惡魔都屈服於我們」。「但你們不要因為魔鬼屈服於你們這

件事而歡喜，你們應當歡喜的，乃是因為你們的名字，已經登記在天上了。」

「就在那時刻，耶穌因聖神而歡欣說：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稱謝祢，因為祢將這些事瞞住了智慧及明達的人，而啓示給小孩子。是的，父啊！祢原來喜歡這樣作。」（路一〇一—一三，一七，二〇—二一）

「耶穌因聖神而歡欣」：耶穌歡欣是來自內心深處，來自祂與父間唯一愛的連繫。祂的歡欣是發自衷心，發自祂獨有的聖神充滿，而不是由於某一發生的事件、某一事實。在聖神內歡欣是耶穌所有的一個經驗。這經驗我們也能有。這喜樂歡欣是發自內心，是由於充滿了聖神，不是因為某一偶然事件，雖然我們能夠在天主的光照下，重溫這許多事實。

首先喜樂於我們是現在之所是，因為天主聖神給我們顯示了聖父的愛，天主的愛心傾注在我們心中。天主聖神的喜樂不會受污染、沒有雜音、也不是反應性的。它富有創造性，是由天主恩賜所生。它有感染力，來自內心，因而我能夠以最原始方式把它通傳給別人，成為別人的喜樂之源。它能夠在我的生命中，也在我周圍人的生命中，放上一個新的特質。這特質，不是環境的產物，也不受情緒波動的干擾，不因勞累或厭倦而感到沮喪，因為它是天主聖神放到我們內心深處的一個泉源。

天主聖神是耶穌所說的喜樂之根源，這喜樂沒有人能夠從我們內奪走。耶穌說過的平安

也就是從聖神而來，世界沒法把它給人。這就是耶穌那句神秘名言的解釋：「施比受更美」（宗二〇35，保祿在米肋托的講話）。給人喜樂比接受喜樂更美，因為在那一刻我們是在發揮心靈深處的創造力，而這生命力則來自在我們內的聖神之恩賜。

八月九日

天主國的恩賜

「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稱謝祢，因為祢將這些事瞞住了智慧和明達的人，而啓示給小孩子。」

對於這少少的幾句話，我們要好好反省。這便是福音的總合，也是在耶穌身上顯示給我們的天主之奧秘的綜合。在這裡有兩種對立：瞞住與啓示，智慧與童稚。瞞住智慧的人，啓示給小孩子。

耶穌在前面就說過：「天主國的奧秘是給你們知道的。」（路八10），所以「這些事」應當懂作「天主國的奧秘」。不只是天主的國，而是這國的奧秘；不只是這表現天主之愛的國，而是這國的展現，就人的觀點來看確是矛盾而神秘。

所謂矛盾與神秘的展現，從其對立就可見一斑：瞞住與啓示，智者與童稚。天主的國是啓示給人的，是天主的恩賜，而不是人研究的成果。天國也可以去研究、去分析，但絕對不是研究的成果，也不是分析的報酬。它是天主展現的恩賜，我們只應謙虛地祈求：「主啊，請給我這個恩惠！」，「主，請顯示祢的國。請在我身上，在我們身上，顯示祢的仁慈。」

正因爲天主的國是啓示的，所以才能夠爲那些閉著眼睛，深鎖心門的人，隱而不彰。如果不以恩惠去接受，反而排拒它，那麼存在的一切意義都會隱晦不明，生命的目的也會變得灰暗無光，生命的本身也苦酒滿杯。爲了這個原因，福音上記載的那個瞎子，在進耶路撒冷之前的話就是一種請求：「主，請使我看見。主，請光照我。請不要把祢的奧秘給我隱藏起來。」關於天主國的對立：啓示與隱藏，其意義在於強調恩惠是白白給的，不是人應得的。

但還有一點值得注意，那就是智者與孺子的對立，是在告訴我們：天國的奧秘啓示給那些感覺到需要別人的人，而不給那些自以為是、自滿自足的人。感覺需要別人的人會接受恩惠，自滿自足的人會隱藏在自己的知識之後，而不接受奧秘。聖母的謝主曲中之對立就是指這一點：「祂把心高氣傲的人擊潰，卻提拔了弱小卑微。祂使飢餓者飽饗美味，卻使富有者空手而回。」

耶穌的歡欣喜樂不是來自七十二門徒傳道的成功，而是來自祂洞察天主工程之美妙，和

啓示方式的成功。

八月十日

耶穌山園祈禱

「耶穌出來，照常往橄欖山去，門徒也跟祂去了。到了那地方，耶穌便給他們說：你們應當祈禱，免得陷於誘惑。遂離開他們，約有投石那麼遠，屈膝祈禱，說：父啊，祢如果願意，請給我免去這杯吧！但不要隨我的意願，唯照祢的意願成就吧！有一位天使從天上顯現給祂，加強祂的力量。祂在極度恐慌中，祈禱越發懇切，祂的汗如同血珠滴在地上。祂從祈禱中起來，到門徒那裡，看見他們都因憂悶睡著了，就給他們說：你們怎麼睡覺呢？起來祈禱吧！免得陷於誘惑。」（路二二39—46）

在路加福音的這一頁中，「祈禱」這個詞出現了好多次：「你們應當祈禱，免得陷於誘惑」，「耶穌屈膝祈禱」，「祂在極度恐慌中，祈禱越發懇切」，「祂從祈禱中起來」。以後耶穌下結論、重複勸勉門徒說：「起來祈禱吧！免得陷於誘惑。」這一段經文，兩頭都是耶穌的勸勉，文字意思幾乎一模一樣，中間是祂個人的祈禱。這個祈禱開始時，耶穌「屈膝

祈禱」；到了頂峰「在極度恐慌中，祂祈禱越發懇切」；在最後，「祂從祈禱中起來」。

這段經文的另外一個主題是誘惑，重複了兩次「祈禱吧！免得陷於誘惑。」我們可以問，這個誘惑是什麼？它與祈禱有什麼關係？

八月十一日

誘惑與祈禱

所謂的誘惑，並不意謂著就是推動人向惡，至少不是直接如此。誘惑是一種很微妙、很戲劇化也很危險的東西。比方說，逃避責任、害怕作決定、害怕面對必須作決定的一件事情、害怕處理有關生命、團體以及社會的問題等都是。

為避免被捲入某件事情，就想逃避現實，躲藏起來，閉上眼睛，裝作沒有看見、沒有聽見，即是誘惑。發懶、怕投入，是誘惑。當天主、教會或世界徵召我們去完成任務的時候，卻阻止我們去答應，也是誘惑。

所以勸人祈禱免得陷於誘惑的意義是：祈求天主使我們不要進入妥協、享受、怯懦、逃避的氣氛中，因為是在這樣的氣氛中，養成不敢抉擇、不敢行動、逃避責任的習性。這種情

況在福音中有關宗徒們的記述，就是個好的例子：「他們因為憂愁而睡著了」，睡著了也就不看、不聽。聖經上其他逃避事實的例子也不少，像：

那位司祭和肋未人，在從耶路撒冷去耶里哥的路上，經過那個受傷的人跟前，閉著眼睛走了過去，為逃避責任心的呼喚。

那位大先知厄里亞，原本勇敢、冒失、大無畏的，他也陷入了不負責任的誘惑中。因為列王紀上說他「害怕了，遂起身逃命：：：」（列上一九三）

約納先知因為不願意面對先知的任務而逃跑，也是誘惑。誘惑也會對我們每一個人展開攻擊，那就是我們閉上眼睛堵住耳朵，在周圍人們需要我們的時候不看不聽；當責任召喚我們勇敢的挺身而出時，我們反而怠工脫隊。

耶穌勸勉宗徒們祈禱免得陷於誘惑。可見，祈禱不是逃避，不是推卸責任，也不是躲在自己的安樂窩中避風雨。祈禱是正視誘惑、懼怕、責任。祈禱是像撒瑪黎雅人採取行動，看見受傷的人，停下來，彎下身子幫助他。祈禱是面對重要的抉擇勇敢地採取行動。

八月十二日

「父啊，如果祢願意……」

耶穌的祈禱是針對兩個基本的事情：一是祂大聲說：「父啊」這是祂對天父的完全信託，因為天父愛祂，以父的心愛祂。二是表明祂深切而強烈的願望：「祢如果願意，請給我免去這杯吧！」「但不要隨我的意願，唯照祢的意願成就吧！」耶穌讓兩個實際上相對立的願望、兩個相衝突的事實突顯在祂心中，祂不害怕，因為在祂的祈禱中二者合而為一：「唯照祢的意願成就吧！」

這段經文另外還說明了，耶穌信託與合一的祈禱，是在祂極度恐慌和彌留痛苦中由衷而發。巴斯葛 (Pascal) 說：「耶穌在祂的教會中，在所有的人身上，彌留直到世界的終結」。所以能夠合於人的彌留、悲痛與無助，合於世間所有人的痛苦與考驗，無論他們是在咫尺或遠在天涯。耶穌在祂的考驗中，為我們戰勝了考驗；在祂的憂傷中，為我們戰勝了憂傷，直到世界的終結。然弟兄們，決志、投身、犧牲、死亡的恐懼已在耶穌彌留的祈禱中被戰勝了。

耶穌願意把祂的憂傷恐慌顯示出來，是為陪伴在我們身傍直到最後。祂沒有害怕把祂自

己的軟弱展現出來，是為教導我們不要怕我們自己的弱點，也不要怕自己的脆弱會顯出來、會被人知道，因為在我們脆弱的時候，天主的大能才能工作。

八月十三日

祈禱與生活

想到耶穌屈膝祈禱，滿懷信靠，把自己深切的願望向天父傾訴，進入恐慌憂傷為戰勝恐懼憂傷，那麼我們也要自問，在面對生命中決定性的抉擇時，我們怎樣作了祈禱？按照上面的經句，我們可以提出三個問題：

一、我的祈禱是逃避天主對我的要求，還是勇敢的去接受？

二、我祈禱時是祈求天主的聖意，使我堅強地面對考驗，以整合我的願望與內在的衝突嗎？

三、我感覺到耶穌在我內祈禱的力量嗎？祂戰勝了憂傷與恐懼。我感覺這就是我的力量、我的勝利嗎？

為答覆這些問題，我們求主教我們祈禱：「請讓我們在祈禱中戰勝一切恐懼，這些恐懼

阻止我們決志為祢、為弟兄們挺身而出。請使我們不怕付出，使我們不憂不懼，使我們的祈禱成為信德的勝利，在信德中使祢為我們戰勝恐懼與死亡的大能凱旋勝利。」

八月十四日

耶穌在十字架上的祈禱

「他們既到了那名叫髑髏的地方，就在那裡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也釘了那兩個兇犯，一個在右邊，一個在左邊。耶穌說：父啊，寬赦他們吧！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他們拈鬮分了祂的衣服。民眾站著觀望。首領們嗤笑說：別人，祂救了；如果這人是天主的受傳者、被選者，就救祂自己吧！兵士們也戲弄祂，前來把醋給祂遞上去，說：如果祢是猶太人的君王，就救祢自己吧！在祂上頭還有一塊用希臘、拉丁及希伯來文字寫的罪狀牌：這是猶太人的君王。懸掛著的兇犯中，有一個污辱耶穌說：祢不是默西亞嗎？救救祢自己和我們吧！另一個凶犯應聲責斥他說：你既然受同樣的刑罰，連天主你都不怕嗎？這對我們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我們所受的，正配我們所行的。但是，這個人從未做過什麼不正當的事。隨後說：耶穌，當祢來為王時，請祢紀念我！耶穌給他說：我實在告訴你，今天你就要與我一

同在樂園裡。

這時，大約已是第六時辰，遍地都昏黑了，直到第九時辰。太陽失去了光，聖所的帳幔從中間裂開，耶穌大聲呼喊說：「父啊！我把我的靈魂交託在祢手中。說完這話，便斷了氣。」（路二三33—46）

按照路加福音，耶穌生前最後的一句話是祈禱：「父啊！我把我的靈魂交託在祢手中。」這是祂早就背熟的經文。在生命中最戲劇性的時刻，明顯的沒有時間，也沒有可能編織祈禱文；是那些最熟悉的從心中湧流而出，轟然一聲，好像叫喊。那是一首聖詠上的話：「上主，我投靠祢，總不會受辱，求祢憑祢的公義將我救出。」以後又說：「我將我的靈魂託於祢的掌握，上主，忠實的天主，祢必拯救我。」（詠三一2、6）

八月十五日

作證的孤寂

耶穌大聲呼喊的那句聖詠上的話是表示完全的信靠。耶穌把自己交託給天父是對天父的完全靠託。祂當時的情況不僅是戲劇性而且是垂死的悽慘。祂是處於完全絕對、極度苦澀的

孤寂之中。福音作者特意使我們知道在祂周圍的人沒有一個瞭解祂，並特別強調祂受到了所有人的唾棄，這樣耶穌才說出了最後的那句話。那些能夠瞭解祂而且有理由在祂近傍的人都沒有在場。群眾站著看熱鬧，首領們嗤笑祂，兵士們戲弄祂，甚而連一個懸在木架上的兇犯也污辱祂。在那裡的這些人（首領、兵士、兇犯）他們各懷鬼胎，想法各不相同，互相仇視，可是同耶穌站在一邊的人卻連一個也沒有。

好像一切都在給耶穌說：祂這樣死去實在是糊塗、毫無用處，祂這一著是做錯了，因此才沒有人支持祂。祂所感到的孤寂不僅是不被人瞭解，而且還在祂最關心的事：「救人」上受到嘲笑與戲弄。在祂跟前的人們用以諷刺祂的口頭禪，常是一樣：「救祢自己吧！」「就救祢自己吧！」

這句「救別人」、「救自己」的話偏偏在這巔峰的時刻，耶穌垂死的時候，被提了出來。人們給祂說：「如果祢真能救人，那就先從救祢自己開始吧。如果祢連自己也救不了，祢怎麼能救人呢？」

這種論證似乎是非常明顯而無懈可擊：如果耶穌連自己也不能救，祂所說的救人自然也是不足憑信。耶穌單獨一人，偏偏又在祂使命的中心「給人帶來救恩」一事上受到了攻擊。人們要求祂用祂所有的能力，用這能力為祂自己的好處。如果祂用這能力從十字架上下來

了，那麼人們會信祂是默西亞。

八月十六日

對天父之愛的信靠交託

耶穌選擇了不從十字架上下來。不錯，這樣的死去、孤苦無助、遭所有人的唾棄，確是淒慘。可是，這樣祂卻爲天主作了證，給賜人生命的天主、服務人的天主作了證。祂證明了天主就是愛。

看，在這背景下，耶穌最後的那句話才見其真義。耶穌對於祂的使命願意赤膽忠心、至死不渝，可是另一方面所遇到的卻是最大和堅決的抗拒。在這種看起來是全部失敗的情況中，耶穌的反應則是高聲喊說：「父啊！我把我的生命交託在祢手中。」這樣，祂給福音的天主、信仰的天主、祂全心信靠的天主作了證。對於這位天主，祂也邀請我們把自己的生命、我們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完全交託給祂——交託給這位天主。

八月十七日

信德與祈禱

十字架上的這一幕，和耶穌的話，突顯了一個基本的問題。那就是：我們信的是什麼樣的天主？是從祂那裡能夠保證一定會成功的天主嗎？是從與祂的連盟能夠為我的好處得到某些幫助的天主嗎？或是我相信的是一位能夠給我生命的天主，如果我把全部的我自己、我生命的計劃、我的未來都交託給祂？我相信的是一位能再給我百倍生命的天主？我相信祂，雖然表面上看去是死亡，因為復生一定會帶來生命。耶穌在福音上說過：那喪失自己生命的，必要再得到生命；那願意保全自己的生命，願意把它封閉在自我之內，而不交託出來的，必要喪失生命。

還有第二個問題：我的祈禱是有所要求的祈禱呢？或是交託的祈禱？

當主耶穌領導我們到達了祈禱的頂峰，也就是交託的祈禱，當我們把生命交託在祂手中時，我們就到了人生最基本、最高級、也最原始的生存境界，因為人的生存就是信靠也知道信靠。給世界帶來好處的就是那些能夠超脫精打細算、超脫唯理主義、不計利害、勇往直前的人。相反的，走向死亡的境界則是恐懼未來、害怕犧牲生命，那樣必然的會逐漸滑向死亡

的幽谷，對生存的一切展現都感到憂戚滿懷。

這也就是發生在我們周圍許多事件的答案：我們的文化已經喪失了冒險犯難的興趣，對於未來已不再信賴天主，也不再把自己交託在天父手中。耶穌則交託了：「父啊！我把我的靈魂託付在祢手中。」祂的祈禱展現著赤子的信靠。在這裡我們可以找到真實的我。但我們還沒有能力作到這一步。有時候，在想像中我們是作到了，可是幾時面對事實要求我們真正地跨越躍進時，則又發現我們距離耶穌的祈禱還很遠，這還只是一個理想，目前還沒有能力實現。

八月十八日

教會的祈禱

教會祈禱過嗎？現在是否還在祈禱？教會從一開始就祈禱。在宗徒大事錄（二42—46）上有教會歷史的描述。在那裡記錄了初期教友團體典型的一天，從上午九點鐘到太陽下山。敘述結束時則說：「他們：：：時常團聚，擘餅（聖體）、祈禱：：：每天都成群結隊地前往聖殿：：：常讚頌天主。」

教會所以從一開始就祈禱。且「常」祈禱。如果讀宗徒大事錄，你們會發現在全部二八章中，每一章都至少一次提到祈禱。此讓我們知道：祈禱是教會的一個經常而持久的特點。

教會過去和現在怎樣祈禱呢？教會像基督一樣祈禱。聖路加在敘述耶穌顯容時說：「正當祂祈禱時，祂的容貌改變了，祂的衣服潔白發光」（參路九 29—35）。耶穌在祈禱時，一改平日的面貌，變得潔白發光。我特別強調這一點，為使我們瞭解教會的祈禱：像耶穌、容貌改變。

往深處看，當教會祈禱時，特別是團體祈禱，比如舉行聖體聖事，她是走出日常生活的形態，在作一件不比尋常的行動。她作的不僅是集合在一起，頌念某些美麗的經文、或唱詩歌、或聽有趣的講道等，她作的更是一種心醉神迷、神魂超拔、一種變容、一種神往、一種忘我的祈禱。

一種禮儀行為如果不是某種的出神超脫那就太貧乏了。教會願意在外表上也讓人看出來，她在祈禱是作一種非比尋常的工作。因此聖職人穿著祭衣、祭壇裝飾得美麗莊嚴、奉香燃燭等。這表示她是生活在神秘中，我們進入了神的氛圍，像基督一樣，與基督一起。

八月十九日

兩個不同的聲音與兩個答覆

我聽到的有兩個不同聲音。

第一個：這樣去瞭解教會的祈禱，不是一種偏差，不切實際，與日常生活脫節了嗎？答覆很簡單：爲更清楚的看見生活的真象，需要升到高處去。誰不上到航空站的控制塔上，就不能對機場停機坪上的動態，一目了然。

在禮儀中，被釘的耶穌、聖體中的耶穌吸引我們進入神往的行動中，是保證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的健康，使我們對事情有能力作正確的評價，去重視有重大關係的事。生活中一時的忘我，進入天主的焦距之內，會幫助我們以天主、以基督的眼光去看人、看事。

第二個不同的聲音：我們是脆弱的，有千萬種顧慮，分心走意和日常瑣事壓得氣都喘不過來，那有能力再作這樣祈禱呢？答覆有兩個。

(一)第一個是**希伯來書**所提供：「當耶穌還在血肉之身時，以大聲呼號和眼淚：……獻上了祈禱和懇求」（五七）。耶穌的眼淚和刺心的呼號就是我們的答案。我們把它拿來當作我們自己的，並同聖詠（二七）的作者一起說：「求祢不要向我掩住祢的臉面，祢發怒時不要

將祢的僕人趕散：：：不要棄我不管：：：求祢給我指示祢的正路，引我踏上坦途：：：求祢不要將我交於仇人的私慾。」

祈禱的本身就是承認我們的脆弱，就是向天主坦承我們的無能。耶穌雖然無罪，仍然願意與貧乏的我們站在一起，謙虛而悲傷地祈禱。禮儀中表示悲哀、懺悔與痛苦的言詞很多，如：「天主，求祢給我再造一顆純潔的心，求祢使我心重獲堅固的精神。求祢不要從祢面前把我拋棄，不要從我身上將祢的聖神收回」（詠五〇12—13）。彌撒開始時也說：「主啊，祢來是為召叫懺悔的人，求祢垂憐我們！」這樣，禮儀正與我們自認軟弱無能互相呼應。

(二)第二個答覆是：教會把我們祈禱的貧乏無能加在耶穌身上，當我們與教會一起祈禱時，耶穌會趕來幫助我們、取代我們。把我們和祂合成一個，在祂的崇拜與奉獻中以祂的聲音吸引我們。耶穌吸引我們，為使我們走出我們自己平庸的樊籠，進入祂心之神聖的廣闊視野中。

八月廿日

天國門徒的祈禱——「你們祈禱時，不要像：：：：」

首先是門徒不該作且應該避免的：「你們祈禱時，不要像……」應該避免什麼呢？

「你們祈禱時，不要嘮嘮叨叨（像是一個不知道如何表達自己的人，緊張地重來複去）如同外邦人一樣」（瑪六7）。耶穌這一番話使人想起了列王紀上第一八章，厄里亞與外教的司祭在加爾默耳山上比試的事。司祭預備獻祭的犧牲，不停的呼求他們的神：「巴耳，應允我們吧！聽一聽吧！」先知厄里亞取笑他們說，巴耳或者正在睡覺，或者外出旅行！

瑪竇描寫祈禱多言的情況，耶穌接著解釋說：「因為他們以為只要多言，便可獲得垂允。」

八月廿一日

「只要多言」就會得到的奢望

本來在這裡，並不是說重覆一樣的祈禱不好，如果說重覆不好的話，耶穌自己就前後矛盾了。因為在瑪竇第二十六章說祂在革責瑪尼園裡，第一次大聲說：「我的父啊，若是可能，就讓這杯離開我吧！但不要照我，而要照祢所願意的。」以後祂到門徒那裡，見他們睡著了，便責斥了他們，再回去第二次祈禱說：「我的父啊，如果這杯不能離去，非要我喝不

可，就成就祢的意願吧！」祂又回到睡覺的門徒們那裡，以後「再第三次去祈禱，又說了同樣的話。」（參閱 39—44）

所以耶穌譴責的並不是重覆地祈禱，祂所譴責的是以為「只要多言」就可以得到俯聽。這是奢望以言語來迫使天主非答允不可，像列王紀上巴耳的司祭們所作的一樣。在教友中間也有些祈禱的格式，好像是相信那些文句本身就有能力一樣。

八月廿二日

耶穌譴責不依賴天主的態度

耶穌譴責人在實際上不依賴天主、想自己比天主知道的還清楚。這種態度表示缺乏赤子精神：「所以你們不要跟他們一樣，因為你們的父，在你們求祂以前，已知道你們需要什麼」（瑪六 8）。整篇的山中聖訓都洋溢著赤子精神，和對天父的信賴。言語上雖有重覆，但都是情感、愛、信賴、赤子之心的抒發。不是因為怕不蒙垂允而焦急的重覆，也不是因為怕天主不在近傍，所以必需藉著重覆把祂從天上「拉下來」！

如果我們捫心自問，自我省察一下，就會發現我們也不是完全沒有這第二種態度，因為

要到達投靠、信賴、赤子精神的條件也並非易事。我們會察覺到我們往往願意把基礎放在言詞的力量上，願意在正確滿全言語的任務上站穩。我們的虔誠有時會像經師和法利塞人，既說了我們所該說的，念了我們所該念的，以後如何就是天主的責任了。好像按著約定天主必須作祂應作的那一部分了。說穿了，這種態度是由失望而來，雖然戲劇性但是可以理解，因為這些人面對疾病或死亡，就說：我所禱了，我所禱得很多了，但天主沒有聽我，病也沒有治好，所以我再也不信了！

沒有半點浮誇要求的赤子精神是一種高峰，是不容易達到的境界。就人來說，我們只能達到經師和法利塞人的祈禱境界：我作了這個，我作了那個，現在該天主作了！我祈禱了，我也三番五次地祈禱過，現今天主該作祂那一部分了！如果我們這樣說，那我們還不適於天主的國，還沒有進入赤子的祈禱。

耶穌願意警惕我們多多注意，免得誤入歧途，抱持錯誤的態度，或在祈禱時嘮嘮叨叨，因為這樣就等於不信賴天主，而信任的只是我們自己；這好像在說，必須把天主叫醒，因為祂不如我們好，祂愛我們也不如我們自己愛得多。

八月廿三日

「而你們卻應當這樣祈禱」

現在我們看天國的門徒應當怎樣祈禱：基督的門徒應當作什麼？

在譴責過那些像外邦人的祈禱之後，耶穌說：「所以你們應當這樣祈禱」（瑪六九）。以後耶穌就教了**天主經**。現在我不想註解**天主經**的每一句，而只想解說「這樣」一詞，因為「這樣」正表示天國門徒的祈禱是怎麼樣的。

從**天主經**的分析可以知道門徒祈禱的要點，在這裡我只想強調三點：

一 門徒的祈禱應當含蘊著**很清楚的價值觀**，高度的真理意識。首先是**天主之名**，天主的首席權、天國、天主的旨意。之後才是食物、寬恕、兄弟情懷、遠離邪惡。這是一篇出於信德的祈禱文，其價值層次鮮明。

二 是有關重要的祈禱，緊扣教友本質的中心環節。在這裡我們自我反省。比如說對於：信友的祈禱文。這是教育祈禱的方法之一。我們有些信友的祈禱文、祈禱手冊……都符合對於絕對而主要的價值很清楚這一原則嗎？

三 **投靠的祈禱**：連最心愛的東西——天國、食糧也託給天父。天國是祂的，不是我們

能建設它：是祢能使它來，我們把它託給祢，也把祢的名、祢的光榮託付給祢。

一個祈禱作得價值清晰、內容主要、態度靠託，這才真是最好最美的，是一個頂峰。可惜，我們要到達經師和法利塞人那樣的祈禱已經夠辛苦的了；就是到了，為能做到天國門徒的祈禱，還是必須再跨越一條鴻溝才能成功。如果清晰、主要、靠託是天國門徒祈禱的特色，那就是禮儀祈禱的特色。現在我們可以考查一下，比如法典，看一看實際上其目的和大的意向是否符合價值清晰、主要、以及靠託天主的原則。

八月廿四日

天國門徒的導師

從瑪竇福音上的言論來看，耶穌是個怎樣的導師呢？如果我們努力觀察耶穌這位導師，我們就能夠瞭解到一個極為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通過耶穌的言論，可以看出祂的赤子精神。若不是從這赤子之心出發，祂不可能講出那樣的話來。連祂在有關祈禱的形式這種簡單的事上以及日常生活細節的建議上，無不是在講述父的奧秘。

耶穌是主要、清晰以及價值結構清晰的典範，祂從自己為子的身分，去啓示天父、啓示

其奧秘的圓滿、其國的首要性，每人都是父的子女，彼此相親相愛以及相互寬恕的需要，因為天父先寬恕了我們。耶穌行動的源頭就是仰觀天父。祂這位導師的形象就是瞻仰天父。

八月廿五日

靜默的祈禱與聖體——讓基督吸引著我

祈禱來自人的奧秘本質。每一個人都被邀請著寧靜與崇拜去發現自己的召喚。被召喚做一個人，通過聖言被召到天主面前。教友的祈禱，連最靜默與隱密的——「在自己的內室，關上門」（瑪六六）的祈禱在內，也都是教會之一份子的祈禱。教會祈禱、崇拜、讚美的根源與頂峰則是聖體聖事。

靜默的祈禱與聖體有什麼樣的關係？為瞭解這一點，則必須對聖體與教會的關係有清楚的認識。聖體是天主愛的標記。天主聖子為愛人死在十字架上，以逾越奧蹟救贖人類。聖體是十字架逾越奧蹟的重演。十字架的犧牲救贖，一次而永久地完成，聖體則日以繼夜，永不止息，存留於教會中。

教會是信者的團體。這團體在聖體聖事中追念耶穌的死亡與復活，且通過臨在於聖體內

的耶穌，信者彼此相親相愛，如耶穌愛了我們一樣，且衷心渴望並努力使所有的人都能加入於此愛的共融中。愛來自天主，天主即愛。

聖體是耶穌愛的聖事，教會是耶穌的奧體。耶穌聖體融合所有的信友在教會之中。聖體與教會非只機械式的關係，彼此環環相扣，信友亦非各有自由理智的個體彼此毫不相干，實則聖體中的耶穌就是教會的生命，信友通過耶穌，形成一個生活的有機體。沒有信友之整個人的參與，聖體亦不能算是真正而圓滿的聖事。

主耶穌在聖體中的真正臨在，自然有神父的祝聖而保證無誤，因為神父是「以耶穌的身分」舉祭行事。但此臨在則要求神父無誤地重行耶穌的動作，並參與耶穌的犧牲而自我奉獻，要求教友合於祭台上的犧牲，奉獻給天父，努力使自己的生活在基督的福音。「你們要這樣作來紀念我！」不只是說重行這一禮儀，而更是要我們參與禮儀所表示的，那也就是參與耶穌的自我奉獻，為救贖人類。

在這個意義下，我們應該突破一種倫理方面的觀念，這種觀念一方面強調信友對於聖體的責任（朝拜、敬禮……），另一方面則強調信友因著聖體而應負的責任：社會任務，新的友愛關係等。這些態度都是對的，但應從發揚聖體之豐富教育陶冶力去生活與努力，把信友集合在教會的團體中，改進他們的具體生活。

八月廿六日

靜默的祈禱與聖體——雙膝跪地，奉上「體血」

聖體聖事真正被瞭解與接受，不僅止於對聖體做什麼（舉行聖祭、朝拜聖體、敬謹虔誠地領聖體等）或是因著聖體而做什麼（彼此友愛，為正義奮鬥等等），而尤應使聖體成為信友團體和個人的生活要素、工作動力和典範。讓聖體給生活的每一部分都蓋上金印，讓逾越奧蹟中的基督通過聖體在教會中臨在與工作。這是子在敬謹聆聽父的講話，是子為了愛而付出自己的生命，並在向自己的「阿爸」傾心而戲劇性的祈禱中（參谷一四36，路二三46）找到了勇氣、找到了對人應持的態度。

聖體聖事是祭獻、是犧牲、是服務。聖體聖事要圓滿地自我實現，只有在信友們像基督耶穌一樣，為弟兄們奉獻了「體血」才算達成；而且奉獻時要雙膝跪地，注意地聆聽與接受天主的旨意，承認這一切都是父的恩賜，不依仗自己的力量，不按著自己的觀點而是按照別人的需要去設法服務人。

具體的說，為達到這一切，需要培養舉行聖體聖事當時，以及以前和以後的心態，那就

是聆聽天主啓示的聖言、瞻仰耶穌的奧蹟，從耶穌的訓言洞察天父的旨意，把根據踰越——聖體而作的生命計劃，與信友團體和個人所處的靈性環境兩相比對，以求更符合實際的需求，因為環境時常在變，需求也不常一樣。

為此，靜默中的祈禱、聆聽聖言、默想聖經、個人反省之與聖體聖事，不是個別、分離的，而是彼此息息相關，緊密聯合在一起的生命體。

八月廿七日

信、望與聖體

祈禱與聖體的連繫，如從聖體與天賦德性——信、望、愛三德的關係來看則愈見其可愛。聖體聖事是按照逾越奧蹟塑造教會生活和信友個人生活的標準模式。從這個觀點來看，聖體聖事的基本成果就是**愛德**。愛德是一種能力，使人能像耶穌一樣付出生命。耶穌付出生命是以聖父之子的名義，出於祂和天父的特殊親密關係。祂對父信賴、投靠、傾聽與服從。這種赤子精神，延伸到信仰基督的人身上，就是信德與望德。信德就是對天主的許諾堅信不疑，對父的親愛忠信完全投靠。**望德**是在沒有把握中，超越一切險阻以及人自由反叛之可能，懷

念著天主的許諾，務使自己的計劃符合天主的計劃。若一位基督徒這樣向天主國的未來開放，那他就可以計劃、可以希望、可以等待，他的所有願望終必完全實現。

八月廿八日

信友祈禱的形象

信友的祈禱是建於信德和望德的價值之上：

動機深固：信友是基督奧體的肢體，信友的祈禱也是奉基督之名。基督是天父的愛子，信友也是以天主子女的身分和天父對話，為把基督所反映的天主之愛，在自己身上表現出來。

基本的表現：在信德中向天父讚美、朝拜、感謝、知恩和投靠。在望德中代禱、求恩、與哀求並渴望承行天父的旨意。心胸開放，努力去拓展天主的國，使所有的基督徒合一，使所有的人歸主。

在這大的原則、大的架構之下，教友祈禱的各方面各有定位：禮儀——聖事性的祈禱，個人和團體的祈禱，心靈的祈禱和唇舌的祈禱，靜默中聆聽的祈禱以及機警努力使聽到的訓

示實現在日常生活中的祈禱等都恰到好处。

聖體是愛的聖事。天主對人之愛，人對天主之以愛還愛都在聖體中達於頂峰。由此，愛的流溢，愛的實踐都在信與望中實現、完成。但信與望是在靜聽天主的話、天主聖言，以及信賴天主的救恩計劃中去訓練去發揚。

八月廿九日

在祈禱中學習祈禱

首先應把目標認清楚。消極方面要避免兩種偏差：一種偏差是把祈禱與作別的事情等量齊觀，作了一個再作另外一個，而不知道它是與整個的教友生活，甚至整個人的生活同廣闊同深遠。另外一種偏差是功利主義，那就是幻想一祈禱，功效立刻就來，好像是自動的一樣，一按扭電就來。目標不應定得太高，但應更深更徹底，那可以這樣說：

一、應當意識到祈禱的信仰價值，它內在的重要性：靜默和默觀的祈禱是與真正的信仰生活不能分割的。

二、逐漸的學習，按部就班，行遠自邇，開始時走幾步就好。重要的是要祈禱，要方向

正確。只要繼續努力、祈禱，興趣就會來，就會繼續走下去。

三、開始的經驗：開始時需要利用一些方法，比如某些經文、書籍、方式等，按著個人的靈修程度，引導他進入默觀祈禱的美妙境界。因為祈禱要在祈禱中學習。

八月卅日

幾種建議

要在我們自己和別人的生活中拓展在靜默中默觀朝拜的時間。有人可能愛用傳統的重覆——默觀式的經文，如玫瑰經、苦路經等，有人可能更愛東方傳統的「耶穌的禱文」或誦句或其他方式。在這許多的經文中一定要再發揚那在領聖體前後和在聖體前所作的朝拜祈禱。應當注意的是青年人對靜默中的祈禱特別感興趣。

靜默是心田的準備，好讓天主聖言的種子落在這片土地上。教會，特別梵二大公會議勸勉我們，要用心地、慢慢地唸每日誦禱（神父日課），同時自問：在這篇誦禱中，為我的生活有什麼「好消息」？或者用心的讀一篇聖經、一首聖詠，讓天主傳來的信息進入我們的心中。誦禱時要隨時停一停、看一看，在我們心內的天主之神以那一種祈禱方式推動我們。

我們也應為自己和為別人找出一些時間，專門實行靜默和聆聽的祈禱。為這，一般說來，最好能離開自己生活的地方，到比較安靜的「荒野」裡去。

祈禱像愛德一樣，是從上而來的恩惠。它會使我們為實現一個更正義的社會而努力，使我們用天主的觀點去看世界。福福相連，從一個恩惠可以延伸許多其他的美果。祈禱這恩惠就是這樣。

八月卅一日

與厄瑪烏門徒一起祈禱

主，耶穌，謝謝祢，因為祢使我們在分餅時認出了祢。當我們跑回耶路撒冷時，為能快快的到達，幾乎氣都喘不上來了，心更砰砰的跳，個中原因自非泛泛，祢全知悉。

我們本來應當是愁眉苦臉憂戚滿懷，因為祢已經不與我們同在。可是實際上我們卻感到非常幸福。我們滿懷喜樂，急急忙忙地返回耶路撒冷，晚飯還有一半丟在那裡。不是為了別的，就是因為我們確實知道：祢已經又同我們在一起。幾個小時前在路上，我們又累又絕望時，祢趕上了我們，祢沒有拋下我們不管，讓我們自作自受，卻溫良地譴責了我們，挑起

了我們的惴惴不安，尤其是祢進入了我們心中，給我們揭示了天父對祢的秘密，直到那時一直隱藏在聖經字裡行間的秘密。祢同我們一起走路，像是很有耐心的朋友，更與我們分餅以確證祢的友誼。祢燃起了我們心中的熊熊之火，使我們認出了祢就是默西亞，祢就是所有人的救主。這樣祢就進入了我們心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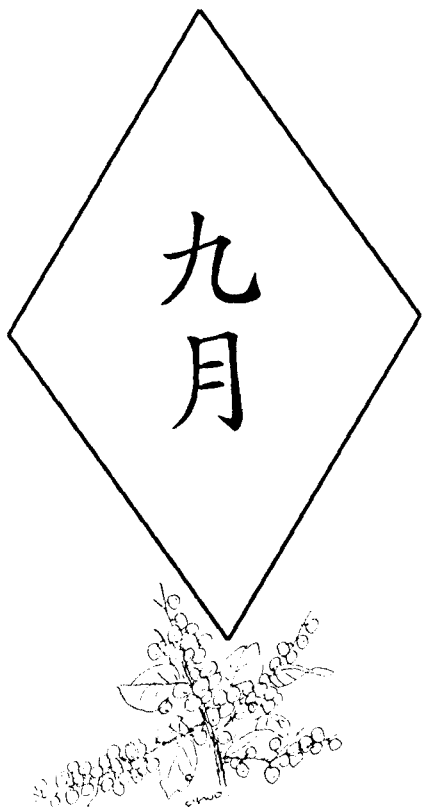
當天色已晚，夕陽西下的時候，祢表示還要前行，不停在厄瑪烏，我們請求祢與我們住下。

這簡短，自發，真情的祈禱，我們以後還要再做，百次千次，在我們迷失的夜晚，在痛苦的黃昏，在我們渴望祢的時候。不過，現在我們瞭解這並非我們與祢關係的頂峰。因為祢常與我們在一起，反是我們不常留下來陪伴祢，不常住在祢內。因此我們才不知道在弟兄姊妹跟前變成祢的臨在，使他們通過我們看到祢。

爲了這個，主，耶穌，現在我們懇求祢幫助我們，常常留下來同祢在一起，熱烈地擁護追隨祢，興奮喜樂地負起祢給我們的使命：使祢的臨在綿延萬世，作祢復活的見證與福音。

主，耶路撒冷已經在望。我們懂得了它不再是希望破滅的城市，也不是孤寂的墓穴之都。它是晚餐之城，逾越之城。它是天主對人忠信至愛之城，也是四海一家，世界大同，兄弟友愛之城。我們要從這裡出發，跑遍世界城鎮的大街小巷去爲祢的復活作見證。

九月



九月一日

「來，跟隨我」

耶穌這句話是教友生活的核心：愛天主並跟著祂走。「來，跟隨我」，這是耶穌和富青年對話的最後一句。從古以來，這個故事就是大家談論的重點之一。比如：聖亞塔納肖在隱修之祖聖安當的傳記上說：一天聖人走進一座聖堂，聽了這段經文「去，把你一切都變賣了，施捨給窮人，你必有寶藏在天上，然後來跟隨我！」（路一八22）。聖安當出了聖堂，立刻照所聽的去做了。據說五傷聖方濟的第一位追隨者——貴族伯爾納德也是因為偶然打開福音，看到了耶穌的這幾句話而追隨了耶穌。

以後我們要按著瑪爾谷的記述讀下去，有什麼特別值得注意時再參閱其他的福音。而且我們所讀的耶穌途遇富少年也只是故事的前半段（谷一〇17—22；瑪一九16—22；路一八18—23）。

故事的發生，是在耶穌去耶路撒冷路上的最後一段時間裡。在那裡耶穌正在訓練祂的門徒們，給他們講祂的苦難。去耶路撒冷的敘述，佔了瑪爾谷福音整個的後半部，耶穌在這段

上坡路上，反覆好幾次講了祂的苦難。整個看起來，好像是長長的一套要理講授，在師生之間發展進行，耶穌師傅要走的是十字架苦路，門徒的生活好像選擇第三路線，這是不應該的，他們應追隨老師背著十字架走在後面。在這裡我們將隨著故事的進展聽、看、想和品嚐，讓耶穌的教導隨著聖神豐富的啓示進入我們的心中。

九月二日

「正在耶穌出來行路時……」（谷一〇一七）

這開始的一句話給我們說，耶穌出來行路。除了少數的特殊時間外，瑪爾谷福音喜歡描述動態的耶穌，像以前的亞巴郎、梅瑟一樣，每人的情況縱或不同，但典型的都是馬不停蹄，常在行動中；或被放逐或在旅行；或逃跑或趕路；或行或止，都是受著「鄉愁」的推動與煎熬。一種困境使耶穌惴惴不安，一個痛苦帶祂回歸自己的真家。祂找不到任何自己希望中久居的故鄉（希一三14）。爲了這個重要緣故，祂是個「旅客」，是個行人。祂的身材超群出眾，祂的性格特立獨行，愛其所愛，行其所願，因而祂常在找尋祂的真理，尋尋覓覓，不眠不休，直到祂找到了爲之而生、心往神移的所在。人本質上也就是希望、就是開放，開

向另一位，希望一個祂。這就是人的最高天賦，達成天人合一，與天主遊。

耶穌是上耶路撒冷去。祂在那裡付出生命，顯揚了天主的光榮。祂在那裡宣示天主就是愛。門徒就是追隨祂的人，學習與祂同行，學習像祂那樣前進。事實上，主的路是直的，而門徒的路卻是非左即右，隨時偏離。因此，耶穌走的是經線，門徒的偏差是緯線，經線和緯線二者相會，交織成了福音這塊布的大塊文章。

九月三日

「跑來了一個人，跪在祂面前」

這個人，瑪竇說他是個「少年人」，路加說是個「首領」，也就是一個有身分地位的人（路一八八）。三部對觀福音最後都說到他的許多財富。從他的作風談吐可以看出來，他是個可愛、慷慨而又有善意的人。年輕、善良、志趣高潔，做的既好，還問缺少什麼為能更上層樓（瑪一九16—20），真是一個適合的人選，為得到耶穌對人的命運要作的偉大啓示。

九月四日

「善師，為承受永生，我該作什麼？」

這是他的問題。這問題正是救恩的基本課題。承受「永生」——很像若望的語風——等於進天國。這是天主子女的生命，現今在信德中生活，日後在死者復活的那一天將見其光華。這是與天主愛的共融，是人的圓滿實現。

永生和人的自由緊緊相連。人要以永生為目的，自由行動，但不能背道而馳。然而，千頭萬緒，究竟要怎樣作呢？少年人於是問：「我該作什麼呢？」他沒有意思與耶穌討論神學性的法律問題。這與路一〇25等法學士所提的問題完全一樣。不過法學士是為試探耶穌，而這個少年卻是心地單純、滿懷善意、絕無二心，他只是想知道，好按照天主的旨意去生活。為此他擔心，擔心他所作的，也擔心他所缺的。對他來說，不是瞭解的問題，而是生活的問題。

這從他的態度也可看得出來：他跑來、跪下、請求、聆聽、發問，最後卻「面帶愁容，憂鬱地走了」。為什麼？正是因為他最擔心的那一點失敗了。

九月五日

「你為什麼稱我善？除了天主一個外，沒有誰是善的」

(谷一〇18)

在答覆問題之前，耶穌提出了反問，不是為避開問題的權宜之計，而是正中要害搗問題的核心。這少年稱祂為「善」師，很清楚地，他看到從耶穌身上透露出一種特別的善，使耶穌的話具有獨特的權威性，這吸引了他來到這裡，而不到別的老師那裡去。耶穌則使他瞭解，他所看到的也只是外表而已。

在反問的輕紗之下，耶穌隱約地透露了祂的身分並盼望少年能認識這一點，含蓄地暗示了問題的答案，指出了正確的方向：「只有天主是善的！你知道你稱我善的意義嗎？你真知我的善是什麼嗎？」為瞭解並滿全耶穌將要提出的要求，少年應當設法去揭發耶穌的善。聖保祿之所以能超越謹守法律毫無瑕疵，到以承認耶穌為自己的主，並以此為最高尚、為至寶，其秘訣就在於他發現了耶穌是誰（斐三6—8）。

這是新約所特有，亦即與舊約之不同。只有那認識耶穌並品味到耶穌所獨有的善是何其偉大的人，才知道生命是什麼。品味天主的善，就是進了天主的國，其樂陶陶，宛似獲得了

至寶。(詠一一九162；參閱瑪一三44)。

九月六日

「誠命你都知道……」(谷一〇19)

誠命是到達生命之路：「如果你願意進入生命，就該遵守誠命」(瑪一九17)。全部的法律都綜合在愛天主、愛人這兩條誠命上。耶穌在這裡只提出了誠命的第二部份：愛人。

耶穌沒有提示第一部份，是因為願意提示一種新的形態，有了這新的形態，就可以用新的方式去愛天主。這就是耶穌給那少年人的建議。這建議使舊約的衷心渴望美夢成真。這些誠命(國家的法令)這少年都常常遵守了，但這些誠命(法令)與其說是愛人，不如更好說是不傷害人。

這樣的話，罪過之外，誠命雖然困難，但仍是能夠遵守。不傷害人這樣的誠命連死人也守得好好的！不過，這樣的誠命雖然必要，卻還不夠。「生命」遠遠超出正人君子的作風，它就是愛天主、聽天主，並與天主相結合，天主就是你的生命(申三〇20)，並愛人如己(谷一二29—31)。那少年知道為生命，他還缺少那主要之點。爲了這一點他來找善師，

請教祂。他來的目的就是為滿足這一渴望。這也就是人的基本問題。

九月七日

「耶穌定睛看他，就喜愛他」（谷一〇21）

這種觀察入微的描述是瑪爾谷福音的獨到之處。希臘文的「επιεποι」一詞，就是「定睛、欣賞、透視」的意思。它圓滿的意義只有當事人才能體會得到。我愛玄想、我愛遐思，這位少年對這次的注視、這次的經驗，想必感受良深，銘刻心中，直到有一天幡然悔悟，大手筆濟貧補過，那就是日後的匝凱。耶穌的注視就像電流的開關能夠給人終生的光明。從此可見福音之新，萬古常新。

只有那些看，像祂一樣地看；認識，像祂一樣認識的人（格前一三12），才有資格追隨祂。那被吸引的要像耶肋米亞一樣讓祂吸引（耶二〇7），那像保祿一樣原先想逮捕征服祂的卻被祂征服了。（斐三12）

這一看是追隨祂的動力，是進入天國的大門之鑰。在這裡那充塞於全部舊約的願望得以實現：看到了天主的面容。在這人身，有人類的救恩；在這人身，人找到了他原來所反

映的天主。過去只有雅各伯和梅瑟曾得到那可怕的特恩：面對面地看見祂。（創三二31；出三三11）。第一條誠命是全心愛天主。可是如果不認識，怎麼能愛祂呢？或者更糟地，如果懷疑祂愛我們，我們又怎麼能夠愛祂？原罪，一切罪惡的根源，就在於天主這個不完美的肖像上。因為一個人除非感到被愛，否則他就不可能去愛，不能愛自己，也不能愛別人。一個人能夠去愛，只有他自己被愛過，他愛多少也以他被愛多少而定，因為他是受造物，他所有的也只是他所接受的，他沒有的當然也不能給人。「我們愛，因為祂先愛了我們」（若壹四19）。為此，耶穌定睛看那年輕人也喜愛他。從耶穌的定睛注視可以知道祂就是主。年輕人在這位善師身上看到了唯一的善，那正是他心心念念所追求的生命。耶穌啓示給他，耶穌就是那位主，同時也指示給他，他在耶穌眼中是多麼寶貴、多麼值得重視，因為喜愛他的那位就是愛。（參閱依四三4）

九月八日

我是、我的存在是出於天主的注視

耶穌這一看是具有創造性的，就像太初時創造萬物一樣。祂愛的善祂創造，祂創造的善

祂喜愛。「因為無論是誰，在祢眼中，有多少分量，他就值得多少分量，一點也不多」。師主篇上卷三，五〇章37節，聖方濟的這句話說得好。一個人的價值多少，就以他在別人眼中是多少而定。那麼存在也就是因為天主看見它才存在了。在聖召的其他情況下，瑪爾谷也說耶穌先看而後才講話（一16、18；二14）。眼睛是心靈的窗，心中喜愛，眼睛就會去看。

「愛」一詞，在瑪爾谷福音上只出現在這裡和與經師辯論的時候，是指「誠命」（一二30、31、33二次），要瞭解以後的要求，也只有從耶穌先看透了年輕人的心就喜愛他這方面去看才可以。只有遇到和接受了這種注視的人，才能認出誰是主，並全心愛祂、追隨祂，因為他發現自己在愛他的天主眼中是寶貴的，為此他被創造。否則他就像亞當一樣，早逃之夭夭，躲藏起來了。（詠一三九）

在每一次接受天國的邀請之前，常是先發現那裡有珍珠（瑪一345）：天主愛「我」，在祂的眼神中我看到為我祂是誰，也看到為祂我是誰。只有這才能夠把我從「我的」義或不義中拉出來，使我追隨祂。看祂對肋未是多麼重視（谷二14），保祿也給我們作證：祂愛了我，並為我付出了自己的生命。（迦二20；弟前一15）。保祿所經驗到的，他以認識耶穌為至寶，承認耶穌為主，為「我的」主（斐三8），都來自信德。

九月九日

「你還缺少一樣」

耶穌這一句話「你還缺少一樣」，使人想起祂對那位有關第一條誡命，答話明智的經師所說的：「你離天主的國不遠了」（谷一二34）。近了、不遠了，但還沒有進去，還缺少一點。對這一點耶穌馬上自動地暗示他，就是：藉著聖神瞭解誰是主（谷一二35等）。

必須「敢」於追根究底問耶穌有關第一條誡命的問題，為能瞭解祂就是主，接受天國就是接受祂對我們人的愛（參閱谷一二35；一五43）。

舊約與新約的區別，就在於前者是許諾、是期待，後者是實現、是滿全。實現了、滿全了因為有了耶穌。耶穌是人類得以致富的寶藏、是人喜愛的珍珠、是解除人飢渴的食品與飲料。

基督教義不是一種應守的法條或應付諸實行的理念。它是一個人的愛，這個人就是耶穌，祂是主！有了耶穌，就有生命。沒有耶穌，就沒有生命。（參閱若壹五12）

九月十日

「去，變賣你所有的一切，施捨給窮人。」

這是應愛人如己這條誡命的具體化：把自己願意的給人。這不是來自分配的正義，把誰的給誰。這是來自本來富有卻為我們成了貧窮的那一位，為使我們因祂的貧窮而富有。（格後八9）。至於那年輕人，荒謬的是，他缺少正是他所有的。他有許多財寶在地上，卻妨礙他尋求天上的財富。理由是，不能事奉兩個主人：或是天主，或是金錢。（瑪六24；路一六13）

「貪愛錢財是萬惡的根源」（弟前六10），貪婪亦即崇拜偶像（弗五5）。甚而，擁有毀滅創造，創造是神父給祂子女的恩惠，人應生活在對神父感恩和與弟兄們分享之中。想把宇宙當作產業瓜分蠶食，就是違抗神父、殘暴弟兄。

基督的貧窮不是禁欲主義，也不是輕視受造物。它是對神父的信賴行為，對人之真正財富的認知。它是舊世界的結束，是新世界的誕生。在舊世界裡，生命在於所有，在新世界裡是發現原來已有的。人是天之驕子！為此四海一家，彼此如手足，最後的優先，邊緣的受到特別的關懷，因為他知道那為首的成了最後的，作了所有人的僕役。（谷九35）

財富帶來虛榮，使人傲慢。金錢、權勢、榮譽是個鐵三角，世界的奴役就建築在這上面。貧窮，使人服務，幫助人謙虛。謙受益，為諸德之源。財富首先意味著自私，一切都要；貧窮，則患難見真情，互通有無，一切都可贈與。人不在其所有，而在其所給。只有兩袖清風一無所有的人，才能見其真我，因為如果他願意給什麼，只能付出自己、服務犧牲。這種貧窮是天主——父、子、聖神的最高奧秘。至聖三位的每一位，都把自己的愛給予另一位，毫無保留。

九月十一日

基督的貧窮啟示給我們誰是天主並救我們

基督信仰的重要問題，不僅是承認耶穌是基督、是天主子，而是承認基督天主子就是耶穌——這個貧窮謙虛和受盡污辱的人子。往往我們把耶穌當成了一個未知數和一個吊衣架，把我們所願望的、所想像的天主的像都掛了上去。其實天主誰也沒有看過。（若一 18）

是耶穌把天父啟示給我們。祂不是「主詞」而是「賓詞」，是唯一的「天主的訊息」（*notitia Dei*）。為能瞭解：祂的軟弱、貧窮、謙抑自下，直到十字架上給我們啟示了誰

是天主並拯救了我們，我們必須不斷地調整我們的觀點。

不只是一些誠樸的教友，連許多「好」會士在內，他們對於耶穌的愛不錯，是很虔誠、很真摯，不過，只是不太正確，缺乏辨識，就像伯多祿明認耶穌是默西亞，可是願意是他理想中的默西亞；對這一點耶穌曾經毫不猶豫地予以揭穿，並稱之為撒旦的想法（谷八29—33）。對教會來說，悲慘時期不是受迫害的時期，因為在這樣的時期也有可喜可賀的事情（參閱瑪五11等；路六22等；宗五41；雅一2等；伯前一6等；希一二4—12，等等）。相反地，教會的真正悲慘時期，是善意的利用魔鬼在曠野誘惑耶穌所用的方法。如果我們想利用世俗權貴的方法來事奉天主，那我們自己、教會的成員就成了天國的真正阻礙。

耶穌遭到了民間長老、大司祭、經師、比拉多以及黑落德的鄙視，遭到了民眾的拒絕、猶達斯的出賣、伯多祿的否認以及其他所有人的唾棄，正是因為祂貧窮，沒有帶十二軍天使來，也沒有從十字架上下來！不過信德的奧秘也正在這裡：這正啓示了祂對我們的愛，祂為救我們、救整個世界的愛！

九月十二日

耶穌的光榮就是十字架

在辨識什麼是「天主的更大光榮」之前，必須牢記祂的光榮就是十字架。保祿說：「至於我，我只以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來誇耀，因為藉著基督，世界於我已被釘在十字架上，我於世界也被釘在十字架上了。」（迦六14），「耶穌基督，這個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祂是一切智慧與靈性辨識的根源（參閱格前二2）。

從基督的精神可以知道，不能把福音的功效與世俗的效力混為一談。因為天主揀選了那些從人方面視為毫無用處的人，做祂大能的工具，為使那些有能力的化為烏有，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空（格前一28、17）。為戰勝敵人，與其增加我們的裝備，不如學習達味，把一切都卸下來說：「穿戴這些東西，我不能行動，因為我先前總沒有穿過」（撒上一七39）。因為方法與目的應屬同樣的性質，像樹的種苗一樣，生命之樹就是十字架。

天主聖神在教會內所發動的各種革新運動——一般都是教友在工作——其首要的目標就是把洗禮的中心信仰生活出來，為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天主貧窮、受污辱以及謙卑作證。這位天主用十字架救贖了世界，把人類從金錢、權勢、榮譽的詛咒奴役中拯救出來。

聖文都拉說：聖五傷方濟各當徒弟問他，耶穌最喜歡的德行是什麼，他非常興奮的說：

「貧窮」。 「貧窮」是所有修會的創始人所發現的第一個德行，可惜也是被他們的繼承人忘記的第一個。這個天主的智慧，說起來也真是神秘，這個世界的統治者沒有一個人能夠認識：「因為如果他們認識了，決不至於將光榮的主釘在十字架上」（格前二八）。因此在修會的傳統中「貧窮夫人」佔有一個基本而重要的角色。依納爵說「愛它」如「母親」（耶穌會憲二八七）：因為貧窮使我們全心依賴天父，使我們作祂的子女。在別的地方也稱這德行是修會生活的「堅牆」（全上五五三）和「堡壘」（全上八一六），它一旦倒塌，馬上會遭到敵人的侵犯。這些對於貧窮的觀點不是考古報告，而是教會應該不斷與之比對的標準，為瞭解自己的現狀，也為瞭解自己應當是什麼樣子。

福音貧窮的自由對我們今天這時代，比對過去任何時代都重要，因為今天的人被使喚和控制得像一個特大機器的小輪子，每天除生產爲了消費、消費爲了生產之外，再不知道別的，也不知道爲什麼！

九月十三日

「你來，跟隨我！」

這是給那位年輕人說的最後一句話。希臘原文是：kai deuro akolouthēi moi. 「Deuro」是一種邀請，「到這裡來」；在一個命令式前，就是一種鼓舞好好努力，過來！這句話說明了新約的新之所在。它是法律之第一條的新形式。第一條誠命是：以色列，聽著，上主我們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你應當全心、全靈、全意、全力愛上主，你的天主。愛天主，唯一的善，具體實行就是起來，跟隨耶穌。

在除去了使人遠離耶穌並遠離弟兄的阻礙之後，基督召叫祂的門徒來追隨祂。這事是可能的，因為耶穌是一個寶藏，發現了祂就是發現了至寶。寶藏在那裡，人的心也就在那裡。（瑪一三44，六21）。對基督的門徒來說，生活就是基督（斐一21）。他唯一的願望，他行動的起點與終點就是「與耶穌」同在。也正因為如此，耶穌才召選了十二宗徒（谷三14）。耶穌是父的唯一子。與耶穌同在就是我們受造的目的。我們是天主照自己的肖像所造，也是天主的子女，與耶穌同在就可保持我們天主子女的身分、保持天主子女的儀容光華。

與耶穌同在，自然就意謂著與祂的合一、與祂肝膽相照，這就是耶穌門徒的生活。為說明這一點，福音用了各種不同的方式。首先是用相信的「眼」看耶穌、欣賞耶穌、讓耶穌進到自己心中、受祂的吸引。以後用希望的「腳」走到吸引我們的祂那裡去。最後用愛情的「手」去觸摸祂，讓祂治好我們因為沒有祂而有的一切疾苦。

我們到耶穌跟前，就是去答覆祂的注視、祂的愛：耶穌「定睛看他，就喜愛他」。我們對祂的渴望，就由此而來，此飢、此渴永無終止。而且滿足了，飢渴又生；滿足了，幸福愈多。我們跟著祂跑，為得到祂；因為我們被祂征服了。我們愈追隨祂，也就愈被祂所征服。

基督教義的本質，照耶穌的說法就是「來，跟隨我」，簡短而有力。一切受造的圓滿就在於服膺耶穌，就在實踐這句話。因為所有的受造都是藉著祂並為了祂而造成的，也只能在祂內而存在（哥一16等）。祂是所有存在者的生命。基督教義很簡單，就是愛耶穌，祂是主。我們對祂的呼求：主基督，請來！（格前一22），祂聽到了，也吸引我們到祂那裡。

祂始終不渝的臨在，就是我們跟隨祂的力量。祂像以色列的那片祥雲，白天給我們遮陰，夜間作我們的光明（智一〇17；出一三21等）。在我們追隨祂的時候，我們就會學到認識祂、愛慕祂、愈來愈多，直到我們看到了祂的居處。那一天我們就會與祂住下（若壹一39），也「這樣我們就與主常在一起了」（得前四17）。

九月十四日

「因了這話，那人就面帶愁容，憂鬱地走了，因為他有許多產業」

那年輕人覺得自己的安全受到了威脅。他非常恐慌憂鬱，怕失掉了保障。財富屬他所有，他原爲主人，而今怎能甘爲奴役？耶穌對他的魅力，而今成了反感；尋到至寶的喜樂，一變成了憂愁；本應掙脫一切獲得自由的他，如今卻懷抱一切不能放手；那本應與弟兄們分享的，他卻獨自佔有；本想追隨善師的，而今卻落荒而逃，成了一個失敗的門生！不過他的憂愁還是聖神的積極作爲，爲他的好處。奴役他的如今刺疼他，使他不能滿足，而常感空虛。告訴他離去的才是至寶，得到祂才是真正的喜樂。

主的話不能落空。雖被抖落，仍然生動強烈地深入了年輕人的心，震開了一道裂痕，埋下了一粒種子，靜待機運到來，沖破地表，生芽茁壯，迎向陽光。爲此路加並未說他走掉，只是愁眉苦臉呆在那裡，靜待耶穌給他的諍言（路一八24等）。

爲人不可能的，爲天主卻沒有困難：使人擺脫不當情緒的糾纏，死心塌地追隨主，因而重獲新生。因爲聽祂的話能夠給我們帶來光明，像給耶里哥的瞎子一樣，恢復我們的視力，使我們能夠看見；像耶穌看見我們一樣（路一九5），並使我們悔悟自新。這樣今天的年輕人就成了明日的匪凱。

九月十五日

按照福音運用今世的財富

運用財富金錢的問題，在教會的倫理上，一般是被放在法律與國民清白、正直架構下來討論。倫理神學家則在努力把大的經濟問題歸屬在和平、發展、人權的普遍課題內來研討。最近出版了一冊倫理神學課本題名「倫理神學與經濟生活」，在那裡把有關經濟倫理問題統統都放進了世界和平的神學大課題之中。

在經濟事務上兩個普遍的大原則不是「勿偷盜」或「誰的該給誰」，而是「不要設法為自己致富」和「如果你有，要為給人而有。」原則容易定，實際上要常常確知該作什麼？該怎樣自處？則又不免處於徬徨，無奈以及不知如何是好的窘境。在這裡作者無意提供簡便的既成方案以解決問題，而只從聖經和靈性辨識方面，提出一些基本的原理。

九月十六日

聖經對於在經濟領域中，智慧而負責的活動，真有幫助嗎？

目前這時代的經濟活動，特別是在西方文化圈子裡，趨向於獨立自主，不接受外界的干預。這種邏輯、這種文化趨勢促使信仰與經濟分道揚鑣，要想抗拒並不容易。在與工業界接觸的時候，我曾經遇到一種理論和想法，即經濟可以不受天主聖言或一般倫理的約束而自由行動。其結果可能有種感覺，以聖經作根據在面對某些聰明靈活人士時，相較之下，會顯得有些處於劣勢而趕不上時代。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使我想起來，可能有人要問：聖經真能幫助經濟活動嗎？這就是基要主義的危險。基要主義是說：願意把聖經章句與今天的經濟活動直接的連結起來，機器式的把聖經上的條例、模範、誠命都搬到我們的社會環境來。這是一種危險。不錯，對於聖經的注釋問題，我們今天是比较熟習，比較在行，不過我們常應避免抄近路、走捷徑的危險。

所以現在我們先提醒大家注意：為使聖經確有助於在經濟領域中，智慧而負責地行動，我們必須慎重於文字與精神二者間的關係，也就是說，我們必須注意的不僅是外在的文字，而更應設法探究這些文字所要表達的內在精神。

九月十七日

聖經的基本用意

聖經的基本用意是在說明天主為人所作的工作，為救人祂主動的施恩行動。一切的歷史事件，先知的所有宣講都在顯示這唯一的事實，因天主愛人、救人的計劃、天主對人的慈愛有加。在這個計劃中主要有兩點非常重要，一在舊約、一在新約。從舊約我們可以提示出埃及與訂盟約，這是讀古史與以後歷史的鎖匙。在新約是耶穌基督的逾越——死亡與復活，這是天主與人類歷史的頂點，在某種意義下，也是此歷史的結束。在這逾越上簽訂了新而永久的盟約：復活起來的基督，其生命就是天主的國，每一個人都受到邀請參加、分享，從現今在信仰中就開始。

天主聖神的恩惠使每一時代和每一地區的人都能與復活的基督溝通共融。通過這些恩惠我們能夠體驗天主特別的愛，和祂的大能，並與復活的基督在本體上與精神上共融。

在讀經的時候，必須常常想到這個基本的道理，想到福音訊息，在每個故事裡都能看到它，那麼聖經的每一頁就都成為福音了。所以當我們對經濟生活作默想的時候，也應當從「好消息」出發，否則就止於尋求誠律了，說不定由於它的要求還感到恐懼和敗興。我們總

不應忘記：聖經是福音、是鼓舞、是喜樂、是安慰、是希望。連那些行政管理人員也有權利從天主的話得到安慰與鼓舞，也應感受到天主的話就是他們的食糧和內心的喜樂。

九月十八日

福音訊息的倫理後果

福音訊息影響我們的自由，引發信德的回應，在信友的生活上造成一種深度的轉變，把信者由過去罪惡的重擔以及對未來的憂慮中救拔出來。

因為他深信自己的一切都來自天主，他的心胸就不能不拓展，這樣就形成了一切倫理責任的根源。保祿在致羅馬人書上寫說：「除了彼此相愛外，你們不可再欠人什麼」（一三8）。因為深知自己的一切來自天主，我們的救援、我們的希望，所以對天主就不能不愛，沒有條件的愛，愛天主所愛的東西，愛天主所愛的人。所以在聖經上的每一頁所透露的愛，就是信者生活的指南、就是信者生活的基本規範、就是基督倫理的最高原則。

愛來自福音訊息，也是此訊息的流溢與表達。因為天主給了我們一切，所以我們愛祂在萬有之上，並愛人如己。倫理不是一種奴隸般必須服從的責任，而是愛之催迫的流溢。

九月十九日

以創新的方式讀經

聖經上有許多篇章是在描述愛的具體實踐，或是以普遍性的誡命和法律，或是用模範和生活的實例。愛是基本的債，基督是第一個愛的典範。這一切的指示、範例、典型雖然有其不能超越的無上價值，但並未道盡我們實踐愛的一切可能。

正因為如此，我們不能常常在聖經上立即找到答案，我們也不應單單重覆聖經上的範例，但更應把福音的原則推演到不同的具體生活上。我們要以創新的方式去讀經，為負責地去應付今日的問題，讓福音的訊息以及愛的動力領導我們。從這裡可以清楚地看出來信者的分辨能力是多麼的重要。

現在讓我讀一段戴波萊 (Madeleine Delbr ) 非常美的文章給大家：

「當我們把福音拿在手中的時候，應當想那位成了血肉居我人間的聖言就住在裡面，為佔有我們、為把祂的心移植在我們心中，使祂的精神與我們的精神共融在一起，好讓我們在另一個地方、另一個時刻、另一個社會中給祂開始祂新的生命。」以後他繼續說，應在目前

的環境中把信德生活出來：「事實上，我們卻把信德的真正工作給忘掉了，因而也忘掉信德的力量：：：信德的真正工作是照耶穌所說的去生活，照耶穌所說的去作事。就是在我們這時代去生活、去工作。至於這生活，我們沒有一定的模型，也沒有繪好的圖案。天父的旨意固然常是一樣，但常在創新；祂的工程也常是一樣，但我們要一再做我們應當做的：：：信德的任務是使我們在永恆才圓滿完成」。如果我們妄想，在聖經裡立即找到答案，那就是忘記信德之時代條件的危險，那就是對不起聖經，因為歲月推移，滄海桑田，那能常有準備好的答案在等著？

九月廿日

聖經中的財富

在起初擁有財富被視為是件好事——不只在年代的層面，也在邏輯上——有大量的財富是天主的祝福。物質生活富裕是幸福的一環，他們希望獲救也就是希望生活富裕，這也是天主給以色列人的許諾之一，像在創世紀中天主向亞巴郎、依撒格和雅各伯所許的。

後來，慢慢的財富也顯出中性兩可及危險（智慧書）的特性，而分配不均更引人深思去

作不同的反省：一方面這似與財富屬於全體天主子民相背，天主的子民中並不應有窮人，而今……；另一方面這種事實似乎也有天主的某種計劃存在，真是玄妙莫測。在聖經上對於富有、對於生活舒適、對於擁有物質資產，越來越意識到其危險性；他們意識到富有也往往與不義、剝削相連，富有就等於權勢，權勢也能被濫用。富人更易於濫用權勢、作事不公。他們無視於自己的有限、不認自己為受造物，應完全依附於造物主，結果是關閉心門，成為沒有信仰的人。如果我們記得新約上對富有、心硬的人責罵得多麼嚴厲（「禍哉，你們富有的人！」）那我們就瞭解在亞巴郎的情況與路加的真福之間有多大區別與彈性了。

九月廿一日

聖經中的貧窮

聖經上對於貧窮的觀念，開始時認為是不好，是生活的一種阻礙，是痛苦的一種原因，因而不是天主所樂見的，所以必須把它剷除。申命紀上說：「在你的地區沒有窮人」。到後來，發現了貧窮有其深層的意義：它能開啓人的眼睛，使人承認自己的有限、屬於天主，所以必須信賴祂。這就是雅威的窮人，只有他們，天主必定救助。

耶穌則要求那願意作祂門徒的，把財產賣掉，施捨給窮人。教會絕財的訓誨，主要理由是為完全忠於耶穌的精神並把它實現在團體中，在這裡每人都是弟兄姊妹，彼此手足相待，因而誰也不再受窮。

在末世的天國裡，天主的正義將圓滿實現，這會帶給歷史一個大翻身，那些最後的將成為最先的，去享受天主的恩寵。安貧樂道以等候天國的來臨，就是一個鮮明的記號，證明天國的價值無窮，為掙得天國，再多犧牲也值得。

耶穌復活後，逾越奧跡已經完成，在人類歷史中，天國已近在眼前，天主的計劃就要完全實現。貧窮是基督信仰的要素之一，它給人證明天國的卓越，它給天國塑造了一個可見的標記。

九月廿二日

聖經中的貧窮與愛德

福音的貧窮與倫理的基礎愛德彼此有什麼關係呢？明顯的，貧窮不只是為使愛的義務更重要，而也是使愛更具體化。愛是聖經基本的背景，在這背景中亦有貧窮的問題，為解決這

問題，不應只求助於純理論的探討，更應以具體而生活的行動作為對聖經的注釋準則。

天主在基督身上顯示了祂對我們的卓越慈愛，我們有義務以愛還愛、償還這份債務，可是實際上，有限的我們要清還，也絕無可能，於是也只有徹底一個愛的生活，去對待每一位弟兄而略盡棉薄。在愛的行動中，貧窮的出現，應激勵我們不斷的求變求新，以符合實際的需要，因為現代的世界與聖經時代的世界已經大不相同，而且這種不同還在不停的演進中。聖經在這裡能提供我們的幫助是：普遍的，在愛的倫理上給我們啓發；特殊的，為使我們在愛的氣氛中度清貧的生活。

九月廿三日

內在的警惕

內在的警惕或看守心靈是對思想、情緒、想像、判斷的經常注意，因為這一切經常是亂麻一團。很明顯的我們不是要作心理分析，把在心靈深處的一切都搜尋出來。不過我們可以對這內在的世界實施一種警戒、管制想像、使它免於混亂。因為它往往使我們心緒激盪，阻止我們祈禱，尤其是阻止我們不停的祈禱。東方教父就把不停的祈禱——耶穌的祈禱——與看

守心靈，關閉三司的門戶緊緊繫在一起。因為他們相信沒有內在的警惕，心靈的祈禱不可能開花結果。反過來說，心靈的祈禱也是促進警惕的一種方法，以祈求在心靈深處的仁慈耶穌，來取代想像、怕懼、憂慮等的混亂。由於耶穌佔據了祈禱者的心靈、想像和情緒，這樣也就變成了祈禱的動因。這種祈禱有時形之於聲，但更多次則只是生活在天主的注視之下，像亞巴郎一樣在天主前行進。

常常，我們抱怨不會祈禱，個中原因之一可能就是缺少了心靈的警惕。警惕，它是非常的甜蜜、安適和使人振奮，它可以治療精神衰竭。因為這種症狀大多數是來自在我們心中的情緒衝突、混亂，而我們又沒有辦法加以管理紓解。它是甜美的、舒適的，同時也能建設發展我們的人格，因為這種警惕不是僕人的，也不是主人的那種。

僕人的警惕是焦慮型的：主人快來了，我們要規規矩矩，否則就有好看的了。主人的警惕則更是恐懼性的：小偷要來，我應把門上鎖。

對這兩種形式的警惕，耶穌也曾經提及，但祂更希望我們能夠像一位愛妻那樣，她知道郎君已近，就在門前，就隨時待命，靜候門鈴響。這樣的警惕能強化我們心情，使我們生活在喜悅的等待中。等待祂，祂是我們的生命、幸福和圓滿。警惕在這種意義下就成了心靈、精神、感官之深度寧靜、安祥的動力了。我們而努力在這樣的警惕中生活，並謙虛地祈求主

把它賜給我們。

九月廿四日

警惕是新約門徒的典型之一

警惕是新約門徒的典型德性之一，對於這一點耶路撒冷聖經的註解很不錯：「警醒：原意是不睡。在這裡是耶穌對等候祂來臨的人所叮嚀的一種生活態度：：：：警醒在這種戒備的狀態之下，要求一種堅定的望德和適可而止的恬淡精神。」所以我們要對這種警醒，不讓世事醉倒和弄昏頭腦的精神之重要性作一番反省，也想一想它與恬淡的關係。如：自我控制、管束眼目、頭腦、身體和想像等。

特別我們可以屢次自問：潔德對我們在教會中的信仰生活是無關緊要的邊緣小事嗎？

在我認為，我們的團體在福傳的焦慮與聖召的努力方面多少受到了些傷害，對於教會的觀點我們缺乏勇氣與明朗的尊敬，對於生活環境中性的許可缺乏道德勇氣。對於性方面的嚴重混亂姑且不提，只說在現今社會上那些性泛濫的微塵——印刷品、戲劇、表演、在公共場所的言行舉止——已飄浮到了我們的團體生活之中，甚而連那些善意忠於獻身基督的地方也

不能倖免！

缺乏警惕與恬淡，縱情放任的浪潮給福傳的精神蒙上了一層陰影，減緩了聖召應當展現的勇氣、喜樂與力量，常此以往還能威脅減低我們基本的抉擇勇氣。

九月廿五日

警惕與信德的關係

在這種意義下，淡泊、警惕、信德與我們信者團體的進展也有關係，雖然這種關係只是從結構與組織方面看。

淡泊有節能夠保障作祈禱、誦讀日課以及品嚐天主聖神的喜樂，這是毫無疑問的。新約採用淡泊這個字眼並非偶然，它願意說的就是飲食有節。現在，我們可以把它解釋成節制聲色形像，比如：不毫無選擇的看電視。我想一旦我們猛醒不再醉心於電視，天主聖神也會帶領許多的青少年毅然作出強烈的抉擇，放棄那魔術般吸引和控制他們的某些事物。

不錯，這本來不是有關信仰或教會本質的重大抉擇，不過它卻關係著我們的日常生活，它會影響我們是否能以自由的心、迅速爽快地接受聖神的安慰。也正是爲了這個原因新約聖

經才一再強調內在精神方面及外在身體方面，應自制有節並說明其與福音奉獻的基本關係。

九月廿六日

誘惑人的是誰？在荒野？在山園？

照路加四章3節答案是魔鬼，魔鬼的意思就是挑撥離間者、誹謗者。也就是那常設法在天主的工作中製造分裂者，牠為使人離開天主就講天主的壞話，為使這人離開別的人就講別人的壞話。別人想控制你、想勝過你；所以你要自衛，不要信他們；牠還想使人自我分裂：不自信、悲觀。

這種分化的活動與天主的合一能力，與望德正相反。天主使人合一：民族合一、國際合一、內心合一；反面是不希望、不合一、不集合在一起、不信任別人、也不信任自己——絕望：說沒有救恩、天主沒有講過話、事情沒有意思、生命沒有意義。分裂的後果是：事實上的絕望，冠冕堂皇的禁欲主義，無奈的悲哀；進而絕望轉變成了自我誇耀，創造出自己的一套哲學，為這種悲哀，為事情的沒有意義編織出一套理由。在這第一幕，都是挑撥離間者的工作。

第二幕的主導者是誰？路加二二章46節說：「醒著祈禱吧！免得陷於誘惑。」似乎在說，誘惑已近，必須勇敢的予以反擊。瑪竇二六章38節講得更多：「我的心靈憂悶得要死，你們留在這裡同我一起醒寤吧！」在這裡，誘惑人的是憂悶沈重。之後又在41節說：「醒寤祈禱吧！免得陷於誘惑。心神固然切願，但身體卻軟弱。」在這裡明明說出了身體的脆弱沈重。耶穌這話不容易解釋，但我並不認為這就是保祿的那種「神魂——肉體」的對立。而這裡的肉體應解作人沒有聖寵的希望，由他陷於罪過。

我更樂意想作是若望福音聖言成了血肉的那個意義，亦即人的脆弱：心神固然堅強，但人卻感到自己的脆弱。連耶穌也感到過這種脆弱、這種憂悶、煩惱、噁心、厭倦等。這些本身並沒有任何消極性，只是身體的沈重負擔，當人面對超過自己能力的負荷時，感到壓力太重。這就是第二幕山園中的誘惑。

九月廿七日

十字架下的誘惑者

在這方面路加和若望都說得很清楚。路加說：民眾們站著觀望，首領們嗤笑祂，以後是

士兵，最後是與耶穌一同被釘的一個強盜。瑪竇二七章39節說：「路過的人都搖頭辱罵祂。」以後又添上一句說：「司祭長和經師與長老們也同樣戲弄祂。」所以在這裡誘惑者很多，形形色色各不相同：民眾、路人代表著沒有主見、善變、容易受人左右的小民輿論；這人是誰？他作了什麼？他想自己是誰呀！總之大家議論紛紛。路加關於群眾沒有說什麼，好像在暗示，他們敬重愛慕耶穌。

之後，就是首領、就是那些負責的人、大司祭、經師、長老、那些負責維護天主之真正形象、真正敬禮的宗教人士、那些負責說明、研究和真正代表天主聖言的知識分子，他們保管著以色列人的智慧，保管著以色列自信對亞巴郎、依撒格、雅各伯的天主所有的認識。

再者就是士兵、治安的力量、刑役等，他們支持和推動著首領的觀點。最後是那個強盜，那一個絕望的人——被社會拋棄的人，他失落了生命的意義，他絕望，而把這絕望反射回流在一個素不相識、也不知其生平言行的人身上。

這個強盜出沒在世界各地，到處都有他的蹤跡。我們多少也在他的行列之中，我們知識分子、宗教人士、對天主有正確認識的人，我們也不能問心無愧，因為我們也在十字架下，與他們一齊嘲笑過十字架上的耶穌。

九月廿八日

誘惑的內容

第一個誘惑的內容是關於默西亞是什麼樣子。而這也牽連到派遣默西亞的天主的形象。天主是偉大的、大能的，祂使高山跳躍如同小羊，祂折斷黎巴嫩的香柏。祢怎麼樣能夠代表祂，如果祢不作幾件有能力的事情？所以在這裡是關於耶穌應當用什麼方式來代表天主、顯示自己的特權、自己的威信。

在橄欖園的誘惑，其內容又是什麼？很明顯的與第一個誘惑有很大的出入，不過彼此也有某種關聯。我們看耶穌的祈禱，祂用的是條件語法。路加福音用：「如果祢願意」；瑪竇福音用：「若是可能，就讓這杯離開我吧！」。「如果祢願意，若是可能」這願意說的是什麼呢？就是：天主啊！如果是在祢的救恩計劃之內，照我的軟弱，不喝這苦杯，我更高興。

在荒野裡的誘惑是關於天主子的威信，在山園裡是關於同一位子的人性脆弱。在前者決定不用天主子的威信與後者使祂必須承受人性脆弱的後果之間有一種直接的關聯。在荒野裡耶穌本來能夠選擇把石頭變成麵包，在山園裡祂感覺憂悶得要死時，也能夠利用方法跳出這

種憂悶。可是祂卻說：我憂悶得要死，我不能再撐下去了，我的軟弱已到了極限，到了我生理、心理力量的極限。這樣耶穌表示祂願意生活這恐怖的时刻，祂在山園選擇了如此難以理解的脆弱，就如同祂在荒野裡拒絕運用祂的特權一樣；可是祂這樣也嚐盡了其中的苦澀。天主沒有發顯奇跡使祂的默西亞使命幸福地完成；因而耶穌就選擇了謙卑默西亞的那條路，承受了這種選擇的一切後果，直到最後，直到說：我再不能撐下去了。

第三個誘惑是在十字架上：路二三 35、37、39。

這仍然是關於天主救主的形象，不過在這裡更神學性，方式也更微妙：如果祢真的與天主相連，祢也講過許多次天主拯救，那就讓我們看看吧！祢教我們看見，我們就信祢。祢既然表現得像默西亞君王一樣，默西亞君王是救助貧窮人、可憐人以及俘擄的，祢現在就作給我們看吧！如果祢真是大家所期待的默西亞，祢就把默西亞時代的幸福美事顯示給我們吧！那我們就信祢了。

九月廿九日

不知自救的天主

可是他們信什麼樣的天主呢？他們信有能力的天主，信知道運用自己特權的天主，而不信那不知愛惜自己的獨子而顯得軟弱的天主。如果耶穌不下來，他們就不信，那麼爲什麼還受這許多苦？爲什麼還死在十字架上呢？

這就是耶穌處境之可怕的頂點：天主之兩種形象的矛盾。一般群眾、輿論、首領、經師、知識分子、長老們都說：我們有關天主形象是這樣，如果祢這樣，我們就信祢。可是耶穌默不作答，也不作什麼，因爲如果祢作些什麼，就等於否定祢的使命，否定祢所代表的天主的形象。

耶穌在祂身體上生活著一件醜聞，一個不知自救的天主的醜聞。那個強盜說：如果祢是天主子，就救救祢自己吧！也救救我們。如果祢不能或不願救自己，至少也要救救我們，好叫我們感受到祢的大能。一首聖詠上說：外教人祈求一位不能施救的天主。耶穌在祂身上正是生活著這可怕的醜聞，面對著以色列人的見解，祂竟代表著一位這樣天主的形象，一位不知自救的外教人之天主的形象！

九月卅日

通過服從到達勝利

怎樣戰勝誘惑呢？我只是簡單的說：勝利不來自神學的推論，不來自廣博的解釋；勝利來自服從，奠基於事實，生活的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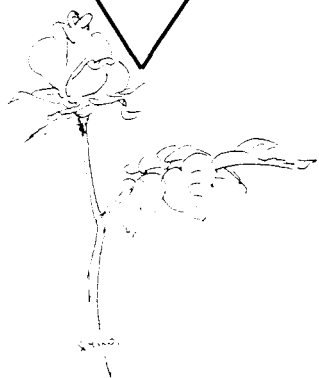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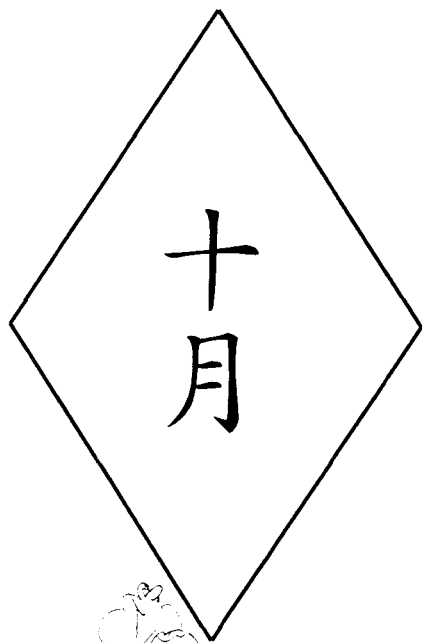
耶穌說：「經上記載：……」，意思就是我們應服從天主的話。不要去探討天主的概念，概念能夠是亞巴郎在加色丁的烏爾所有的那樣，或是通過許諾逐步得到淨化了的那樣。是天主給亞巴郎顯示了祂的大能，但也給他顯示了這個大能並不輕視等候的軟弱。祂要求亞巴郎信賴祂，直到依撒格那點許諾的火苗似乎就要熄滅了為止。天主也仁慈地在這軟弱中顯示自己：天主準備到某種程度放棄祂的特權，在新約上也有同樣作風。耶穌在答覆撒旦的時候，聲稱自己服從天主：經上記載，人生活不只靠餅；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你不可試探上主，你的天主。連在山園中，勝利也是經由服從而來：父啊，成就祢的意願吧！實踐祢的計劃吧！不論這計劃是什麼。耶穌不和人探究，因為事情不是用言語可以解釋的，幾時服從了自然也就得到了解釋。

耶穌自己也不推論，只縱身投入於服從之中，連在十字架上，也不說一句話。本來祂能

夠從十字架上下來，說：現在我給你們講解天主奇妙的軟弱，和我正在啓示你們的天主的真觀念。如果祂真的這樣做，那祂就否定了天主的軟弱。爲此，祂才什麼也沒做，只留在祂原來的地方，接受人的抗議、污辱、不信，接受人的拒絕與誤解。祂所作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愛、就是友誼，給那信賴祂的強盜提出保證。按其他的福音，耶穌什麼也沒說，只有路加二三46記載了祂最後的一句話：「父啊！我把我的靈魂交託在祢手中。」這樣祂服從了、服從到死。注視著這一幕，我們可以說：主，耶穌，祢聽命至死，死在十字架上，求祢賞賜我們這種勝利；爲了教會，請把天主的真面貌，在我也在別人身上顯示出來。



十月



十月一日

祂遂開口教訓他們說：「……是有福的」

在歷史上，聖賢代表著由耶穌基督的聖寵所塑造的新人。他們的舉止和生活方式，原始純真、卓越非凡、甚至曲高和寡與一般人的作風趨向格格不入。然而，以純樸的眼光就近觀察時，則又顯得它有深度的人情味，極具說服力、影響力。這就說明了爲什麼在漫長時光的洪流中，聖賢的魅力始終不減，且日益輝煌。

耶穌完美門徒——聖者之獨特而新穎的作風，在瑪竇福音上是以真福八端爲典範。關於「新人」，新約曾深入探討，多方教導，並利用機會，隨時說明，這樣就描繪出來了讓基督之神陶冶者的風貌。這對真福之一——溫良尤爲真實：「溫良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承受土地。」

溫良的真福在瑪竇福音的其他地方也談過，而且也只有在這部福音上提過這個名詞。在第一章上耶穌說：「你們跟我學吧！我是良善心謙的」（29），因此才有了那句流行的短誦：「良善心謙之耶穌，求使我等之心仰合爾心。」在第二章（5）瑪竇用匝加利亞先知（九9）的話描述耶穌進耶路撒冷說：「你的君王來到你這裡，溫和的騎在一匹小驢上。」

在新約中，特別是聖保祿提示我們溫良是成全的基督徒、完人的特點。在格林多後書（一〇一）宗徒「親自藉基督的溫和良善」勸告他的信友。在迦拉達書（五22）上說，良善是信友生活中聖神的幾種果實之一。在厄弗所書（四32）和哥羅森書（三12）則說良善是基督徒的聖召，或說是在基督內新人的服裝。

十月二日

溫良是非暴力

那麼我們要問：新約上一再給我們談起的這一態度是什麼呢？為什麼在今天我們又認為它不大受歡迎、不大實際？至少給人的第一個印象是如此。可能把這個名詞譯為「非暴力」會令人覺得更熟習，事實上就有這樣的一種現代譯法：「不使用暴力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主要賜給他們許地。」在我們這時代「善良」與「溫和」好像沒多大市場，人們往往把它與柔弱無能，好好先生等純粹消極的德性混為一談，與我們今天所處的冷酷無情的社會中必須奮鬥的倫理觀不相協調。

有的時候也會把它當作年輕人的性格、嘻嘻哈哈，凡事無動於衷、無所謂，常能自我控

制，有政治容量、能屈能伸。其實，基督的溫良和聖賢的溫良卻是人面對神聖氣氛所表現的尊重與真誠，是分辨的能力，是以分辨、以力量作準則的形體的境界和以悅服、以真理為動力的神的境界。溫良是在人際關係上的有容乃大。沒有勉強、沒有強制，但它最具說服力。它是愛的熱忱。

十月三日

溫良的勝利

溫良是相信友情力量的能力。溫良的人雖然情緒飛揚但仍然隨和開放、不專橫、收放自如，對別人的自由常是萬分尊重，常常效法天主。天主作任何事情，對任何人都很尊重，祂推動人服從、推動人去愛，總不運用暴力。

溫良反對任何形式的專橫，無論物質的或精神的。它以和平取代戰爭、它愛對談勝於欺壓。溫良的人總不會蠻橫無理，就是攻擊罪惡、維護真理的時候也是一樣，他堅決不拔但從不蠻橫，他常把保祿的話奉為圭臬：「務要宣講真道，不論順境逆境，總要堅持不變；以百般的忍耐和各樣的教訓去反駁、去斥責、去勸勉。」（弟後四？）

溫良的人就是在無可避免地應堅持原則的時候，對於人，無論他是誰，也會表示尊敬；對於推行聖寵的工作，更不粗暴蠻橫、言語尖苛、忿恨報復。

教會的教父們在註釋真福的時候，也都把溫良視作不報復和放棄報復的精神。從俗世觀點看，好像耶穌的言論不免荒謬：祂把溫良的人——暴力社會邊緣的人——稱作有福，並許給他們將要承受土地。「溫良的人是有福的，他們將承受土地。」

十月四日

承受土地

這個土地一定是天上聖賢的「土地」，且它對於今天我們居住的這片土地也不能沒有影響。在拒絕暴力、拒絕報復中，天主已在召叫，要讓天國的力量來塑造我們，而這天國已在我們心中。

想必不難瞭解：拒絕暴力、拒絕報復對於社會必然地會發生影響，會激起一些問題和問號。不過對於這些問題，基督徒的智慧應怎樣反應？自然不是向暴力投降，而是要在每個機會中，設法為真理、為仁愛找出一片空間，使福音的非暴力精神展現力量、光輝、展現它建

設社會的特性。

但我們也必須承認，福音的溫良精神要想成熟也非一蹴可幾，在一般信友身上如此，在聖賢身上也是如此，在國際社會間更是如此。必須日就月將，不斷的推動，經過許許多多的考驗、失敗和痛苦，才能使人瞭解任何形式的暴力，連倫理和觀念的暴力在內，到頭來一定是失敗。要達到溫良之福音性格，必須經多次失敗，有時是錐心的痛苦之後，才向天主的慈祥投降、向基督的善良投降，並依靠著聖母瑪利亞的溫柔以及可敬聖賢們的陪伴。

十月五日

天主的創舉

「天主，求祢按照祢的仁慈憐憫我，依祢豐厚的慈愛，消滅我的罪惡。求祢把我的過犯洗盡，求祢把我的罪惡除淨。」（詠五一3—4）

悔改的起點是天主的仁慈：常是天主第一個伸出援手，天秤重的一端常是天主的美善。

在這裡為表示人的作為——罪惡、過犯——中文不能完全表達原文的意義。因為在希伯來文是三個不同的字，可以譯作這樣：「……消滅我的反抗，把我的一切不諧調洗滌淨

盡，從我一切的迷失中把我救出。」

罪過是人的基本錯誤，是一種扭曲變形、一種不諧調、一種反抗，是願意以人的計劃取代天主的計劃，或與天主的計劃相抗衡。對於人的三種偏差，天主以三種情懷來對待：「憐憫：：：仁慈：：：疼愛。」人的罪惡有三種，天主的屬性也有三種。這種寫法本來並不在於彼此相對等，它所強調的也不是罪人或人的貧乏，而它所強調的卻是天主的無限。

十月六日

對天主的正確觀念

路加福音第五章（1—10）記載，經師和法利塞人對於耶穌都議論紛紛，因為耶穌接待罪人並和他們吃飯。這是對天主沒有正確觀念的典型態度，他們想天主報復心強、脾氣暴躁、動不動就會生氣動怒。這通常是因為他們不接受自己，就想天主根本不接受他們。事實上，有的時候我們自信心太大，幾乎變成傲慢自負，認為根本不需要天主。可是有的時候卻又深深覺得不安全。這是人的本色，是受造物的記號。在宗教層面上，這種心態正表現在：覺得天主有點壞、對我不公道、向我要求的太多、讓我遭遇的處境太難，或者天主祂自己太

難接近，高高在上，叫人摸不著祂。

追根究底，在這些情緒的背後，可能隱藏著一種想法，想天主不喜歡我現在這個樣子，祂不滿意我。相反的，聖詠五一首隆重地啓示給我們：天主愛現在這樣的我、完全接受我，祂現在對我客氣、禮貌、關懷、殷勤與溫柔。

對這一點路加福音上的那個牧人可助我們瞭解得很清楚：「待找到了（那隻亡羊），就喜歡地把牠放在自己的肩膀上，來到家中，請他的友好及鄰人來，給他們說：你們與我同樂吧！因為我那隻遺失了的羊又找到了。」（一五五—六）。那個丟了「達瑪」又找到的婦女也很清楚：她也請了朋友來給她們說：「你們與我同樂吧！」（一五九）

耶穌結束這個比喻說：「我告訴你們：對於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主的使者前，也是這樣歡樂」（一五—十）。我們每一個人都應當能夠說：天主喜歡我，祂喜歡爲我著想，我在祂眼裡很重要。

十月七日

撒瑪黎雅婦女的經驗

「我要給惡人教導祢的道路，罪人們都要回頭，向祢奔赴。

……我的舌頭必要歌頌祢的慈愛。

我主，求祢開啓我的口唇，我要親口宣揚祢的光榮。」（詠五一15—17）

若望福音第四章上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心悅誠服、誠心誠意作證的人，那就是撒瑪黎雅婦人。「於是那婦人拋下自己的水罐，往城裡去向人說：你們來看，有一個人說出了我所作過的一切事；莫非祂就是默西亞嗎？」

我們看這個特別的細節「拋下水罐」。這個婦女來這裡汲水，水罐就是她的財產，她每天的生活與水罐密不可分。可是在這一刻她一切都忘掉了，滿罐的水拋在井畔，她就走了。這表示她走出了過去的一生，把重擔負荷盡拋腦後，像厄瑪烏二徒晚飯吃了一半，站起來跑回耶路撒冷，這位婦人重走回頭路，跑到城中去報告她所遇到的事情。她的言詞不算靈光，可是實在。「莫非祂就是默西亞嗎？」雖然從神學角度看不是有力的宣報，卻仍不失為極有力的見證，因為是來自活生生的經驗。站在群眾跟前的這個人，不是講學來的，也不是重述背誦一篇文章；她願意把這重要的遭遇一下子講出來，可是偏激動地詞不達意，語句支離破碎。

無論如何，這位婦人還是打開了口，慢慢地情緒平定下來，就喜樂地滔滔不絕大談起天

主對她的仁慈。她言詞簡單，但一片真心赤誠，聞著無不動容。

十月八日

宣報天主的仁慈

面對聖詠作者以及撒瑪黎雅婦女的經驗，我們應當自問，我們怎樣給天主的仁慈作了證？在「富於仁慈的天主」的通諭裡，教宗若望保祿關於我們的這個責任提出了兩點。

第一點他談到作證的一般責任。我們時代的教會必須更深、更特別地意識到給天主仁慈作證的重要性，在其全部使命中，踩著舊約、新約，尤其是耶穌基督自己以及祂門徒們的傳統足跡努力向前。所以為天主的仁慈作證，是我們的時代責任。教宗認為今天的教會尤其需要勸告鼓舞，好使她意識到，為天主仁慈作證的重要性。

第二點在說明應怎樣去作證：他強調以三種方式：首先公開宣佈這是信仰與獲救的真理，必須度一個與此信仰相符的生活。再設法把它導入並深植於信友的個人生活，以及所有善意的人們生活中。

最後，教會**有權利也有責任**使自己注意天主的仁慈，並在祈禱中呼求它（全上）。我們

怎樣能夠靠著公開宣報並為天主的仁慈作證呢？這一點不難瞭解。

每一次我們去領受和好聖事（辦告解），我們也就是在作「信仰宣誓」，宣稱天主是我們生命的主，祂比我們的罪更偉大，祂的仁慈戰勝了人性的脆弱、戰勝了人的黑暗；所以這也就是公開宣報天主的仁慈。

十月九日

把仁慈深植於日常環境或事件中

教宗所提示為天主仁慈作證的第二種方式比較困難。把天主的仁慈深植在生活中一事，並非等閒。而且是如此的困難，有時真使我們感到困惑並手足無措，使我們不知說什麼是好，進退維艱。但是，如果我們不能為天主的仁慈作證，我們教會以及信友生活的信譽就會破產。為說明這種困難，我們可以從能夠遇到的三種情況作些省思。把為天主的仁慈作證，深入於日常環境、生活中，應如何實踐呢？具體的說，就是把天主經上「求祢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實在的做出來。也就是說會寬恕、會諒解、會同情別人、會寬恕七十個七次。這不是容易的事，原因很多，我們也都知道得很清楚。

寬恕的責任是這樣的困難，連我們的倫理往往也把它棄置在邊緣的角落裡，一直無法完成，我們也沒有勇氣去正視它。雖然如此，對接受來自天主的仁慈，我們仍然必須天天去作證。「如果你們不寬免別人，你們的父也必不寬免你們的過犯。」（參閱瑪六15）

十月十日

深植天主的仁慈於較複雜的環境或事件中

有些案件是盤根錯節雙方互有長短。也就是說，只是寬恕還不夠，還必須讓別人寬恕自己、求寬恕。自己固然受人得罪，實際上也是自己招來的，自己給了別人機會。雖然自己受了委屈、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也是因為自己的態度並非完全合理。這種情況就比較困難。

有另外一種交互糾結的情況更是困難，因為那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不能不這樣。也就是說，只知道寬恕還不夠，還須要知道與別人一起生活，須要會糾正、會修正錯誤。兄弟般的互相糾正，為一個信者團體十分重要，在初期教會裡實行過，但相當困難，必須有很大的愛德與謙虛。可是在我們的生活裡卻往往被淘汰掉了，因為我們認為太冒險、辦不到，也沒有效果。這樣我們就沒有充分地做到為天主的仁慈作證了。

讓我們們心自問：在這些機會裡，我們怎樣給天主的仁慈作了證？不只是用言語，更要用行動！天主愛了我們、寬恕了我們、接納了我們、從內裡改造了我們、也信任我們！

十月十一日

深植天主的仁慈於矛盾的環境或事件中

最後有一些互相矛盾的情況或事件。就是在有些情況，仁慈要求一種態度，可是治安與正義卻要求另外一種。這是非常困難的情況，而我們也並非常常能夠找到滿意的解決方案。這種情況給教會、給社會、給家庭造成很大的痛苦。既願意對這人仁慈，卻又怕對不起別人，或給個人、社會帶來傷害。於是，在價值取捨之間，產生了矛盾。至少在表面上，使我們不知如何是好，選擇那一面都不能兩全其美。

每一位負有責任的人，都會遇到不少這樣使人痛苦的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才會發覺：我們在仁慈生活上，距離高瞻遠矚和純真無瑕真是還遠得很。人的貧乏於此可見。有什麼辦法？我們能作的，只有把這痛苦呈獻給天主。

在有些情況，待人仁慈，就必須走出我們擁有的那一點點自我，獻出它來，於是我們也

就不願去做了。多少次慷慨的人到了極限，也只得承認自己不能再走下去，不能再做下去！這是我們人性脆弱的極限，使人痛苦萬分。走出自己的極限，就等於不再擁有自我，而陷入另外一個自己原來不願見到的悲慘。此情此景使人傷嘆，也使人意識到為做一次歷史性的輝煌燦爛的仁慈見證是多麼困難！於此我們也只有為我們也為別人哀傷、祈求。

十月十二日

祈求仁慈

教宗在「富於仁慈的天主」通諭裡講過：必須設法把仁慈導入並深植在生活中以後，又「必須為此祈求，以面對生理和倫理各種惡的現象，以應付現代人類生命在各層面所受到的威脅。」我們應當堅信，這種積極和真正對抗惡的祈求，天主的敵人是很高興的。

西門威爾（Simone Weil）有一段話，使我深受感動，他這樣寫說：「放棄一種快樂，即使是陶醉人的，或接受一種痛苦，縱然是劇苦，也並非難事。每天都可見到，連凡夫俗子也在作。可是如果只為天主、只為那在天上而不在別處的真天主，放棄一點點快樂，接受一個極簡單的困難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為這樣作不是接受痛苦，而是接受死亡，接受一

個比身體的死更徹底的死亡，這會使人性感到恐怖。」其實，戰勝惡也正在這時刻，也就是在相信一個並不能當時立刻見效的祈禱價值上。

我們的祈求，特別是不能再有任何作為的事件上，是一種抵抗邪惡的真正方式。所以，我們不應怕沒有效果而放棄祈禱，就像我們往往受到的誘惑，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直接搖撼邪惡於分毫。為此，我們祈禱會遭受痛苦、甚而會傷心落淚。但是，另一方面天主會使我們看到就連在這種情況下，也能以仁慈、以愛真正去幫助別人，以奉獻自己去關懷照顧他們。

十月十三日

「憐憫人的人是有福的」（瑪五7）

為天主的仁慈作證是什麼意思？對於生活又帶來什麼？「我要給惡人教導祢的道路」。既然知道，我們距離真正的為天主的仁慈作證還遠得很，就讓我們重回聖詠第五一首的祈禱，它會告訴我們主的道路：「天主，求祢給我再造一顆純潔的心」，因為我沒有，求祢給我造一顆新的心。「求祢使我心重獲堅固的精神」，我的心已疲憊不堪，充滿恐懼。「求祢使我重獲祢的喜樂，求祢以慷慨的精神來扶持我」，使我做祢仁慈的見證，以滿足我許多兒

弟姊妹們的願望，他們在等著。仁慈的父啊！祢愛了我，也召叫了我，也是祢教導我和許多其他的人，在悔改與仁慈的路上同行。

在這裡我想借用富高（Charles de Foucauld）的話來作個結論。他說這篇聖詠是一篇祈禱，是人每日向天主的祈禱文，在這祈禱中，人的經驗就是它的解釋。以後他又說：「（這篇祈禱）從想起我們自己、我們的罪過開始，以後通過人，直到瞻仰天主，並為所有人的回頭而祈禱。」

所以這篇聖詠是普遍性地為所有人的祈禱，沒有一個人除外。從此人類的歷史就成了一個整體，人人互相關聯，彼此休戚相關。如此，在這祈禱中我們彼此紀念、彼此寬恕、互相幫助、互相支持，好能在這福音悔改的路上、在這困難累人的行進中，還給基督一個歷史性值得相信的風貌。

這一詩篇反映，我們是生活在自己的辛酸，也是生活在聖神的無限喜樂中。聖神把這喜樂傾注在我們心中，為使我們的生命在喜樂與痛苦中成長茁壯，在歷史中邁向與天主、與基督的合一。

十月十四日

一個沒有邊疆的和平

對於政治和平（東西方的問題）與社會正義（南北的問題）之間的關係密切，大家都有同感，因而說世界層面的彼此關懷與合作，非常重要。而且爲了各民族的共同利益，這在倫理方面應是不能推卸的責任，在法理方面也是不能放棄的權利。

政治與經濟彼此對立的團體，往往為了利害衝突，在民族間造成分裂與對抗，這是進步發展與和平共存的障礙。在這種環境中，受苦最大的就是老百姓，尤其是弱小和貧苦的大眾。如果是這群貧苦弱小的大眾怒氣填胸起而報復，並訴諸暴力和恐怖行動，那些手無寸鐵的無辜大眾就更慘了。

在集團對抗的情況中有三種災害，那就是：擁有核子武器、傳統軍火買賣升高、以及貧窮落後。這三種災害都非常嚴重。第一種禍及東西方的關係，第二種影響著所有對立對抗的集團，第三種更是影響著南北雙方的關係。因而一個生活在彼此依存關係中的世界，不能不渴望一個惟一而整體的和平。

和平進步、生活富裕不能只爲某幾個人。喪失和平也不只是在那正鬧衝突戰亂的地方。

那裡一有經濟與社會剝削，和平就已經在那裡開始衰亡了。只是妥協或尋求一時的均衡是不夠的。一個建立在沒有社會正義和觀念衝突上的和平，為世界，總不可能成為真正的和平。

有人認為這些衝突和緊張是不能避免的，要想實現另外一個世界，純是不切實際的烏托邦。對於這些人，我們的答覆是：一個真正和諧、和平、幸福的世界是可能的，我們能夠而且也應當計劃建設一個新的典範社會以及國際關係。

十月十五日

和平的四大柱石

教宗若望廿三世在「和平於地」通諭上所表達的信念，一直到今天都還是非常的合乎時宜。他說，和平的條件是一個國際團體應在**真理、正義、彼此關懷合作以及自由的原則**下運作。這是和平的四大柱石。

這樣的和平，是一種不能分割與最高的財富。但並不是個人與社會的其他基本價值，都應在其下並為它而服務犧牲。它並不是「不計任何代價的和平」，就像為了和平、自由與民族尊嚴都可犧牲，絕不是這樣。相反的是，這一切財富都能在和平中和諧共存，受到尊重。

如果有人想，為達到和平的目的，一切基本人權、尤其是自由都可犧牲或受到壓縮，那是大錯而特錯。

我們有義務提示那些爲了拉平某種文化差距而淡忘了歷史教訓的人。請他們想一想，我們父親那一代爲爭取被極權所剝奪的自由、付出了多高的代價，他們爲完成這個天賦使命、出生入死走上了戰場。

我們熱愛、體味並小心翼翼地維護我們在這裡所享有的自由。在地球的這一方雖然也有其一切的矛盾，但在民主政治的運作調整下，我們的意識覺醒成熟，我們知道自由不是一種可以自由運作的價值。我們自己今天在這裡能夠表達我們的信念和對某事一些不敢苟同的意見，也完全是因爲自由受到認可和保障的緣故。

十月十六日

教育的課題(一)

教宗保祿六世在一九六七年制定每年元旦舉行世界和平日，他的講詞中有幾句一針見血的話，值得我們深思。他警告說：「和平不能建築在虛偽的講詞上，這些話好聽，因爲符合

人們內心深處的真正願望；這些話也能夠有用，可惜祇是為講話的人隱瞞他的虛情假意，或者乾脆為掩飾他的欺騙或偏袒某一方面利益的意圖和行爲。」這一段話叫我們想起來，我們對人和基督徒的偉大價值，所給與的支持常是多麼地脆弱與無常！怎麼辦呢？為改善這種情況需要一種認真的訓練，使學員不但勇於負責不怕犧牲自我，同時還能培育出一個堅強正直的天良。

在這個前提下，我冒昧建議訓練教育要從三方面著手，因為我自己，還有許多別的人都堅決相信：如果和平運動不把根基深植在真正愛好和平者的良心中，那是注定一定要失敗瓦解的。

(一)要以**使命精神**從事工作：為什麼不鼓勵人也從使命的觀點去選擇這類的工作呢？這類工作在道德方面要求很高但並不被視為升遷的跳板，比如：醫院診所的護士，重度殘障人士的護理，以及其他一些服務人員，尤其是要求嚴格自制與犧牲精神的男女守衛等。

十月十七日

教育的課題(一)

(二)國民服務。更廣泛的國民服務不應損及原始的特殊目的。良心的異議，亦即由於道德良心的理由而拒絕接受遵守某條法律。對於這種行爲，良心應負極大的責任，爲我們的民主制度也是一個很棘手而複雜的問題。必須嚴加檢束，以免造成不履行公共義務與濫用各人權利的流弊。政府應勇於戰勝沈默、推託、短視，沒有計劃，否則很可能造成此種服務的品質低落，而使某些個人的投機有隙可乘。無論如何應使原有的偉大動機、利他以及奉獻犧牲的精神，完整保持，因為見證由此而生。

(三)愛。最後我想建議在一種新的觀點下，去看愛的普遍經驗，也就是人的愛的經驗。愛使我們經驗到，它是一種強烈的力量、強到使人忘我，甚而忘掉自己是人類群體的一員。更仔細去看，它是一種圓滿的經驗，它向人要求一種基本的謙虛，承認自己的貧乏和不圓滿，承認爲自己生命的圓滿需要另外一個人。這樣愛的普遍經驗是：從自認貧乏到走向他人，從走出自我而至嘉惠他人，從而瞭解到愛人尚有其他形式，進而愛到最高點、完全自我奉獻，天之道成人身、愛的宴饗。

由於愛的經驗，從在純真中相愛、而至走出自私、到忘我的愛，就不難發現，我們還在願望更上層樓，願意達到愛的本身。愛是獨立的一位。天主就是愛。於此亦更見天主愛的誠命之普遍性。

十月十八日

高與深

在戶籍紀曾記載來自天上的平安：「願上主的慈顏光照你，仁慈待你。願上主轉面垂顧你，賜你平安」（五25—26）。平安從天上，從天主的慈顏、天主的能力、天主的光榮來到世界上。平安之深，我們從保祿致迦拉達人書以及福音中可以知道。保祿宗徒說：「聖神到我們心內喊說：阿爸，父啊！」（參迦四4—7）。路加聖史說：「瑪利亞卻把這一切事默存在自己心中，反覆思想。」（參閱路二16—21）

所以平安是來自天上的恩賜，是天主的慈顏照耀我們，但它也在心靈的深處，在信者的心中喊說：「父啊！」它也在瑪利亞反覆思想平安奧跡的心靈深處。聖母瑪利亞是平安的見證，她聽到了天使傳報平安的喜訊。

十月十九日

和平來自人的心中

「和平在人的心靈深處」，這句話究竟有何意義？它的意思是和平來自人的心中。為此，我引用教宗的一段話，這是他在談到國際社會的新典範，或更好的說，一個新的人團體，一個唯一手足情深的人類時說的，他說：「這種社會的新典範，不能簡單的來自上級的安排，或只是用方法和技巧來使它運作。最主要的是，人的心靈和態度應當轉變，這需要個人的革新與悔改……：如果人類當真願意進入一個和平的時代，這就是應當走的路線。」

如果和平來自心中，也存留在心中，那就沒有人能夠把它奪走。一旦和平在我們心中紮了根，那我們就會像聖母瑪利亞一樣，面對著驚天動地、改變她的全部生活、新奇而又不能解釋的事件時，不是讓這些事件把她捲走，而是在平安中屹立不搖，謙虛地追尋天主旨意，儘量地調整補救。

我們就像保祿所描述的基督徒，像保祿自己一樣，他雖在迫害、痛苦、缺東少西、被陷害，諸多困難的時候，仍然覺得心中有子的呼聲：「阿爸，父啊！」這樣自然就沒有任何人的力量能夠把這和平從他奪走了。如果我們能像瑪利亞和保祿一樣存留在這種心靈深處的境界中，那也就是存在於生命的默觀、聆聽聖言、懺悔聖事和天主的恩寵中了。

這種平安，什麼也不能把它奪走。無論是戰爭、是橫逆、是權勢、連消費享受，以及社會形形色色的低落等在內，都不能把它奪走。任何事實、任何空氣和精神的污濁，連死亡在

內，都不能從我們心中把這平安奪走！這平安不能受到破壞，它要使人與社會重生。

十月廿日

和平是一種恩惠

和平來自天上，是一種恩惠。它是脆弱的，像所有的恩惠一樣。一旦喪失了恩惠的意識，它也就喪失了；一不再祈求，它也會飄落無蹤；它一成了理所當然的或廉價折扣品，或只想靠著技術方法或人的力量來維持，那也就喪失了。但當我們承認它是天主、一切和平之父，和平之主的恩賜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接受它並且通傳給別人。

這個和平關係著南與北、東與西、社會情況不同、經濟政治衝突的不同世界，它願意把類人的大家庭合成一個精神共融體，把所有人的心凝聚成一個。

「啊，主啊！這個和平是祢的恩賜，由祢、由上而來，不是來自戰略或外交。主，我們向祢懇求這種和平、我們與各種不同宗派的基督徒弟兄們向祢祈求，求祢賜給我們和平、也賜給我們個人和團體都回心轉意。求祢也把和平賜給整個人類。主，我們相信，祢願意把它賜給我們，它是我們的，誰也不能從我們手裡奪走。」

十月廿一日

亞西西的聖方濟、和平的建設者

聖方濟並不自滿於宣講和平。他宣講「和平與幸福」，也建設和平幸福。他向古比奧的狼（人——狼）要求也提供了「和平條款」。他從阿來藻、從色納趕走了派系鬥爭的「魔鬼」，他也拒絕了那些不能容忍別人的反對者。他叮嚀那些被派往回教徒中去的小弟兄們「要服從一切人的權威」，在一切事上都服從，只在相反靈魂的事上例外。

他是那城的朋友，他本城的朋友。他從不過問政治。不過，上級與下級間的和平條款是照他的精神制定的。他完全照福音去生活，徹底地、沒有條件地。照福音就是照福音。只此而已。

他開始與非基督徒、與無神論者對談，註銷了「仇」人的名單。他生活在友誼中，也要求自己的人與他人作朋友。友誼就是他的教育法、他的神學。他不是文化人，也不是神學家；他不善於組織，也不生活在高級文化中。他是文化的現身，他激起了一種新的神學（基督人性的神學、十字架的神學），這也就是以後依納爵·羅耀拉的，還有路得的和艾荻斯坦的神學。艾荻斯坦（Edith stein）是一位希伯來籍加爾默羅會修女，死於納粹的毒氣室中。

方濟各不詛咒受造物爲魔鬼、幽魂所在的空間。他在受造物身上恢復了創造的聖經意義，他和受造物展開了對話。多瑪柴拉諾（Tommaso da Celano）說，方濟各「稱所有的受造物爲兄弟姊妹，他懂得受造物的秘密，別人都不懂。」他一點也不是泛神論者，而是對受造物的讚賞、拯救與友愛者。

十月廿二日

受污辱的耶穌

「那些羈押耶穌的人，戲弄祂、打祂，又蒙起祂來，問祂說：祢猜一猜是誰打祢？他們還說了許多別的話污辱祂」（路二二63—65）。可惜的是，在教會中發生過許多迫害、在世界上也有許多的酷刑，這是真實而慘酷的事實，使耶穌的那一幕在今天重演。只要是聽聽幾位親身有過這種經驗的人的敘述，就能明瞭。我們現在對於這些迫害略作默想，以便瞭解耶穌是怎樣生活過來的。

伯多祿在他第一封信上關於耶穌的遭遇作了個解釋：「祂沒有犯過罪，祂口中也從未出過謊言。祂受辱罵，卻不還罵；祂受虐待，卻不報復，只將自己交給那照正義行審判的天

主。」（伯前二22—23）

自然在這段話的背景裡有依撒意亞五三章，雅威僕人之歌，更好對照著讀：他在刑罰他殺害他的人面前，默不作聲。

十月廿三日

誰在污辱耶穌？

現在讓我們反省一下，這一幕的意義。

是誰在污辱耶穌？是那些衛兵、僕婢們。是那些經常受到上司輕視和污辱的人，他們習慣了，認為強就是權；誰強就應有權利。平時是他們受屈辱、受卑視，聽使喚、服勞役，做最無用的事而不能反抗。可是這一次竟有一個人比他們還軟弱，於是人性的弱點就都暴露了出來，野性大發地一個欺負另一個，過去多少次他們受到壓迫，沒有理由的被拳打腳踢，現在可輪到他們對這個不如他們的人大展身手了。他們的生活痛苦屈辱、沉重得難以負荷，沒有半點出頭的希望，也沒有家庭的喜樂，他們所表現的正是他們的本色。不是純粹的邪惡，而是人的痛苦，生活在不能再承受的環境，於是今天就發洩在耶穌身上。

十月廿四日

他們作什麼來反對耶穌

他們一定挑動祂、打擊祂最心愛的地方、打擊祂的先知資格、打擊祂——「父的聖言」：「猜猜看誰在打祂！」他們凌辱祂像一位普通人，其實祂能透視人心，他們把一位能講出真理的人當成普通的凡夫俗子。

可是他們在做這一切時，究竟想些什麼呢？可能他們驚奇地問：為什麼這個人沒有反應呢？在祂身上究竟有什麼呢？為什麼祂不反抗我們呢？祂不是我們所想的基督。也可能他們在等著一個激烈的反應，結果是失敗了。他們感到驚奇、感到困惑。

耶穌怎樣反應的呢？路加給我們說，耶穌一句也不答應。若望說，耶穌一面緘默，一面善言澄清：「如果我做的不對，請告訴我那裡不對。如果對，你為什麼打我？」（若一八23）

十月廿五日

耶穌在被虐待中傳福音

耶穌這位福音傳播者，在祂受虐待的時候，還向打擊祂的人們心靈深處講話，設法使他們認真地想一想：爲什麼你這樣做？爲什麼你對你自己不滿意？你心中受到了污辱，你感覺受壓迫，你要想法瞭解你內心深處的希望是什麼？如果你願意，你可以打我，但一定要弄清自己的願望，要弄清你要作什麼？這一番話，耶穌不是用言語，而是用緘默講的。祂在心中一定原諒他們，祂瞭解他們的粗魯，他們的殘暴。祂瞭解，追根究底，並不都是他們的過錯，祂爲他們自我奉獻、爲他們奉獻作爲救援、作爲父的溫良聖言。

我們很難瞭解，怎麼一位天主表現得這樣柔弱無能？爲什麼耶穌竟讓邪惡如此地發洩？竟還想用忍耐而不用譴責或懲罰把情勢改變救治。

求主耶穌讓我們真正地領悟，天主在耶穌身上所表現的這種柔弱，瞭解教會手無寸鐵、受迫害的「無能」，其奧秘何在？因爲從這裡教會產生了一種不可思議的光輝。我們只要睜開眼睛向周圍看一看，就可見到一般的群眾、一般的信友，比方在波蘭、在中國大陸，有多少可歌可泣的奇妙教訓給了我們，他們表現了驚人的信德、負責、教會的活力。波蘭的教會雖然也運用了一些勇敢的方法、以言語、以抗拒來維護了自己，但常是非武裝的、軟弱的方法，總沒有用武器、用暴力來抗爭，相反的常是以溫和、以信仰的堅持，不以基督的十字架爲恥，不懼於忍辱負重、自我犧牲。

十月廿六日

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

只有對救恩史更深入的思想，我們才能夠瞭解，軟弱會產生無限的力量。這是一個見證，證明手無寸鐵的人們與沒有武器作後盾的呼喊，在堅持不變的原則下，終會爭取到公平與正義。

這個事實對我們來說就像是天主的話，在告訴我們為什麼，天主的大能不僅是表現在行動上，而也表現在受苦上，而且是那樣謙虛、純樸、溫良地受苦，表現著深度尊嚴地受苦。

當我們注視基督的這一幕時，我們不禁要問，究竟誰是勝利者？是誰代表人的真正尊嚴？無疑的是耶穌在代表著一個真正完人的本質，是祂瞭解並戰勝了那些反對、迫害祂的人們，祂的溫良使他們困惑，這樣反常的作風使他們恐懼。

十月廿七日

迫害的省思

無疑地，迫害是一種惡、一種災禍，就此而言是不能接受的。對教會的迫害直接違反教會的目的，因為它使福音的講論中止、使傳播受到阻擾、使彼此的對談結束。

所以教會總不能希望或祝福迫害的到來。然而，實際上我們也必須承認，在教會史上，迫害也確實構成了教會的部分形象。這個事實，宗徒大事錄的作者在給我們講述初期信友的遭遇時，也在天主的啓示下作了廣泛的神學描述。

於是，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受迫害的這一消極現象只是教會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具體事件，或者從神學方面也多少屬於教會特點之一？我說「多少」，因為它並不屬於教會的主要部份。

十月廿八日

解釋教會受迫害的原則

宗徒大事錄提供了解釋受迫害的原則，使我們可以從對歷史事件的認知，過渡到事實的神學意義。

首先我們必須說：宗徒大事錄並不提供歷史社會的解釋，那就是：在世界上衝突與誤會

是經常在發生的事。也不能給我們一個倫理答案說：壞人反對好人。然而卻提示了一個真正而深刻的神學解釋，我們只聽人講是沒辦法完全瞭解的。它是為給成熟的教友，為給那些經過考驗的人。像保祿，他只是在第二時期、在教友為傳福音受了許多痛苦之後，才提供給他那些教友團體。

保祿和巴爾納伯「向那城傳揚福音，使許多人成為門徒，以後回到呂斯特拉、依科尼雍和安提約基雅，到處堅固門徒們的心，鼓勵他們堅持信仰，說我們必須經過許多困難，才能進入天主的國」（宗一四21—22）。在這裡說：「堅固門徒們的心」，因為迫害能使人洩氣、失望、害怕、身心疲憊。

至於宗徒說的那一句：「我們必須經過許多困難」，是基本的，但不容易理解。不過為那些聽保祿講話的教友一定不難懂，因為他們受過舊約的教育薰陶，所謂的「必須」是為滿全天主的神妙計劃。在保祿和巴爾納伯的默觀洞察下，也是把許多的困難和迫害視為救恩計劃的一部份。這樣就進入了信賴，靠託天主的奧秘之中。

十月廿九日

「幾時人們辱罵迫害你們，你們是有福的。」

一個教會受到迫害，應該有什麼樣的靈修呢？我們現在設法提出幾個邏輯的答案，那就是一個受到迫害的教會應鍛鍊忍耐、恆心、完全的靠託和靜候更美好的明天。

可是在**宗徒大事錄**上提到某個教會受到迫害時，最常有的一個特色就是：**喜樂**。真使我們驚奇。大家還記得，宗徒們在公議會裡受鞭打的那一段，公議會是他們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的最高機構——鞭打之後，遂釋放了他們，「他們高高興興地從公議會前出來，因為他們配為耶穌的名字受污辱。他們每天不斷在聖殿內，或挨戶施教，宣講基督耶穌的福音」（宗五41—42）。

耶穌這名字的力量，真使人不知所措！

是誰給了宗徒們這種難以置信的喜樂呢？一定是天主聖神，因為使他們在迫害中感到喜樂，沒有任何其他的理由。不錯，宗徒們是按照耶穌所講的真福去生活了，可是我們也多少次聽到了同樣的話，我們又是多麼容易把它忘得一乾二淨！「幾時人爲了我而辱罵迫害你們，捏造一切壞話毀謗你們，你們是有福的，你們歡喜踴躍吧！」（瑪五11—12）。祇有天主聖神才能夠把這些話變成生活的具體態度。

十月卅日

我們今天受到迫害嗎？

我們提出了這個問題，是為把我們的教會與宗徒時代的教會迫害拉上關係。很清楚地，教會是為了福音的緣故，在東方和在非洲及世界若干的其他地區，處於嚴重的迫害之中。但是現今我想特別一談西歐的教會。今天在這裡的教會，正處於一種典型的窘境：被拒絕、遭否定、被排擠到文化和社會的邊緣、缺乏大型公共資訊的工具等。

可是教會在這裡受到迫害嗎？照我的看法，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要非常的小心謹慎，不能玩文字遊戲，特別是不能用那些含義不明的刻薄字句。隨隨便便把西方的教會比做真正受到痛苦迫害的弟兄們，也是不公道的。每一種情況的是非曲直，應當保有它的廬山真面目，不能任意畫蛇添足。

再者若把這裡的教會硬罩上一層迫害的面紗，那豈非隱藏了我們的懶惰？假設我們曾經多出過一些力，更好的把握住能夠有的契機，我們一定會有更多的活動空間。如果我們因為不想付出更多的心力，而就說沒有一展身手的機會，那當然就真的沒有機會了。無論如何，我願意提供兩段新約聖經，好能多少幫助我們瞭解，連在我們這裡也能夠為耶穌的名字受些

苦，而且這種情況實際上也真有。

一、第一段經文取自宗徒大事錄五41—42，前面已看過，宗徒們被鞭打後高高興興，因為他們配為耶穌的名受污辱。受污辱就是在人跟前丟臉，喪失了名譽和權利。

二、第二段經文取自保祿書信，在那裡說宗徒在斐理伯受苦：「你們也知道我們來到之前，曾在斐理伯吃了苦、受了凌辱；可是依靠著我們的天主，我們還有勇氣在艱鉅的格鬥中，給你們宣講天主的福音」（得前二2）。

所以我們應當承認，在我們這裡確實是有不少的情況，使有的人為了愛耶穌（不是為爭取利益、職位、優勢）而喪失了榮譽、面子、權利、優勢和前程。在這種意義下，這些人實際上真是參與了基督的苦難。

也有一些情況，在那裡教外的驕傲自大和教外的環境看不起也拒絕耶穌和因耶穌之名而來的人，或是把耶穌推向社會邊緣。在這種情況下，也是真正地為福音而受苦。知道了這一切之後，應當能夠幫助我們不只在歷史——社會或倫理的角度下，去過這種生活，而是應當以初期教會的精神，那就是在喜樂中、在坦誠和更自由中去度生，同時堅信已與耶穌基督真正地更肖似了。

十月卅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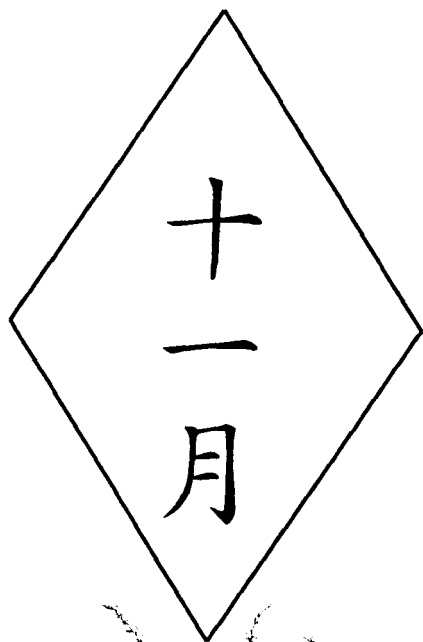
施比受更有福

現在我們面對的是聖經上的一顆珍珠，是施與的真福。在文字上看，似乎它比其他的真福還更強勁，因為其他的真福沒有對比，顯得力量不夠：「貧窮的人是有福的：：：溫良的人是有福的：：：心裡潔淨的人是有福的」。

施比受更美、更有福，這一肯定推翻了人們貪婪的順序。保祿也因此給了人一個新的遠景，一個只有因著聖寵的福音，靠著天主的恩賜才能達到的境界。

天主的本身就是奉獻，人是照天主的肖像造成的，所以人之本色更在於施而不在於受。

十一月



十一月一日

「天主的危機」，使一切都功利化

拉拉納加 (Larranaga) 有一本著作，書名「忽略了祈禱，天主就成了無名氏」，讓我給大家念幾段：「如果長時間忽略祈禱，那麼天主就會「死了」。其實，並不是天主本身死去，因為祂的本質是生活的、永恆的、不死不滅的。祂是在人心中死去，就像一株植物因為沒有澆水而乾死了。」天主死了的意思是，人到了一種好像天主不存在的境界，雖然表面上他與天主的關係還維持得相當好，如在神聖和教會的層面上。可是實際上已經達到了真空狀態。「揚棄了生命之泉，很快就會變成生活上的無神論者。到了這個地步的人，雖然……還繼續主張——縱然也相信——假設的天主還有一些價值，可是實際生活就像天主根本不存在一樣。這樣的人在宗教與新潮的祈禱上飄忽不定、嘻嘻哈哈忽東忽西，說什麼：天主多半被神話化了；個人祈禱是浪費時間、是自私偏差的餘燼；我們是生活在一個俗化的時代，宗教什麼的今天徹底的落伍了；傳統的祈禱方式是主觀的挖空心思的產物等等。總而言之，祈禱成了問題，成了純理性的問題。不是好徵兆。」

「這樣製造了價值顛倒，計劃偏離。從許多方面高呼：天主，不需要到高山上去找。也不需要到『心神與真理』中去找。要找，更好是到飢餓群眾的叫喊中。不必救自己的靈魂，更好是救群眾脫離剝削與窮困；必須超越祈禱與生活、工作與祈禱這種二分法：：：在真理與事實的閃電重擊下，輕率的神學必會倒地不起。」

「這樣一有了天主的危機，一切就開始功利化了。可是聖經告訴我們，天主還是遠在功利之上。聖經只肯定一件事情，那就是：有天主。天主揀選了一個民族，這民族的最後使命就是向全世界宣告：有天主。這個民族只是為崇拜祂、感謝祂、讚美祂，並為祂做見證。如果我們忘記了天主子民的這個無用的目的，那我們就永遠漂流無定沒有目的的行進了。」

(頁 30 | 30)

上面這一番話似乎太重了。可是它卻使我們意會到今天有些宗教人士，討論、爭辯一些很重要的問題，東拉西扯，不是因為行情很重要才討論，而（從他們的方式、語調、和前因後果可以知道）他們的討論也只是替代實際上在他們的心靈深處已經死去的宗教情操而已。

十一月二日

希望的見證

現在的信德危機很嚴重，這使我們不禁要反省有關永生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似乎陷於黑暗之中，被籠罩了起來。現在我只提出簡單的幾點：無疑地，對於永生，今天連在基督徒良心上也有了危機，而且好像在講道時，也很少提到永生這個問題。同過去不一樣，今天更多講的是責任，對於今天教友的责任以外的永生，就像有一種恐懼感，不敢提起。我說這個，並不是責怪現今的講道，而只是請大家注意這種困難，至少在言談方面的困難。這種困難也涉及觀念方面，就像信理部關於永生這一問題在公函中談過的（末世的幾個問題：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五日）：「怎麼能夠無視於許多人在這方面的困擾與不安？有誰沒注意到，這種懷疑正在慢慢的滲透，且深入到心靈深處？雖然，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教友還不致陷於懷疑，只習慣上不去多想死後怎樣，因為他覺得有些問題，自己不敢去答覆。死後還有什麼存在嗎？在死去之後，還有什麼屬於我自己的東西存在嗎？是不是一片虛無在等待著我呢？」

十一月三日

面對死亡的困惑

信理部的公函，是從教會一般的情況出發來作反省（特別也是針對西方和北歐的教會以及盎格魯撒克遜地區），提出困難，也建議一些補救之道。不僅是在思想上，也在基本上和神學上，因為神學也是困惑的共同原因之一。「在这一切之上，要辨別出這些神學論戰在精神上所造成的影響，這種論戰廣泛地散佈到了社會公論之間，對此，大部分信友既不能瞭解其正確的內容，也不知其重要性。他們聽到討論靈魂的存在，死後生命的意義，及一位教友的死與眾人復活的關係等等。一般信友大眾都像迷失了方向，再找不到他們熟悉的字彙和見解。」

我說過神學上的困惑，或者更好說在神學與牧靈關係上的困惑。關於這些，我願意作個最後的提示，那就是在面對死亡時教友感覺到的困惑（這種經驗我常有，今天更特別強烈）。教友今天也在現代社會趨勢的影響下，以某種方式去拒絕或漠不關心並故意隱蔽不看死亡這一事實，以及相關的問題。從喪儀的習慣、訃文、以及對於這件事的想法可以知道。一般人對於死亡，都有一種迴避隔離的傾向，儘量把它推到一邊，對於人生的問題也不求甚解，可是在另一方面有關死亡的事件、新聞、情況卻又繼續不斷殘酷地衝擊著我們，一

再殘酷的提出這一問題。人是願意把它拒於千里之外，可是偏偏不期然地它又出現在你面前。

十一月四日

缺乏信德

我們發現在教友生活中，在我們所有人的生活中（因為我們都受過洗、也都受到時代的誘惑）都或多或少的缺乏信德精神。我們沾滯在可見的事物上，連在教友生活、教會生活以及教會的事務上也不例外。因為看得見的是直接的，而且這些能夠計算的東西，也給人一種平衡的感覺。信德一缺乏，對事物的眷戀就會產生，這些事物都是可見的。我們並不說這是沒有超性的信德，但事實上是沒有生活的信德，也就是缺乏活生生、有活力的信德。生活的信德特點是有強烈的天主意識、虔誠而深度的祈禱、以及傳播信仰的活力。

「一忽略了祈禱，天主就會落到無名氏的下場。」一忽略了祈禱，看不見的超性生命就變得毫無意義。由於從自己的文化生活裡剔除了這個信德的因素，那麼這個文化生活就會逐步喪失它的意義、光彩、積極與活力。再者缺乏生活的信德，同時也就缺乏望德，因為永生

是望德的問題，是把我們的寶藏完全放在天主那裡。我們也不願意說缺乏生活信德的人就完全沒有望德，因為在青年一代有很大的希望，他們很有慷慨與奉獻的意識，這表示他們有望德。所缺少的只是一種視野廣闊的望德，沒有把望德投射到永恆、完美與絕對上，只到了永恆的前一站就自滿自足了。永恆的前一站是很容易控制的有形事物。所以人並不是沒有望德，因為在信友心中有望德，而且也屢次有真正的、感覺到的也經過考驗的信德。不過這信德與這望德，並沒有在所有的各個層面上發揮出來。

十一月五日

望德的增長

教友雖然未必常常明顯地關懷永生，但偶而暗中還打著永生的算盤，就像在生病的時候、在痛苦的時候，會想起永生來，但以後又消失在日常的遠景中了。若要望德增長，只偶而用望德來粉飾一下是沒有什麼用處的。必須在已有的望德基礎上，培育它，使它的層面日漸提昇擴展，才能奏效。

永生的視野灰暗不明，為求補救矯正，福音提昇的根治辦法是給望德、信德、祈禱足夠

的空間。給空間就是調整自己的心，好能讓信德與望德的精神自由的擴展。信德、祈禱與望德，是靈魂的超性呼吸、是人之本質的命脈、是對有形事物的超脫、是把自身靠託於無形可見的天主、所以也是把身體與生命向天主的交託。把宇宙與歷史交託給無形可見的天主，好使天主把那新城，從天主來的天上的耶路撒冷賜給我們。

十一月六日

由戰爭到和平

舊約中有一首歌，描述依撒意亞先知的一個神視：「到末日，上主的聖殿山必要矗立在群山之上，超乎一切山岳，萬民都要向它湧來。將有許多民族前去說：『來，我們攀登上主的聖山，往雅各伯天主的殿裡去！他必指示我們祂的道路，教給我們循行祂的途徑。因為法律將出自熙雍，上主的話將出自耶路撒冷。』祂將統治萬邦，治理萬民，致使眾人都把刀劍鑄成鋤頭，將自己的槍矛製成鐮刀。民族與民族不再持刀相向，人也不再學習戰鬥。雅各伯家！來，讓我們在上主的光明中行走吧！」（依二2—5）

依撒意亞的神視，很可能是在一個希伯來人的節慶上，他看到許多人湧向耶路撒冷時有

的。在這裡最好把先知所描述的幾個圖像指出來。

第一是那座極高的山：聖殿就建在那座山上，藉著聖殿，山頂好像直觸到天。第二個是登山的那一系列人潮。這在指出歷史的潮流，受了神秘聖殿的吸引，是向上去，而不是懶洋洋地流向平原。

之後一片歌聲傳來，這是以色列人向熙雍山行進中在唱的登山之歌。在歌中指出了，天主的道路變成了人的道路，人在天主的路上行進。最後，有和平與戰爭的工具互相對比：刀劍——鋤頭；槍矛——鐮刀。這是情況的大轉變，由戰爭到和平。

十一月七日

教會之存在為使人類統一

「教會在基督內好像一件聖事（是神聖的，因而是有能力而奧秘的），就是說：教會是與天主親密結合、以及全人類彼此團結的記號與工具。」（教會憲章 1 B）

「記號」的意義是表示；「工具」的意義是因天主的力量而發生。表示什麼和發生什麼？表示人與天主的親密結合，發生全人類團結一的功效。這就是我們被召默觀的對象。

比方說：我們可以在依撒意亞的神視去看它：一座大城、一座大聖殿在山頂上，所有的人到這聖殿裡來聽天主的聖道、遵守天主的誠命。理想是所有的人都能聚在一起，彼此團結合作，四海如兄弟。

換言之：**教會存在的目的，就是爲使人類團結合一**。合一是歷史的終點。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歷史中的一份子，都是向著人類的團結合一而邁進。不只是向著天國之最後的、完滿的、末世的合一而邁進，即當基督把天國交給天父之時，也是向著現今已在實現中的合一而邁進，因爲教會已經是此一合一的記號與工具。所以教會有責任使全人類合一、使全球團結的理想得以實現。

另外一個形象我們可以默觀的是默示錄（二一，二二）上說的：從天上降下了一座城，在那裡沒有悲傷、沒有哀號、也沒有眼淚，因爲在那裡天主與人同在，天主常與我們同在。基於此一團結合一的目標，人類的歷史行程才有意義。團結合一，就像每日生活譜寫的歷史篇章上的印信，我們所有的人都被召把它生活出來。

還有一個圖像是**教會憲章**提供的：耶穌在十字架上，被舉於天地之間，吸引萬民到祂跟前，藉著聖神把他們組成自己的奧體——教會、救恩的普遍聖事。此一基督的工作仍在進行，把人們合於教會，並通過教會，使人合於自己。基督在人類中的合一工作是透過教會、也藉

著聖神。總結這幾個圖像，我們可以說大公會議教導的中心思想是：按照天主的計劃，在基督內使全人類團結合一。

十一月八日

三種嘆息

我們個人每天的歷史，都應推動世界與人類的歷史走向基督——我們的主與審判者。有什麼能幫助我們瞭解這一切？聖保祿致羅馬人書上有一段（八18—27）可以答覆這一問題，在那裡宗徒提到三種嘆息。

一、受造物的嘆息：「一切受造之物都一同嘆息，同受產痛。」

二、我們的嘆息：「……就連我們這已蒙受聖神初果的，也在心中嘆息，等待著義子期望的實現。」

三、聖神的嘆息：「而聖神卻親自以無可言喻的嘆息，代我們轉求。」

嘆息指的是什麼？嘆息是一種強烈的願望，在受到壓抑而又無法制止時的哀鳴，它來自心靈深處，代表著某種深度的情愫。在保祿這段話裡，嘆息代表的是願意人類的團結合一在

歷史的終點，完滿的實現。

保祿首先在物質的受造物中看到這種嘆息；但這嘆息也在文化中、在社會上、在民族間、在他們的開發中、在各國的歷史上、也在戰爭中。只要用心地讀一讀歷史，你就可以發現，到處是一片嘆息聲。

其次保祿想到基督信徒的嘆息。我們注視著福音上的耶穌，讓祈禱的精神帶領著，對人類的必須團結合一大聲疾呼。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就是這樣的典型人物，他開口、他吶喊。他向全人類說明合一的必要，他給所有的人說：如果你們不尋找這種合一，紀元兩千年會把我們帶向災禍！如果你們不能尋求彼此諒解，那你們將不能活過去！這是信者的呼聲，是感到福音力量者的嘆息，他知道復活之耶穌使人類合一的大能，他向四面八方的人高聲疾呼。

最後，信者的嘆息受到聖神嘆息的支持，充塞於宇宙，滲入基督徒的心中，啓示他們對於天國的鄉思，使他們預見天主之國的完滿實現，領導他們信心十足地勇往直前。這樣天主聖神在我們內幫助我們，辨識出天主的道路以及人類歷史走向天國合一的途徑，好使我們像教會一樣為人類的此一合一而服務，成為合一的聖事、記號與工具。

十一月九日

我們的任務

爲我們自己，我們能夠作出什麼結論？到世界各地宣傳人類的合一，使所有的人瞭解，一切都以基督的十字架與復活奧跡爲聚合點，這一定不是我們應當去作的。我們應當作的任務有四種，大體敘述如下，以後每人參照自己的實際情況裁奪如何去實行。

一、我們應當走出狹隘的視野：如果一位教友不把自己的心向受造物以及聖神的嘆息開放，就不能算是真正的教友。我們的團體只捲曲在自己的小天地中，自我陶醉，或在瑣事小節爭論不休，不知開拓視野凝視我們生活與負責的那片無限天空，從事人類合一的工作。

二、我們是否感覺對合一的關心？至少有時去思考這合一的奧跡？比如在朝拜聖體時，是否曾想到聖體是宇宙的中心？是否我曾想過也看過，在聖體周圍的這些人，無論我認識與否，他們都是受了這有形可見的合一中心吸引而來！我感覺到自己生活於這個合一嗎？是否我也欣賞這個合一？

三、在哪裡和怎樣培養這種合一？答案很簡單：一有合一的機會，不管大小，我們就要培養合一，利用一切的態度和行動。我們幾時作出分裂的動作（動作雖然很小），或是卑

視、破壞別人，或是對周遭的事物、環境、教會抱持懷疑，或是對於別人作消極而沒用的批評等，都是在破壞這種合一。相反的，幾時我們作積極的批評和鼓勵，邀請人來從事這一工作，或讚美別人所作的，都是在培養合一。培育合一就是作合一的事情，不拘大小，並避免破壞合一的一切。

四、我們的牧靈委員會在推動合一嗎？在會議時只是作出幾種決定，或是在研討救人的合一計劃？我們的堂區是個合一的團體嗎？我們怎樣去維護、去推動？

最後我願意再加上一個極短的反省：大公主義越成長，人類就越合一。「這合一，在聖神德能下，在真理及愛德內越增進，為全世界，越形成團結與和平的吉兆」（現代憲章 92）。所以大公主義的行動就是為全世界推動合一之時。

十一月十日

使主教座堂再成為城市的中心

在我一生中，只見過拉皮拉 (Giorgio La Pira) 幾次，但我對於他常有一個印象，那就是他對於未來充滿信心與樂觀，而且也知道以福音的溫和把這樂觀傳給別人。為把自己對

於未來的看法說出來，他經常用的形象就是城市，今天反省的這個標題：「使主教座堂再成爲城市的中心」就是取自他的話。

拉皮拉的這句話是寫在他的一封信上，這信大約是在一九四四年寫的，但公開發表卻只在幾年之前，用的標題是「聖寵的秩序與社會秩序」。這信的基本論點是：「就像個人的自然秩序只有在基督的聖寵內才能重整，同樣集體的秩序（即社會）也只有在基督的聖寵內才能重整。」

在此，拉皮拉對未來的任務作了個結論，我也借用他提出來的這個大膽的形象：「在基督內重建國家社會：在聖寵內重整人類的集體秩序；使主教座堂再成爲城市的中心，使教會的集體敬禮重新得到應有的地位！」他結論說：「我知道，這似乎是在做夢！」

正是從他這個夢，我願意和你們一起找出其中基本的幾點，來看一看，這個夢對於我們可能就會成真。

十一月十一日

人類的團結——是一個不能逆轉不能抗拒的事實

聖經上有關和平與希望的預言（依撒意亞、米該亞、聖詠四五、默示錄）給了拉皮拉對今日與未來歷史的靈感，叫他看出來，歷史的分水嶺就是今天。現在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人類大家庭之和平與統一的新時代，這要求在政治與經濟上作重大的改革。現在人類所面對的或是自我毀滅，或是全面的和平，對這依撒意亞已預言過，各國有遠見的領袖們也都異口同聲的大聲疾呼，雖然在別的事情上，他們各有自己的見解而互相對立。

一九六三年十月廿四日，在聯合國成立第十八週年並舉行糧食及農業組織日的機會上，他說：「各位議員先生，我們都深切瞭解，現在是處於世界歷史嶄新的時代中，且是日新又新。我們所從事的工作與課題，使我們意識到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真實的！這課題很簡單而真實，那就是人類大家庭在一切層面、及各種活動中的統一。人類大家庭共有一位天父、一個地球、一個家庭、一個救贖、一個歷史、一個暫時和永恆的目的地。」

幾年之前他曾說過：「在歷史的這一刻，我們更應該把聖保祿那個大無畏與勤奮不懈的座右銘，拿來當作我們的，那就是：「在絕望中，仍懷著希望！」他解釋說，望德的對象就是天國。天國好像一個磁場，人類的歷史就是向著它前進，地上的城鎮也是受著它的引力，以它為明鏡、為預兆；人的一切希望、緊張、組織都是以它為依歸為終向；它有形可見的象徵就是座堂、家庭、辦公室、學校、醫院等。

這樣他畫出了一條走向真正而持久的和平與人類統一的大道。這條大道含有與天主的好並構成人類與基督文化（自由與工作）的基本要素。曾有人問：「這樣想不是太天真嗎？」他答說：不，不是。這是信德，相信人的聰明做不來的，天主能做！我們的理想都在依撒意亞的預言中。

十一月十二日

天上之城，衝突行進中的指標

拉皮拉深知他所畫出來的和平之路會遇到衝突與生命的危險。因而他才說：我們行進在啓示錄的分水嶺上，在這裡分佈有四大恐怖且具爆炸性的破壞力量：核子戰的威脅、飢餓、人口暴漲、貧窮者的怒火——這在社會通諭上亦稱之為「天主與窮人的忿怒」。他說：在長崎事件後，我們正是世界終窮的一代。

在這必須而又滿是衝突的進程中，一個新的歷史性時代開始了，且有一個文化的、地理的鮮明指標在告訴我們行進的方向，那就是城市。拉皮拉所謂的「城市」是一個隱喻、是一種轉借、是人的文化與歷史之活的文獻，就像「家」、住所、出生地等，而不是遺物的博物

館。它是歷史城市生活形象之理想的再改編。在這種意義下，家、辦公室、醫院、學校、座堂都有一種象徵價值。

因此，城市在他看來，就像更廣闊人群社會的剖面圖形，技術、經濟、政治等問題都在這裡得到了最基本而人性的素材，在這裡為所有的人都應有一個地方，總之，在這裡就像天主之城給現代的機器文明提供了一個靈魂。照拉皮拉的見解，合作建設一座新的城市「在聖寵與真理古泉源的周圍」，就是教宗若望廿三世在「慈母與導師」中的基本呼籲。這也證明了教會的「先知性直覺」，時代意義（天主的年代與神學的時代）她永恆的青春，以及永遠與時代同步，「迎向歷史中的來者」。

十一月十三日

有利的課題與歷史的中介

確實有「歷史的來者」，亦即照聖經上的說法，有施恩的時期、有利的時期，這關係著許多人的命運。在這施恩的時期，有幾個地方或情況對事情的進展發揮著中介、天線與催化的作用。照拉皮拉的說法，斐冷翠當然是這些地方中的一個。斐冷翠、「耶路撒冷第二」、

「明亮的模型」，在這城裡轉化了基督教會的神學，在這裡基督文明以及人的文化找到了標竿。因此，他看到了這城市對全人類負有中介的使命。

他所注意的不只是「重建」輝煌的過去，他注意的重心更是今天人們迫切而具體的問題：麵包、工作、房屋。他在找尋人間城市與天主之城、超性望德與人間希望之關鍵所在，好把天主的啓示轉化在人間城市上；人間城市含有座堂與工廠。

這種神學、歷史、文化的展望經拉皮拉內在化之後，就光照和塑造了他的壯志、他的抉擇：這樣一位默觀者、一位學者、一位兩袖清風而又誠樸的人就呈現在我們眼前，他就是世界的和平使者，熱情、能幹而又堅韌的市長。

十一月十四日

拉皮拉的理想與「我們的」年代

在我們試圖例舉拉皮拉幾個最簡單的先知性認知之後，如果不把他那理想的格調、言詞、背景與近年一般流行的興趣，心態之間的距離提出來，那也不算是腳踏實地。這不是在說，他那「在絕望中仍懷著希望」（他自己就曾稱為夢想）所激起的不諒解，因為這種福音

性的不諒解，在各時代都可以說是必然的。

而更是在說，拉皮拉的先知性證言，在文化、觀念、言詞等的某些條件上，並不顯得彰明昭著，換言之，他的理想雖是美麗迷人，可是距離太遠，遙不可及。

在需要反省的某些方面與不同時代的意義上，首先我願意提出來的是，這些理想在言詞上和證據上可能顯得太天真、太簡化了，這從一般的經驗與常識，就可知道。對於這一方面，我想拉匝提（Giuseppe Lazzati）的證詞很重要。他說，拉皮拉關於人類合一的反省認為以教會為法理與政治的基礎，而把國家社會重新組合，合一就能實現或就應該實現，這一理念似乎並不成熟。拉匝提繼續說：「在精神上由教會所推動的合一，在思想上達到了成熟，也只是各民族覺醒努力的目的，也唯有當這合一在歷史可能的形勢上，有效的實現之後，才能解決經濟的、社會的與政治的重大問題，而達成和平。這和平則是在尊重各民族之種族——宗教——文化下，努力促使所有民族發展的條件。對於拉皮拉應從這個遠景角度去瞭解：從他身為勞工副秘書、努力謀求解決意大利戰後勞資雙方的重大衝突；到他身為斐冷翠市長，努力以具體行動來滿足市民的需要，使每一個人都有工作、房屋和麵包；從他倡議和組織世界首都市長、地中海各國對談，而舉行國際會議、推動和平與基督文化；最後到他奔走世界最具關鍵性與敏感性地區，去宣報與推動統一、和平；從莫斯科到河內、在美國、

在布魯塞爾、在布達佩斯、在維也納、在赫爾辛基。」

所以重要的是我們應從表面的天真把拉皮拉開脫，把他放進人事與政治的成熟中。他常忠於自己的最高理想，但也一天天更體會到現時代國際生活的複雜，以及實現此一理想的層次與工具之不同。

十一月十五日

關於拉皮拉理想之現代性的三個異議

在上述幾點一般性的意見之外，爲了批判的再思考，也不能忘記，對於拉皮拉之先知性理想，有決定性影響的，一方面是戰爭的慘痛經驗，另一方面則是尚可生活的城市。而他的理想也就在這樣的時地背景下孕育誕生。依筆者愚見，對於這個理想的現實性，至少可以提出三點異議。

一、今天還可以談論走向統一嗎？既然社會、文化遭到毀滅的經驗日益明顯，過去認爲不容接觸的統一理念與形象又似乎愈來愈少，連在群眾運動的領域裡也是一樣，那麼怎樣還能再談什麼統一？拉皮拉是不是把天上的耶路撒冷之不可見的、超現實的、超人的統一和那可

見的、地上的統一搞混？地上的統一今天已由不同的若干勢力均等所取代。

二、拉皮拉所非常重視的，得天獨厚的有利時代與地方，以及那些大的中介，是不是與五十年代的歷史經驗有關？在那個時候，是必須不計任何代價，要走出殘酷戰爭的痛苦陰影，要設想出一些社會的、文化的、政治的角色，好給國家一些生氣一些威望。可是這一切，對於八十年代的今天，對於今天各民族的希望，具體上又能提供什麼作用呢？

三、他對城市的概念，是不是與社會集居的發展時刻有關聯？城市好像一個公共的家，在這裡大家都有一個地方，為祈禱、為相愛、為工作、為思想和治癒。今天城市的人口密集——世界的大部份人口聚集在城市中——是否就符合他那城市的概念？是否現代人類文明的發展就在這裡？

十一月十六日

拉皮拉像厄則克耳

為能在時代的背景裡瞭解拉皮拉，現在我想起了一位像似他的人物。這是舊約上的一位大先知、厄則克耳。這位先知經過了一次社會的浩劫而僥倖存活，浩劫的恐怖還深深煎熬著

那些天難不死的遺民。厄則克耳雖然覺得傷心，但認為仍然必須打起人們的精神，給人一種希望，因而他作出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奇怪動作和標記；他覺得有必要創造一個烏托邦的理想國，提出一座理想完美的城市形象，一個絕對正規的聖殿。這樣的聖殿，實際上雖然沒有實現過，但至少對他同時代的人是發揮了作用，治癒了他們的創傷。

然而，今日面對拉皮拉對他那時代人們所作的先知性努力與熱忱，我們要鄭重的問：「今天我們是在那裡？催迫著我們的熱忱是什麼？這八十年代引人憐憫的和那五十年代的相較又是什麼？可能是從他的榜樣學到一些深度的焦慮。雖然沒有奴隸般的重述他的話，可是事實上已呈現在言論之中：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以面對重大事件的態度，發起了積極地迎向公元二千年；人們不只要負起責任彌補過去，從一個恥辱、深淵中爬上來，而更應面對嚴重而迫切的未來，負起責任，重建一個新人、一個嶄新、自由、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新世界。

我認為過去拉皮拉的先知性透視與今天我們應作的必須連接起來，這就是過去與今天的接合點。過去拉皮拉的見解與努力，我認為主要是正確的，現今我們應作的是在今天的世界收集和分辨救恩的時代訊號。

十一月十七日

三個重要的問題與面對這些問題的三種方法

對於我們現今生活著的這歷史性進程，我們能夠達成一個具有某種程度的先知性的共識嗎？在這五花八門的見解、派系的迷宮中，我們能夠再作拉皮拉的中介夢想嗎？我們今天能夠有城市如家庭的經驗嗎？按照拉皮拉所引用的培根（Bacon）的說法：「人的城市成爲天主之城的草圖預像。」

對於給這些問題一個答案，顯然的並不是我的責任。但是我卻認爲至少必須指出來：應該用什麼方法去面對這些嚴重的問題。綜合如下：

- 一、要承認自己的罪過和天主的和平工程。
 - 二、用反省與分辨、敞開心門（去欣賞天主的計劃及聖神的作爲）。
 - 三、用反省與分辨、打開眼睛（去體驗聖德、典型與和平中介）。
- 如此，意大利的教會就可以在拉皮拉先知性工作的泥溝中播種工作了。

十一月十八日

天主寬恕在先

我今天特別提出瑪竇福音（一八23—35）的一段，寬恕之道。一個君王赦免了欠他一萬銀元的僕人，而這僕人出去抓住一個欠他一百銅幣的同伴，把他下到監裡。君王責斥那個僕人說：我赦免了你那一切的債，難道你不該同樣對待你的同伴嗎？

所以，天主的寬恕是人與人之間彼此寬恕的根源與標準，因而也是人類和平統一的泉源。和平是從天上來的恩惠，也只有在有過這種和平的經驗之後，教會和基督徒才能作一篇名符其實、真能使人心服口服，有關和平、和解的講話，並為促進國家社會更廣的和諧而有所貢獻。每一次念天主經，都提示我們天主的寬恕與人的寬恕二者之內在的關係，也唯有認同了這一點，教會才能為促進和解而真有所行動。因為我們深切知道，是天主先寬恕了我們。我們也希望使這一認知深入於所有信者的心中：有了與天主的和好，信者在社會、民間與政治上就應有所迴響。反之，所有的社會與民間等的和好，基本上都與公共的倫理價值有關，最後也都觸及到生存的意義。

十一月十九日

反省與分辨——敞開心門

敞開心門就是深信天主聖神、和平之神在歷史中工作。拉皮拉的這一信心非常活躍。他深信天主之神特別是從耶穌復活開始，激起了和好的力量，猶如酵母，深入於個人與社會的各個層面中。

在這裡我們可以提出聖保祿說的那三種「嘆息」（羅馬書八章）：一、受造物的嘆息，即所有的自然界，雖然未必那麼明顯，但都渴望著完全的和平，也願意賠補宇宙因罪惡與分裂所受到的創傷；二、被救贖者的嘆息：這些信者渴求的是全面的救恩，其表現方式則是做補贖、志願投入、服務和關心弱小、寬恕、和解、接近被囚的人、援助吸毒者等；三、聖神的嘆息：聖神激起人們對永恆與圓滿的懷念，並向天父呼求。

十一月廿日

反省與分辨——打開眼睛

打開眼睛是眼觀四方，是在教會的經驗中、在人類團體的行進中，去發現那些和解的萌芽與力量。這些力量顯然地已在社會的各層面中工作，甚至也在我們料想不到的地方，或看似有多種消極和分離因素的地方。那些以愛心、以真誠、以關懷去看周圍的人們，經常的會有驚喜地發現。只要你在觀察的時候，不排除任何人、地、事物、環境，不歧視任何人的往昔，在今日的大都會中一定會發現，這種統合的力量已經在工作。

拉皮拉所想像的城市，不是我們經驗的大都會。不過我深信連在大都會中也能發現某一個人，過著典型化的生活，感到自己就是民族、就是群眾。在這方面，我們不乏使人興奮的經驗。我們教宗到世界各地的牧靈旅行與所隨之而來的群眾經驗，都給我們指出了一個方向，開闢了一條道路。

所以，我們的時代真是依撒意亞的時代，真是一個大的預言，一個新人的宣報。我們已在拉皮拉的洪流中，而且在某一意義下，我們看得更遠，因為公元二千年的救恩洪流已經開始了。在我們這時代，人們擁有在歷史中從來沒有過的資訊，同時也有從來沒有過的自我毀滅的能力。為迎向公元二千年，在八十年代發動的工作挑戰，可以使我們對於自由、對於真理、對於善意和正義，作出最好的選擇。

十一月廿一日

拉皮拉——分辨的導師

厄則克耳先知寫說：「以色列，你的先知好像廢墟中的狐狸。你們沒有上到缺口處，也沒有圍繞以色列家建築圍牆，好叫她在上主的日子，在戰爭中穩立。」（一三4—5）。拉皮拉教給了我們怎樣去作、才不致受到這樣的譴責。他上到了缺口處，也挺身而出保護了城市。他作這一切都是爲了愛而不計犧牲。他在一九五四年的一封信上寫說：「我總沒想做議員，也沒有想做市長，是他們強迫地把我推上了這些位子……我沒有任何的社會聖召，我也不希望改造什麼：我沒有什麼社會學理或形上學要講。如果說，我有一種希望，那我只希望在祈禱和反省的平安中與主在一起。」

就從祈禱與反省的平安中，產生了他那對現時代的分辨。拉皮拉爲我們是一位極實用的、敏銳的、靈性分辨的導師。他教導我們辨識時代的靈魂、歷史的方向與深處的動盪。他稱這爲深處的歷史圖表。他與教會一起教導我們要以敏感的心去觀察歷史的走向，像一位深明人性的專家，像一位在天主愛的彩畫背景中，特別注意天良動態的人，像一位深知超脫歷史短暫的漣漪，而把重點置於長期動向之上的智者，像一位知道在希望的光芒中，注意著聖

神的記號，及時反對災禍的先知。這些標準使他意識到了時代轉變的意義，那就是已經走入了「默示錄分水嶺」的另一面，與前者對立而又不同的一面。

他並沒有忽略罪過的嚴重、歷史的頑強、人們的疏懶與反抗，但他以基督徒的信與望，預言了要超越這一切。他也以人的理智說明了，人在這歷史末期所作的每一個抉擇，都有其相稱的後果，生死分明。連在這上面他為我們也是分辨的導師，那就是怎樣在基督徒信與望的光照下，去運用清明而一致的理性。

十一月廿二日

讓死亡講話

一九八三年五月廿四日，我正在（意大利）加爾達湖北面一個朝聖地作小退省。忽然有人來告訴我，在來朝聖地的斜坡小路上出了車禍，我立刻趕去，看見一輛大客車翻覆在斜坡上，十四位老年婦女從蒙澤一個堂區來的朝聖客不幸喪生。

這一悲慘的圖像，經常會突然的闖到我們每個人的眼前，提示我們對於死亡作一番省思，不只是像對遠處的事件隔岸觀火，而是對於觸及我們本身、發生在我們心內的事情。面

對著它，不可能真的無動於衷。在我們這時代，關於死亡，大家經常是避而不談。

爲了作研究，大家可能都會承認，關於死亡，聖方濟之歌「死亡姊妹」表現的真理，講得不錯。她既是姊妹，對我們的生命，就不會嫉妒或敵視。一位眼清目明的姊妹，她的來臨不是使我們背離工作、缺乏休息、鮮情寡義、臉色陰沈、沒有一絲微笑；她也不會破壞其他日常生活中的活動與情懷。她的來臨、她的存在，應當和天主的其他工程一樣，使我們能夠讚美天主。這個目標，自然不容易，一定很辛苦，聖方濟也很清楚，因此在「我們的姊妹死亡」之後，他才又說出其恐怖的一面：「從她手中，任何活人也跑不掉。」

舉例來說明，當接近一位弟兄、一位姊妹，或者一位朋友的時候，原本彼此情誼深厚的，此次反覺爲難，可能是他對我有何期待，而我無法全部予以滿足，或者是他對我有何譴責，而我覺得太重而難以接受，或者是面對他的悲哀絕望，我不能予以安慰。

在迎向死亡的時候感到爲難，這是事實，但我們不能把死亡認爲是敵人、而不是姊妹。與死亡這位姊妹重修舊好，恢復情誼是必須的，因爲拒她於千里之外，對別的友人也會造成疏遠。好像因爲與親友情深意濃，所以我們必須把死亡距於千里之外，因爲死亡會迫使我們彼此分離。其實這一作法反會使分離在死亡姊妹還沒有來到之前就已實現，因爲當死亡還遠遠在望的時候，我們對當事人已沒有勇氣說出半句實話了。說實話原來就是爲表示我們與當

事人肝膽相照、常在一起，即使在恐懼時，也在希望中。

十一月廿三日

耶穌關於死亡的話

教會關於死亡常常給些訓誨，這些訓誨更應不斷的適應在每一個人身上。教會關於死亡的訓誨很多，在外人看來似乎彼此還有些矛盾：智慧篇上說「天主未造死亡。祂造了萬物，為叫它們生存」（智一13—14）。聖保祿在致格林多前書上提示我們說：「死亡既因一人而來：……。」死亡也是人的大敵：「最後被消滅的仇敵便是死亡。」（格前一五21、26）

但聖經也告訴我們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死亡也有好的，這好的死亡就像一種洗禮，從它會有新生命誕生，這就是耶穌的死。耶穌去歡迎它、接受它、並付予它一種意義：「祂既然愛了世上屬於祂的人，就愛他們到底」（若一三一）。這個意義在教會的禮儀中每天都在重演：「這是我的身體，要為你們犧牲。」耶穌關於祂自己的死說了這些話、這些話驅散了死亡的悲哀、改變了它的慘酷。耶穌關於祂的死輕描淡寫而不誇大渲染、忍耐而不急迫。在祂說這話的當時，祂周圍的人懂得可能也很有限。

但是祂的門徒們並沒有忘記，把這些話小心謹慎地保留下來，以待有朝一日，對這話的意義與許諾能豁然開朗。這一朝一日一直持續到今天。

我們信者奉行餅酒的動作禮儀，為「紀念」耶穌。這樣我們努力瞭解祂這個遺囑，我們願意在新約上，為我們的死，也找到一句話、一個意義。這就是把死亡展示在我自己面前的真正目的：找到一句話、一種希望，好使我們的死有重於泰山、從容相迎、而不逃避反抗、白費力氣。這就是真正的「好死」，我們每人都有權利得到的。

十一月廿四日

死後的希望

今天面對死亡，人們最大的希望往往是自己不受罪、別人也不受罪。這樣面對垂死的人，人道主義者就有危險，只求減輕病人的痛苦，無論是身體的或心理的痛苦。有了這種見解，就可能認為安死術本身就是正當的。那就是為減輕病人和我們不能倖免的痛苦，使病人快快的死去，沒什麼不好。

在這種意義下，安死術就等於是絕望了。人類承受痛苦的能力有多大，是看人的希望大

小多少而定。於是在面對生命的最高經驗，設法減輕人痛苦的時候，我們應當做的是努力增加他的希望。

許多現時代的人，覺得對於病中的親友，面談死亡很困難，甚或完全不可能，那也許是因為我們養成了一個壞習慣，只願意時間短或說話好聽。這樣當我們不能從病人的臉上或手勢上馬上得到反應或回答時，談話就變得很困難。

然而，言詞或手勢有能力，表達事情的感受和意義。同樣，死亡的意義也要透過言詞和手勢來表現。言語和手勢像種子撒在地裡，撒的時候不要無可奈何，要懷著希望，知道它將來一定會有收獲。

十一月廿五日

死亡並非生命的終結

在最近一次有關死亡心理的研討會上，聽到一個絕症病人的故事，給了我很大的啓示。這個病人在和定期來看他的女醫師談話之後，願意把自己用的手杖送給醫師。這隻手杖幫助他在醫院的走廊上，雖不安穩，但還可以走動幾步。醫師設法打消他這個意思，給他保證，

這隻手杖還可以幫助他很長的一段時間。可是病人一再的堅持，醫師也就勉強收下了。第二天知道了那個病人夜間已經過世。那一隻手杖、那一個無言的遺囑、那一個開始時使人掃興還可能被誤解的動作，正從第二天開始清楚的講話了，滔滔不絕，動人而深沈。

似乎並不容易找到一種合適的記號，藉著它把死亡臨頭時的衷心激動，以淡化的方式，傳達給對方，尤其是給情深意濃的親骨肉。而且還必須坦白的承認，要找到一個這樣的記號，根本上就是不可能。這樣的記號只能從天上賜給我們，而且還必須與希望一起；希望則來自：死亡並非生命的終結。教會的牧靈關懷是向著這個方向活動：宣告在死亡的那邊還有希望，同時把活生生希望之所寄的記號——聖事付託給人。

十一月廿六日

「我的心神煩亂」

在福音上耶穌說：「我的心神煩亂。」這句話使我們想起來耶穌山園祈禱時的另外一句話：「我的心靈憂悶得要死。」耶穌的心靈憂悶煩亂，是因為祂垂死的時刻迫在眉睫。達尼爾先知說，這一痛苦之大從開國到那時，還從來沒有過。

耶穌的心神煩亂，是因為祂覺得自己好像一粒麥子，已被判定要於孤寂裡、在泥土的陰暗中死去。我們的心神也非常的憂戚，我們大家、父母親友、政府首長、一般國民，我們都再一次親眼目睹了這個垂死的時刻，親耳聽到了傲慢慘酷的震動而深感驚愕。我們問：這種非人的事情怎麼可能發生？

我們的心神深感煩亂，因為兩個善良，為群眾景仰愛慕的人物竟被不義與暴力置於死地，還在最後的擁抱要轉變為保障維護的時候，而且與這兩位手無寸鐵同時遇害的，還有陪同他們的那個人。

我們的心神憂戚，因為國家的意識深深地受了傷害。達拉吉艾匝（Carlo Alberto Dalla Chiesa）這位承襲著皮埃蒙特地區光榮傳統的人，對於國家的意識非常地敏感，他的存在為許多人就是此一價值的象徵。

十一月廿七日

這位男士和女士的理想勇氣

我們的心神憂戚，因為這一事件傷害了正直、倫理以及熱忱追求更高價值的所有希望；

對這一切，達拉吉艾匝始終知道，在他的周圍怎樣激起一股熱潮。

關於這次危害國家以及親情的兇殺，其他的人很有道理的強調了它的遠因、近因，明或暗、近或遠的理由，那些罪惡淵藪的惡習，以及手染血腥的劊子手和那隱在暗處的主使者。

我想也很重要，以感動的心情強調這對男女的理想勇氣。這勇氣使他們爲了忠於接受的使命甘冒危險，甚而爲了不出賣對於聖善的熱愛以及榮譽的聖火，爲了不向失敗主義和罪惡投降認輸，而犧牲了生命。

他利用各種機會，連最複雜在內的各種場合，散佈樂觀、冷靜、及時行動、再接再厲的人物，現今就在這裡，在我們面前、請我們懷著虔敬和羞恥的心、進入他行動的秘密，他願意告訴我們一個他非常關心的訊息。我與他有過幾次的接觸機會，在米蘭，在這個我認爲欠他許多的城市，與他分享過某些偉大的基本情懷，暢談過應興、應革的事宜。

十一月廿八日

正為了這，我才到了這一刻

達拉吉艾匝對於天主的信德非常虔誠，這信德不是勉強的，而是深植在他心中。他對於

祈禱的力量也堅信不疑。對於職責他強烈的熱愛。他深信罪惡能夠也應當被戰勝，人的理智比背信忘義更有力量，少數人的熱忱能夠帶動許多懶惰頑強的人走向美善。

無疑地，他是個腳踏實地的人。他就近認識罪惡的勢力、剝削別人的頑強、絕不寬恕的仇恨。他也知道面對執法者沒有理由的遲緩、縱容、可疑的特許，應有但卻沒有的合作等等。徒呼奈何與無力感。他知道在最複雜而困難的情況下工作，在那裡屢次必須急迫地作成決定，而犧牲了選擇的空間。但他那基本的樂觀性格、責任感以及滿腔的熱情比掃興更強烈、比威脅更熾熱。他在內心不能承認惡比善更強；也爲了這一信念、他賠上了自己的性命。

像耶穌一樣，到了憂悶危險的時刻，他願意說：「爲了這，我才到了這一刻！」在他這個不知屈服、堅毅、嚴以律己也嚴以待人的性格裡，也能夠關注到別的人，特別是對他的部下，他幾乎以父親般的親切，關懷他們的危險和痛苦。對於自己的職責，他像英雄般地不眠不休，但作風純樸、沒有客套，卻略帶幽默。可是遇到重要的事件要講話的時候，馬上就展現出來他那演講家的說服力、說理清晰、有驚人言語。

厄瑪奴厄拉 (Emanuel) 與他抱有同樣的理想，在默默中持守不渝，必是對她完美的人格以及信友的德性由心儀而許終身，雖明知此種忠貞與愛情的奉獻，隨時會帶來考驗與危

險，也在所不計。事實上最大的危險與考驗也真的在等候著這位勇者，為正義服役的人。

十一月廿九日

奉獻自己的生命，必永遠救得生命

在這莊嚴肅穆的時刻，因著虔誠的信仰與誠摯的友誼大家聚在這裡參與這次感恩祭典，面對知道祈禱的達拉吉艾匠將軍與把生命視為奉獻、忠信、堅貞的厄瑪奴厄拉女士，他們彼此間已經跨越了生、死邊疆的忠貞，我要問：這些價值能夠死亡嗎？這些希望能夠歸於虛無嗎？留給我們的除了眼淚之外就沒有別的吗？是不是我們現在又一次的面對一粒種子，像主耶穌的身體那樣、像一粒寶貝的麥子，播在了死亡的土地裡，在生命中、也為了生命，它將帶來豐收？

在這裡有兩個選擇：或是希望、或是絕望。對於他們刻意的選擇，沒有置疑的餘地。耶穌說：愛惜自己生命的，要喪失生命；把生命禁錮在自私之中，是浪費生命；但那獻出生命的，將永遠救得生命。耶穌又說，誰願意事奉我，應當跟隨我；意思是：跟隨我直到最後，到我所到的地方、到十字架上。

十一月卅日

「對死亡的遐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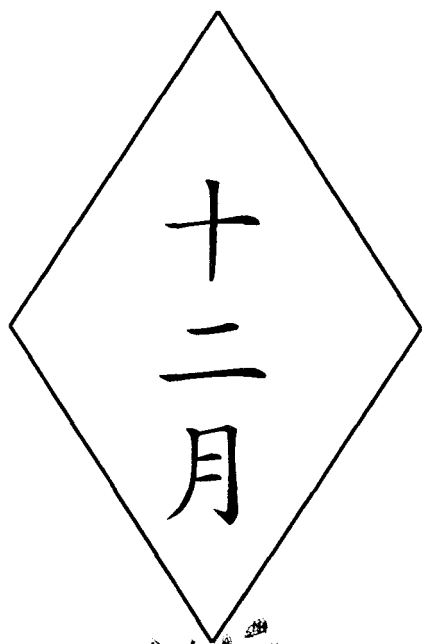
現在我願意引用教宗保祿六世一段非常美的文章，一段提昇心靈與精神的文字。這篇文章的標題是「對死亡的遐思」，而事實上它卻是對生命的思考。這篇文章寫於教宗在位的最後幾年，因為教宗保祿，一直到他駕崩一年之後才公佈出來。全篇文章非常的美，它叫人看出來，怎樣能夠在服從中迎向死亡。而我念的這一段，是教宗轉向天主、與天主傾談、向天主高呼：

「看，我來服事祢，我來愛慕祢。我現今是在昇華的境界，莫讓我再墜入可憐之人的本能心理中，除非是爲使自己記得我的本來面目，爲能懷著無限的信賴，向您表達我應有的答覆：阿門。成就於我吧！祢知道我愛祢。阿門，阿門。祢知道我愛祢。現在到了緊張的時刻，但願我的意志能固定於絕對的忠貞之中，忠貞於爲愛而服務、愛到底。不要讓我離開祢。現在是生命的黃昏，使人夢想著休息與安祥，其實更應努力於醒寤、奉獻與期待。這不容易，但還是如此，死亡給地上的旅程畫上句點，但給在永生與基督隆重的相遇上搭起了橋

樑。我要凝聚最後的力量，去完成完全的奉獻，想念著祢那一句：一切完成了。

我認爲這幾句話表現得很好，它告訴我們怎樣去正視死亡，怎樣離開這個生命，離開一個緊張、痛苦、感情的一生，離開一個深愛、沒有背叛、自我奉獻直到最後的一生。

十二月



十二月一日

耶穌真的復活了！

我們願意一聽教會的歡呼聲，歡呼勝利、歡呼凱旋，從基督教會的創始一直到今天的我們，歡呼不停：「基督復活了，基督真的復活了！」

我們首先對「真的」一詞略加反省。這是那十一位門徒在晚餐廳裡歡迎厄瑪烏二徒歸隊的歡呼：「主真的復活了，也顯現給西滿了」（路二四34）。我們不應想「真的復活了」只是強調勝利的歡呼，單純而容易，其實希臘文「真的」一詞的意義卻是「事實的本身如此」。

所以「真的復活了」是說耶穌的復活，使有關基督與教會的一切，從肉身到實體，到組成的各個成份都變成了真的。就是說：在等待著我們的永生是真的、福音上的八福是真的、貧窮是真的、期待天國是真的；構成基督倫理世界、精神世界，以及在心中在人事抉擇上所追求的價值都是真的。

自從基督真的復活了那一刻開始，十字架、痛苦、死亡都有了意義；忠誠有了意義、純

潔有了意義，寬恕仇人、互作近人有了意義，以聖體爲中心也有了意義。基督信仰的存在是眞的生命、是事物的眞正本體、眞的事實：它不是偽造的、人爲的，不是每日正規生活的裝飾品，不是附著於生活外部的一項物品。

相反的，每日生活的不同經驗之價值，都是以是否奠基於靈性世界而定。靈性世界的中心則是復活的耶穌。在我們眼前的身體，它存在的唯一意義就是走向復活和從復活而來的一切。只有耶穌復活這唯一的事實，能夠付予身體健康、精神愉快、星辰、機器、摩天大樓、主教座堂以最高的意義。因爲主眞的復活了這一事實，一切都有了它的根據，它的內在邏輯與價值，也從此給世界產生了一種新生命。

十二月二日

我們對於復活的認知

我們要問，我們是懷著怎樣的認知去歡呼：「主眞的復活了！」教會、教友對於天主和對於基督的認知，可能有三種情況，即假的認知、弱的認知與確實的認知。

「假的認知」就是有的人聽說耶穌復活了（祂復活了，所以是生命的中心，是祂維繫著

一切的價值)，只把它當作言語、文學、宗教命題、文化、民俗。雖然他自認為是教友，有時也進教堂，可是實際上他分享不到教會的生命，也不是教友。對於他，復活的喜樂還依然是個謎，是個與時期季節相連的一種形式。

我們中間也可能有許多人是屬於「弱的認知」。就像宗徒們自己在起初時也是一樣，很難相信，像聖多默和厄瑪烏二徒那樣，需要時間去了解。像是有的人也一再重覆地說：「基督真復活了」，可是心不在焉，自覺有些距離，腳踏兩隻船，若即若離。對於精神世界、永生等，照道理講應當是有，祈禱也許有意義，可是不能認真投入，不能像嬰兒投入母親懷裡那樣完全信賴。物質的東西拉扯著我們，使我們不敢為耶穌的話而冒險犯難，可是同時，我們卻又願意更多瞭解天主的奧秘、教會的真象。所以，我們的認知軟弱無力，對於復活的堅信弱不禁風，天主子女的意識虛弱不堪。在這種光景就應當把聖經上那句話拿來當作我們的祈禱：「我信，可是，主啊，請幫助我的不信！」主，祢知道一切，祢知道我願意愛祢，也願意信祢；祈求祢增加我的信德。

「確實的認知」是那些既然歡呼「主真復活了」，也為此毫不猶疑付出生命的人。是耶穌的母親聖母的那種認知，是到耶穌墓地去的那些婦女們的認知。是各時代的聖者：自聖奧斯定到盎博，自加祿·鮑樂梅奧到我們今天的聖者們的認知。是在我們心中激盪著復活的喜

樂，聖神臨在的安全的那種認知。

這種信心不來自我們的幻覺或想像的努力，也不來自嚴格的歷史研究。因為學術本身並不能迫使我們因著初期宗徒們的見證而深信耶穌的復活。這種信德行為是由我們整個人的投入而實現，由聖神的恩寵所激發。聖神使我們深愛並服膺耶穌復活的真理，也向全世界去宣報。是這復活使一切獲得了新的意義。

所以是天主之神在我們心中激起熱忱的歡呼：「**基督是真的復活了！**」是天主之神使我們喊說：「父啊！」也是天主聖神使我們從復活的觀點，去看我們的際遇並瞭解其意義。

十二月三日

相信基督的復活，注意歷史的發展

今天有許多人希望真正負起教友的責任，希望能勇敢而毫不含糊地向人宣報，使每一個人都能堅信基督的復活以及天主啓示的奧秘。不過這種堅信不應使人對當前的社會怒氣填膺，或加以抵制。相反的，這種堅信卻應使人懷著忍耐去看社會，把它當作等待救恩的人們。

現在必須有力地再一次肯定對耶穌復活的信仰，使教會的宣報能再獲得其原有的力量。「基督真正的復活了」這一權威的宣報應使我們注意歷史的發展、注意人們際遇的複雜性。

必須用聖神的能力去發現並強化這一宣報，宣報耶穌的死亡與復活、宣報天主是歷史的主。但在營造教會——世界——信仰——歷史之相互關係的同時；與天父交談的需要，對於文化的熟思默想，對於不同見解的合一等開放的同時；在把基督徒深度經驗向人宣報的時候，也必須隨時注意日常生活上的問題，並耐心地把基督的形象日以繼夜重塑在歷史上，這是我們的責任。

這樣，信仰宣報，注意人事的糾結變化、耐心分辨時代的訊號、誠心誠意的愛心奉獻、對於社會民間負責的見證等，有如百花齊放、百鳥爭鳴，同時出現於基督徒的生活中。有力的宣報和對社會各層的耐心、注意與關懷是總不能分離的。

十二月四日

復活啟示天主的真象

「父以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候或日期，不是你們應當知道的；但當聖神降臨於你們身上

時，你們將充滿聖神的德能，要在耶路撒冷和撒瑪黎雅，並直到地極，爲我作證人。」（宗一7—8）這是耶穌在晚餐廳給祂的門徒說的最後幾句話。

在這裡有三個名字，天主三位的名字：父掌握著歷史的時期與日期；聖神給人作證的力量；耶穌死而復活是作證的內容。耶穌用三位的形式道出了天主的奧秘。

現在我們看新約的另一部，瑪竇福音上說些什麼。瑪竇在他福音的最後，記載復活的耶穌，勸勉門徒說：「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爲門徒，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授洗」（瑪一八19）。所以耶穌給人、給人類說的最後幾句話是關於天主聖三：祂在復活後啓示了天主聖三。我們可以說復活與天主的問題有關。

在世界上有好多問題使我們苦惱：倫理問題、經濟問題、工作問題、正義問題等。在一切問題的背後，有人的問題，人的價值問題。不過，一切問題的基礎，則與天主有關。

復活是有關天主真象的啓示，是天主問題的解答。這一肯定可能馬上會使我們感到困惑、感到不自在。因爲事實上，我們不是已經認識了真天主嗎？比方說，對於以色列人的宗教之旅，對於他們有關真天主的聲明，我們可想什麼呢？關於人類直到那時對於宗教和哲學所有的認知，可說什麼呢？從那時之後人類對於天主的認知，如果撇開死而復活的耶穌不談，那又是怎樣呢？

若更深入而明顯地再追問：誰不認識耶穌死而復活，因而誰就不認識真天主？從另一方面——如同我們說過的——如果天主的問題、價值的問題、與人的問題緊緊相連，那麼，不認識復活的耶穌，又怎麼能夠認識、奠定和闡明價值呢？

十二月五日

真天主

當然，可以認識天主，也有許多人認識了祂。認識祂為萬物的最高因、第一個根源、所有價值的基礎、一切存有的源頭。以色列民族認識祂是在歷史中常常支持愛護他們的那一位。不過這種認識還應向更深處開展、還應更上層樓。

當我們只認天主為萬物的最高因、第一根源、價值基礎的時候，那就有在抽象中迷失的危險，不能給人的價值足夠確切的定位。在死而復活的耶穌身上，天主所表現並叫我們認識的祂，在某些方面，和人在最初能夠想像的，對祂粗淺的認識有所不同。所謂不同也並不是全部的（即不是完全和人認識的不一樣），而只是比以前的認識更真實、更卓越。

那麼，天主在那方面，怎樣啓示了祂的不同呢？在祂那被釘死而又復活起來的親子身

上，在祂那服從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卻又被舉揚於復活光榮中的耶穌身上。

現在我們設法用人的言詞、類似的方式，所以並不完美的方式，從對立而又相輔的兩方面來加以解釋：

一方面天主用**交融**的方式，感性的熱情、親密、恩寵的豐沛與圓滿。另一方面則用**犧牲**，用走出自我、空虛自己、奉獻自己。這正與耶穌的那句話相呼應：「施比受更好」。

十二月六日

被釘耶穌的復活就是父、子、聖神的啟示

換句話說，耶穌的死而復活給我們啓示了天主教、子、和聖神是怎樣的。父使耶穌復活了，也使我們在祂「人」的一切際遇中，認出了這不只是一個人的歷史、而更是天主子的歷史。耶穌的復活是天主偉大的同意，是喜愛交融之天主的同意，同意於愛子犧牲的價值、同意走出自我、同意聖子高懸十字、同意於奉獻贈予。

聖子被出賣陷害、服從至死，從十字架上賜下了生命之神，且從死者中復活，顯示祂為生命之主，顯示奉獻至死乃天主的能力，萬物最高原始的權能，按照天主的肖像，這是真正

人類生命的常規。

天主聖神是復活的主給信者的禮物，使他們擺脫對死亡的恐怖，成為生命之勇毅自由的證人，見證天主自作犧牲的大愛。天主聖神使我們在歷史中，以生活為復活的主作證：勇毅、進取、興奮、樂觀、無懼於生命中的幽暗和最大考驗中的痛苦。

所以此一復活的事實，和我們所舉行的逾越奧跡，給我們啓示了天主的新面貌：祂是新受造物的源頭，是一切事物的最後原因，同時又是三位一體，是父、是愛、是豐沛、是恩惠、是子、是生命的圓滿無缺。

十二月七日

不速之客

耶穌有時被人請去赴宴席，但大多數因為沒有時間，必需婉拒。不過有一次卻被不認識祂的人請去了。事情的發生是這樣的：兩位朋友在路上遇見了耶穌。他們兩個本來很憂傷，看見了耶穌向同一方向走，雖然心中不高興，但還是接受了這位不速之客一路同行。

走著走著，他們就向祂大吐苦水。耶穌聽他們，讓他們暢所欲言，好能夠給他們解釋。

以後祂開始講話。沒有說什麼新的事情，只是把那些他們需要聽的再講出來，這些話在那一刻也就充滿了新意，使他們看出來，生命中的遭遇充滿了希望，連那些最黑暗的在內也不例外。於是他們愈來愈被祂吸引住了。那些重壓在心頭上的負荷，似乎也慢慢的雲消霧散了。於是當他們來到家歇息的時候，就說了：爲什麼祢不和我們一起住下？這樣也就在分餅的時候，認出了祂來。

十二月八日

夜 奔

二位門徒猛然站了起來，丟下僅吃了一半的晚餐，就上路向耶路撒冷飛奔而去（兩小時路程），而夜色則愈來愈深。他們心中滿腔渴望，願意給他們的其他同事述說那從來沒有聽過的新聞：那位三天前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在路上顯現給他們，也爲他們分了餅。

那一躍而起，飯也沒吃完，就拿起燈籠，在夜色漫漫中疾馳而去的一幕，一直到今天還吸引著我。厄瑪烏二徒夜奔的深意，在他們的那句話中表現了出來：「當祂在路上與我們談話，給我們講解聖經的時候，我們的心不是火熱的嗎？」（路二四32）

耶穌燃起了他們的心中之火，他們不能自禁，他們覺得必須與別人分享。在這裡可能有讀者已經感到不自在，有點不太相信了。有人給我說：我從來沒有見過，與耶穌相遇是這樣地使人興奮。

在童年和青年時代，對耶穌我曾真正地很感興趣，參與教友團體生活、學要理、到活動中心、都很喜樂。有的人還做過輔祭，可是以後就慢慢冷了下來。有些是因爲生活的問題太多而分了心，有些則是對耶穌或對教會感到失望。基督信仰在童年時期，是那樣的具有吸引力，而後對於工作、家庭、子女問題、社會責任，也就是對於成年期的嚴重問題，卻不能夠說些真正重要的話！

對我們讀者中不少人處於這種靈修狀態，我願意表示尊重。但是我請我的弟兄姐妹們，不要馬上把這本書閣上，束諸高閣。請他們略退幾步，暫時回到厄瑪烏二徒行路的起點，他們在與耶穌相遇之前，也曾感到灰心，感到絕望。

十二月九日

「我們原指望祂：……」

「我們原指望祂就是那要拯救以色列的。」這就是那兩位門徒，答覆路上遇到的神秘客，問他們爲什麼憂愁時，關於耶穌所說的。

我們應當研究，爲什麼他們的希望落了空？那位門徒有他們自己的計劃、自己的希望：他們想要一位合乎他們奢望的默西亞，他們願意這位默西亞努力追求經濟的發展、物質的舒適。耶穌像個窮凶極惡者的死和他們的計劃水火不相容，因此才大失所望。

不過，我們必須公正地問：那兩位門徒膚淺而狹隘的計劃不對嗎？或者天主關注所有人的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已經過時了？

在這裡，我們必須有勇氣把注意力從厄瑪烏門徒的計劃，移轉到我們的計劃上來。我們也有一些願望、一些計劃、汲汲營營的追求不放，以致有時忽略了想一想，可能天主有一個更大的計劃，而這計劃更美，爲我們也更有益、更使人興奮也更充滿希望。

當然，要真正面對這一計劃的奧秘並不容易。我們更願意在那些能夠接觸、能夠控制的事情中打轉。可是，我們的心覺得有一種渴望，願意超越具體而可觸及的事物，這不也是真實、具體而強烈的願望嗎？

十二月十日

希望遠大，但也脆弱

可能我們應當更多次也更用心地去考查我們的經驗，它會告訴我們，我們對於工作、經濟富裕、家庭生活、子女的成就等等的希望，雖然帶給了我們許多的滿足，但也非常的脆弱與短暫。更多次使我們感到失望。那它又有什麼意義？

在這種情況，重要的是不停留在懊悔與苦惱中，是繼續向前走，超越過去。為什麼在這既遠大又脆弱的希望中，看不到一個神秘希望的計劃？這希望不會使我們失望，我們的心就是爲了它而蒙召。

經驗告訴我們，人們對於個人計劃的堅持，會使彼此間的共同生活變得更困難。每人只想自己的利益，不關心別人的需要，因而不瞭解、不正義、鬥爭、分裂就層出不窮。是不是我們應當相信，爲過一個更合乎倫理道德的正常生活，我們所有的人都應向一個美善開放，這個美善在所有的人之上，也給所有的人提供了永恆價值的理想與任務？

對於一個偌大的問題，我知道我的話貧乏有限。可是我們在家庭、在社會所共有的渴

求、希望、失望、困難，會把我們重新帶到我們渴望源頭的那一位那裡去，祂能治癒我們的分裂。這樣我們所面對的就是天主的奧秘、是我們的創造者和父。

爲什麼我們大家不多談一些這樣的事情？連在家庭中也一樣。爲什麼不與一些行家去討論？爲什麼不去讀一些堅定我們對天主信仰的好書？爲知道耶穌怎樣給我們講解天主的奧秘，爲什麼不去重讀福音？

十二月十一日

超越對耶穌人性的愛戴

在一般群眾心目中，耶穌是很受歡迎的人物。所有的人至少都概略的認識祂。祂言論的純潔，祂對窮人和弱小者的特別喜愛，祂那言行一致，從伯利恆山洞的樸實到十字架上的貧如洗，吸引著千千萬萬的人。

如果有人不滿於要理課中的模糊記憶，把福音拿來一讀再讀，他會發現耶穌這個人物使他難以忘懷。耶穌對於生命的重大問題，講過很重要的話，祂也接近過所有的人，從男到女，從最大的到最小的，而且常是那麼安詳、那麼溫柔、那麼清明，使人印象深刻。

可是，認真的讀福音還必然會使我們走得更遠。因為耶穌透過祂多次的談話與態度，清楚的使我們瞭解，祂之所以如此努力，在人間度人的生活，是來自祂與天主的深度關係，因為天主就是祂的父。耶穌關於仁慈而又要求嚴格的父的愛講過很美妙的話，祂聲明過要常常奉行父的旨意，在橄欖山的垂死掙扎中祂求天父給祂勇氣，好能為救人類而付出祂的全部生命，祂在十字架上臨終時，把生命交託在天父手中，祂也希望從父那裡得到復活以及圓滿生命與喜樂。耶穌在祂整個人的生命，啓示了祂與父之間的神秘合一。

十二月十二日

「主，請同我們一起住下吧！」

為什麼還不信任這位公正、明智、慷慨而又能治好病人、復活死者的人呢？為什麼不信，祂在我們中間所度過的完全人的生活，是在啓示著天主對整個人類所有的計劃、希望與目標呢？為什麼不信，天主因著祂無限的愛，透過耶穌，來到我們中間，並在我們這地球上，住在我們中間呢？為什麼不信，天主召叫我們與復活的耶穌一起，常常生活在祂身邊呢？

連在這裡我也承認我的言辭非常貧乏。需要復活的耶穌親自來給你們講，像祂過去給厄瑪烏二徒講過的那樣。我不能夠把每一個人應當經過的信仰之旅，用幾行字表現出來，那就是對耶穌，由單純的人的敬愛，而過渡到相信祂是天主子，並以祂的死亡與復活救贖了我們。我馨香祝禱，如果需要，每一個人都知道從頭作起，再走一次這個信仰之旅。

我要祈求耶穌，請祂自己來陪伴我們中的每一位，像祂曾經陪伴了厄瑪烏二徒一樣，好在旅行的終點，我們也能給祂說：「主，天色已晚，請同我們一起住下吧！」在我們思想猶豫的陰影中，在關於生命的意義上，在對於每個人的尊高與自由上，我們的態度曖昧不明的時候，我們呼求耶穌的臨在。祂是真正的人，因為祂把天主的愛啓示給我們，也把天主自己關懷我們每一個人的愛傳給了我們。只有在祂身上，我們才能為我們的生命，找到真理與希望。

十二月十三日

三次顯現

「一週的第一天清早，耶穌復活後首先顯現給瑪利亞瑪達肋納：耶穌曾從她身上逐出過

七個魔鬼。她去報告那些一向同耶穌在一起的人，那時他們正在哀號哭涕。他們聽說耶穌活了，並顯現於她，卻不相信。此後，他們中有兩個人往鄉下去；走路的時候，耶穌藉了另一個形狀顯現給他們。他們就去報告其餘的人，但那些人也不相信。最後，當他們十一人坐席的時候，耶穌顯現給他們，責斥他們的無信和心硬，因為他們不信在祂由死者中復活後，見了祂的人。」（谷一六九—14）

三次顯現的過程都是一樣：耶穌復活後顯現給瑪利亞瑪達肋納，她去報告給耶穌的門徒們，門徒們不信；耶穌顯現給他們中的兩位，他們也不相信；後來顯現給十一位，並責斥他們的無信。這表現了由不信而信的困難。

爲什麼聖史們在給歷代教會敘述，復活起來的耶穌幾次重要顯現的時候，每次都說耶穌的門徒不信，直到最後受了耶穌的責斥才感到強烈的震撼而信服？他們的「不信」是怎樣的？「耶穌責斥他們的無信和心硬，因為他們不信在祂由死者中復活後，見了祂的人。」（谷14節）這是心硬化的那種不信。與這種不信相對立的是易於受教、準備接受、和注意天主計劃的心，這種心對天主在歷史中所有的作爲充滿了愛的高度注意。換言之，就是它隨時準備投靠天主，深信天主愛我們並將顯示給我們；就是內心隨時準備接受父在基督行程中的計劃。

那一位曾經受到耶穌注意並喜愛的青年，聽了耶穌說的話以後，憂鬱地走了，因爲他有

許多產業（參谷一〇17—22），就是缺少了這種準備好的心態。他有一種渴望求知的心，但缺少了馴服受教、愛的注意和相信耶穌必將把最好的顯示給他的那種心。

在這裡可以看出來，接受天主給我們說的和建議的以及隨時準備服膺天主的奧秘是何其重要。沒有這種隨時待命的信靠，我們的信德行為會停留在脆弱無力、在生命中不發生作用的狀態中。可是，爲能在我們的生活上，在教會以及歷史上，意識到天主的臨在，應怎樣培養這隨時待命的心呢？應用祈禱、讀經、和感恩去培養。

這樣面對福音敘述的前半段「他們卻不相信……對他們也不相信……責斥了他們的無信」，我們可以祈求說：「主啊，我們呢？我們沒有勇氣給祢說：一直到今天，我們還像祢最初的門徒一樣。因為我們的信德有時還伴有不大馴服、心硬、倔強，以致不能瞭解祢。主啊，祢責斥我們吧！好使我們的心能夠接納祢。請祢使我們不要怕我們的心硬，但要恆心不懈的祈禱，好能接受祢臨在的計劃！」

十二月十四日

「你怎樣信了耶穌？」

今天晚上我聽到一個問題，這問題一方面是来自電視，另一方面也來自我的感受，問題是：「你怎樣信了耶穌？」這就像給那個被耶穌治好的胎生瞎子的問題相類似。耶穌問他說：「你信人子嗎？」

我覺得這個問題是向我提出來的：「你怎樣信了耶穌？你的心路歷程怎樣？」自然的，用自傳式的答覆不大好，我更喜歡用某一個人，比方說：很早就認識耶穌的一個小男孩，因著家庭、學校、教會的教育，對於耶穌他非常感興趣。不過有的時候，在他的腦海中也會產生些問題，尤其當他年齡漸長，開始研究學習其他許多東西的時候。他會自問：「關於耶穌的一切都很美。可是，都是真的嗎？有真正的根據嗎？」於是小男生就設法去讀一些有關耶穌的歷史書籍、向深處研究，及到了某一時刻——到這裡我應用第一人稱了——我得到了一個大恩，那就是完全獻身於聖經研究、研究基督信仰的根源。我的希望是發現有關耶穌的真理，直到最深處，去發現別人教導我關於祂的那些堅固根據。關於基督信仰起源的研究是多方面的：要認識寫成聖經各書的古代語言、考古學、文化、歷史，和一切與耶穌有關和相近的各種資料，與當時的時代背景等。另外還有一件相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研究所有關於耶穌的解釋。我總沒有祇以知道那些積極的、有利的解釋為滿足，我也用心的、認真的去研讀、去聆聽那一切給我製造問題的理性主義者、無神論者的一切解釋。這一切人士都是設法

用純人的或神話的方式去解釋耶穌。這樣我經過了若干年，辛苦地去研讀、比較，有時也憂慮、緊張，因為這是一種吸引人又面對嚴重問題的研究。不過，愈研究耶穌的歷史，愈明顯面對祂的形象，不能逃避；關於祂的那些古代資料的真實性也不能否認。否則一定會陷於不是撒謊，就是與研究方法自相矛盾。一種願意把有關耶穌的資料減縮處理的方法，遲早會暴露出它自己的弱點。

十二月十五日

「你信我是以天主之名給你講話嗎？」

為我來說，在每天的勞累中通過接觸、會談和設法研究所有不同見解的可能理由，而得到了這一切的收獲，一定是大有助益。這使我達到的結論是：耶穌的歷史總體來說是完全無懈可擊的，祂講的那些話、祂作的偉大的事、祂顯的奇蹟，在班雀·比拉多執政時祂在十字架上死去，以後祂的門徒看見祂還是活著。祂是歷史上唯一的一位空前絕後的人物，祂說的話，嚴肅而有力，必然地也向我們提出質問：「你相信嗎？你接受、信賴我嗎？你相信我是奉天主之名給你講話嗎？」

於此可見這心靈之旅到了何方：到了天主的話明若觀火，不容迴避的境地。在這裡它要求我們每一個人，運用自己可能的方法，也走一段這樣的旅程，好能認識有關耶穌和祂工作的確實性。耶穌給那治好的瞎子說：「你看見了（人子），與你講話的就是祂」。我們在研究耶穌歷史的過程中，也到了這不能迴避的一問：「你信不信，這個人鄭重地給你講的那些？」你們可能給我說：「這段旅程太長了、太吃力，不可能大家都同樣的去走」。這話雖不錯，可是每一個人還是應照所能的去走，從已經知道的事情出發。

我想許多教友還是停留在最初的階段，對耶穌只有一種人性的好感，沒有深入祂向人提出的那個基本問題：「你信我嗎？」有些人這樣，是因為他們對孩提時代得到的那些知識，已感滿足，教理的領域沒有再擴展，不深入的讀福音，也不讀有關耶穌事蹟之真實性的書籍，連最簡單的在內，其實有不少這類的書，寫得很不錯。

我希望有很多人去走這段旅程，去下這番功夫，每人照自己的方式，好能每天都看得更清楚其內在的真實性，這是信德的恩惠，在我們內聖神的恩惠，這種確實是奠基在歷史、真理和理性的磐石之上。現在我們試問：

一、為更認識耶穌，我要作什麼？我要看什麼？我去請教誰？

二、我有沒有把四部福音從頭到尾讀一遍？為能在我的生命中體味到這樣深刻而重要的經

驗，我能作什麼？

十二月十六日

我們的信仰宣示

「祂在耶路撒冷甘心受死，卻向祂的門徒許下總不離棄他們。」這句話不好懂，就像每次面對罪惡和痛苦的奧秘，我們都感到困惑無奈；但是，它卻給我們希望和無限的依靠：那位背負我們的罪惡和痛苦的耶穌，不可能留作死亡的幽囚。天主使祂復活了（宗二）！對於這一宣報，我們以信仰去接受，我們歡呼「阿門」，我們喜樂歌唱。在這裡我們找回了力量，在這裡我們又得到了愛的勇氣。

特別是我們的信仰宣示要創新一切的機會，按照耶穌愛的風格去服務，努力作無言者的聲音。耶穌的風範是：以無所求和無條件的、純粹的天主之愛，去面對一切人、去接受一切人，不是為別的，只因為他是人；去關懷一切人，作所有人的近人，超越一切文化的、種族的、心理的、宗教的外在因素；去幫忙人，不等人開口；在任何人還沒有想到的事上，去發掘別人新的需要。優先幫助那些受到遺棄的人，對那些沒有什麼名分和能力的人，給予尊敬

和重視。

十二月十七日

出乎意料之外的信德宣示

幾時當我們凝視我們的信仰，它真是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如同天主的愛，常是出乎人的意料之外。這個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使我們困惑不已的，是耶穌被釘、失敗、甚至還遭到了天主的遺棄！耶穌的軟弱使我們恐懼，因為我們是祂的門徒，我們願意安全、願意保全生命、而不是丟掉生命。然而，正是因為耶穌願意與我們同在、願意與我們常相左右，祂才甘願自投羅網、獻出生命、壯烈犧牲。這個愛，愛到最後，不求支援、不保護自己的看似無能、不恐嚇報復，使我們大感意外。

最後，使我們深感意外，也使我深自慶幸的，是天主啓示了祂的旨意，祂願意和人生活在一起，永不分離。我們無論是死亡或遭遇橫逆，無論是生活困難或失敗，天主常願意和我們在一起，永不分離。這種願望要求天主聖子不懼痛苦犧牲，這更使我們大感意外。

十二月十八日

負起責任的信仰宣示

負起責任的信仰宣示，是當我們把信仰拿在手中付諸實行的時候。就像所有的誓言不能只是理論上的同意（只是眼睛上的負責），我們的宣示亦是負起責任的具體決斷（行動的負責）。

負起責任來抗拒在我們所有的人身上的那種傾向——懷疑受苦的弟兄們，好像他們受苦，追根究底是「罪有應得」。

負起責任來從我們狹隘的心胸中，驅走那種對於受苦弟兄們帶有好奇色彩的同情心。他們給我們的結論常是：已經沒有什麼可作的了。

負起責任來打倒阻隔在我們與窮弟兄之間的那道牆壁；窮弟兄哭泣、抗議、話不投機、要求又多、使人討厭；牆壁有監獄的、醫院的、收容所的、還有公共輿論的；到處阻隔成許許多多的小天地，老死不相往來。

負起責任來，最後，重新檢討我們對耶穌的意見，以及囿於某種時尚的天主形象。法利塞人不接受耶穌所提供的徵兆，因為耶穌治好了瞎子，這不合乎他們的要求，不合乎他們預

設的成見：耶穌沒有在他們的軌道上行進。

瞎子的父母不願意冒險，社會的壓力、上級的見解使他們害怕。他們不願意惹麻煩，兒子看得見與否不大有關係。耶穌卻說：「趁著白天，我們應當作遣發我來者的工作」。天主的工作，就是要這個瞎子看見。如果你見到什麼，發現了什麼，就去作吧！你要作一切，爲使人看見、爲使人講話、使人能溝通、使人有希望！你行動的唯一動機應當是：你看見他有需要！如果你開始爭辯，如果你追問：「是誰的罪過？」「他是屬於那一方面的？」那麼你的罪還會存留下來，得不到赦免。

十二月十九日

創新共融的信仰宣示

信仰宣示可以開創大家的共融，使我們打開心門，團結合一。「我們知道，只有天主能夠賜人生命。」

看，這就是信仰宣示的成果：在基督內共融，方式常在創新。人們真能共融嗎？我們提出這問題，在今天的情況，有時也很戲劇化。尤其是當遇到人們的溝通處於極限的情況時，

例如：在痛苦中、被排擠時、孤苦無助時。可是這些極度困難的情況正可成爲一種挑戰，正是創新其他形式之共融的機運。耶穌在祂生命的末刻說，願與人共融將美夢成真，結出合一的果實，而非分裂，那就是當祂的門徒瞭解爲保持共融，必須付出自己的生命，救助他人的生命，願意別人生活的時刻。當然，爲達到這個目的，必須打開心門，決心付出一切。

信仰擴展心胸、支持創新的努力、驅除一切痛苦的原因、戰勝不義、拉近拒人千里的距離。信仰使人堅強努力、不計代價、沒有保留、用盡平生精力，只要能使老人臉上展露出一絲微笑，使沒有能力正常溝通的智障兒結結巴巴講出一言半語，也就滿意了。

什麼是擴展心胸的信仰呢？那就是相信加宣示，宣示天主愛人，為賜人生命，甚至以身相殉。這就是我們共融的基礎。愛護他人的生命，接受並尊重人的不同，才能帶來合一。使人分裂的是距離，無論它是以何種形式出現。

耶穌的言語與行動就是我們希望的標誌，帶給我們生命的安全：我們要靜觀、行動、奉獻。從這愛出發去作我們的信仰宣示。

十二月廿日

七位漁夫的「沒有」

「耶穌給他們說：『孩子們，你們有些魚吃嗎？』他們回答說：『沒有。』耶穌向他們說：『向船右邊撒網，就會捕到。』他們便撒下網去，因為魚太多，竟不能拉上網來。耶穌所愛的那個門徒就對伯多祿說：『是主』。西滿伯多祿一聽說是主，他原是赤著身，就束上外衣，縱身跳入海中。其他的門徒，因離岸不遠——約有一百公尺——坐著小船，拖著一網魚而來。」（若二一5—8）

想到門徒的「沒有」，沒有什麼可吃的，我好像看到了耶穌給的處罰——不能生育、毫無出產、一切的不育症，連宗教的在內。把網拉上來，一無所有，白費力氣：動作、言語、重複來重複去，像似一部宗教機器，不生產半點食糧，不給一點營養。在宗徒們的「沒有」中，連人的一切不育、沒有內容、沒有真理的一切動作都處罰了：客套而沒有客氣、問候而沒有接待、愛的動作而沒有愛、生命的行動而沒有生育！

這拉上岸的魚網空空蕩蕩，可見許許多多的辛勞都白費了，而心靈和生命的空虛，更是懲罰的判決，是提前到來的地獄。在這世界上，還有什麼比這些行動毫無意義、渴望沒有滿

足、詛咒不能渲洩、痛苦沒有希望的折磨更相似地獄呢？

在這毒品的腐蝕、暴力的愚蠢、自己無意生存也拒絕他人生活下去的死巷中，地獄的折磨提前到來又有什麼稀奇？所以門徒們的那句「沒有」，網來網去不能養育任何人、不能報酬任何人的辛勞，就是那些不知道愛、生而不育的男女之絕望的徵兆與哀鳴。

我們的省思、我們的探索就從此處開始：有些表示願意工作、願意建築、願意打漁、耕耘、建設等的動作，它們除非達到目的才有意義。為能到達它們的最後目的，落實它們的願望，把房子建於磐石之上，而不是在沙灘上搭茅屋，那復活的耶穌，祂在晨光熹微中講了話，要求人的服從。

因此，人要服從復活耶穌的指令，接受生命，並與緻勃勃地繼續去工作。這樣，我們在心靈深處，在不停的努力、在絕望、不成功與失敗、在尊高與懦弱中，觸及了人的奧秘。

十二月廿一日

信仰的歡呼——「是主」

「耶穌所愛的那個門徒就對伯多祿說：『是主！』」

我們可以問一問若望——宗徒兼聖史——：「請使我們一窺你發出此一歡呼的秘密，這句話可能是全福音中最美的一句。」這聲自然、直接的歡呼，來自內心，脫口而出，是在觀察了那位在凌晨微光中出現在海岸上的神秘人物的幾個動作後的自然結果。

——凌晨是耶穌祈禱的時間。

——「在右邊撒網！」：祂的話有力而安詳、簡單而溫柔，但要求服從。

——網了滿滿一網魚：言語與效果不期然地相繼發生，如影之隨形。

——結果神奇，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這幾點，若望看在眼里，瞭然心中，頓悟喜極，不禁高呼：是主！不能不是祂。我們可以問若望：「你有把握嗎？這幾點真有足夠的理由使你歡呼？分開來，把這幾點，一件件來分析，理由不夠呀！捕了魚，別的時候也有過啊！雖然沒有這麼多。」所以這一點理由不足……：我們可以不接受他的結論。可是若望給我們說：「這幾件事情在我心中先是一件件接踵而至、迅速閃過之後忽然間彼此串連了起來，充滿了我的心，以後我聽見聖神在我內講話，我的心在跳動，使我跨進了不禁歡呼的門檻。」

十二月

十二月廿二日

信德的行為

在若望心中所發生的一切就是信德行為的典型，是信者基本的行為。這種行為使我們成為信者，它支持著我們教友的全部生活。這一行為的準備前奏是理性的，但它本身並非準備前題的必然結論，邏輯推演的後果。我們能檢查研究它的前題，觀察它的演變累積，但到了某一境界聖神的恩寵會突然來臨，也就投入天主聖神的懷抱，自然地忘我陶醉、興奮歡呼：是主！這不只是一句話的自然流露，它是全人的投入，是自我的超越，是一頭栽入他所認出的那位的懷抱中。人之所以知道出離自我，如此陶醉興奮，不是由於自己的幻覺夢想，而是天主吸引了他，天主用祂的甘飴，用祂的臨在吸引了他。這就是信仰之恩，是所有祈禱、教理、福傳、牧靈、見證的根源。當我們說，我們願意作可信的證人時，我們應當想它的根源就是這發自內心的呼聲：祂是主！

十二月廿三日

教會信仰的基本宣示

「耶穌是主」，也是教會信仰的基本宣示。聖保祿宗徒肯定地說：「如果你在心裡相信，天主從死者中把耶穌復活了，也用唇舌明認耶穌是主，你就獲救了」（參羅一〇九）。教會的信仰可以用「耶穌是主」這句話綜合起來，因為它含蘊著教義的中心。「耶穌是主」，祂被釘在十字架上，為愛服從父命，至死不渝，被父復活後，從父接受了掌管萬有的全權，以圓滿傾注自己的聖神來治理世界。

十二月廿四日

人類歷史的中心

它是教義的中心，也是人類歷史的中心，因為它的意思是：耶穌是歷史的主，祂掌握歷史、領導歷史，祂是我們的生命之主，我們屬於祂，也祇有投靠在祂的愛下，我們的行為才有意義。沒有耶穌，我們的作為得不到決定而永恆的意義：這種意義是我們夢寐以求的，我們活著是因為有意義，我們需要有意義，整個人的世界就是由意義的交織而成的一面大網。不過這一切意義的根源、基礎與圓滿都在於「耶穌是主」這一事實。

如果我拒絕主耶穌，我不承認祂是我生命的主，我的行為就是空的，就是撒空網下去，

拉空網上來，一無所獲。

十二月廿五日

我們見證的呼聲

這一呼聲就是我們的見證：「與伯多祿一起作耶穌復活的證人」，意思是我們願意學習著說：「耶穌是主」，也按著人歷史生活的各種情況而適應運作。我們願意獲得能力，使這呼聲發自內心，作為以信仰觀察一切的活動呈現；作我們行動與痛苦中的支柱；作為燃灼我們的愛德與燭照我們死亡的火炬。

如果我們不知道在生活中把這呼聲表現出來，那我們就什麼也不是，我們信仰的生活也就只是一種習以為常、因循苟且、齒輪轉動、沒有意義的行為，儀式的堆集了。相反的，有了這一呼聲，任何事都有了意義，我們的言語和我們的動作也就充滿了福音宣報的能力。啊，如果我們認真地檢查我們自己、我們的教會、我們的傳教工作、我們的見證，也捫心自問，這些動作、這些言語與充滿一切事實的這一基本呼聲，有什麼關係呢？果真這一呼聲在這時代的男和女之形形色色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發揮著串連運轉的作用嗎？

十二月廿六日

信德撼天動地的力量

這段聖經首先告訴我們，信德在伯多祿身上所表現的力量：伯多祿不計一切縱身入海，他跨出船身，忘卻了自我，因為他看見了主，他掙脫了纏繞他的一切。

伯多祿是個直接響應召喚、走出自我、重新定位者形象。不過，除他之外，這段聖經還更廣泛也更具體的談到了其他與船回來的人，他們拉著滿網的魚，他們也信，也看見了耶穌，他們也以心以眼跟隨了伯多祿，但他們的具體行動卻與伯多祿不同：他們覺得應當把網繫好，他們覺得應當用這種方式來光榮耶穌。伯多祿用他的一團興奮光榮耶穌，其他的人光榮耶穌則用他們的實用想法。他們瞭解讓魚兒跑掉不是光榮主，他們就照這種直覺去作了。

這種作法的不同，啓示了我們，在聖教會內大家雖然都是心向耶穌，可是工作與角色卻各不相同。每一個人各按自己最適合的時間、工作去回應，但是重要的是注視著耶穌，向耶穌走去，與耶穌去商討。

相反的，屢次是這些角色、作法、工作不同而自相較量、各不諒解。這樣不但沒有走向

耶穌，大家卻停止了前進，討論起來彼此的距離遠近、角色工作的各異，其所心心念念追求的也不再是與耶穌、信德真正的呼聲相呼應了。這一純真的呼聲是來自靜觀、聆聽、緘默，是來自聖神，也只有聖神能使這些不同的角色、方式、興奮以及教會的不同服務工作恢復和諧、攜手前進。

十二月廿七日

伯多祿給我們講話

從若望福音第二章開始，伯多祿就成了故事的主角。我們可以說整個的故事是從伯多祿開始，到伯多祿結束，一針一線都在編織著他的形象。我們請問伯多祿：在這個時候，你關於自己說什麼呢？在現在這時刻耶穌就要詢問你，你剛才與祂共進早餐，享受了祂的臨在和祂那恩寵的美妙時光，你也用你的雙手把滿滿的一網魚拉上岸來，現在耶穌把你拉到一邊要特別和你談話，在這一刻，關於你自己，你想些什麼？你感覺到什麼？你要說些什麼？

我想伯多祿或許會這樣答覆我們：在這一刻，我的心充滿了耶穌，我體驗到了祂的美滿。如果我們請他再給我們更清楚的解釋一下，體驗到了基督的美滿，是什麼意思？伯多祿

會給我們說：我感覺一種無限的美滿，一個在做熟悉工作的美滿——我習慣拉網、數魚、吃烤魚和餅——發現到這些動作都意義非凡。伯多祿說，我覺得這些動作好像已不是我自己在工作，孤獨地追求自己也搞不清什麼真理，我作這些是在服從耶穌。從我聽到祂那句「撒網」之後，這種服從就充滿了我的心、我的生命，使我感覺一種滿足、一種整體感，即使是最簡單的事情也不例外，這是我從來沒有體驗過的。我覺到自己被愛、被救贖、有能力讚美、愛慕、光榮天主，我覺得對我來說，耶穌就是天主的臨在，祂是我的原始、我的根源、我的父、我的生命。這一切我都在最簡單的動作中感覺得到，我的筋骨做著習慣的工作，但我的心卻在這些動作中感到一種不能言傳的美滿。這是我個人作為的圓滿，我的作為充滿了意義在整個行程的一部份中，這行程的終點是基督，與基督一起行進的終點是天主。我感覺到了你們用言語所表達的：我的生命得到了倫理的尊高，那就是我以——服務與愛——的動作參與了絕對的美善，這絕對的美善是基督給我敞開的，雖然祂並沒有把我從操勞的日常工作中拉出來。每一項工作都已完成，不再使我不安，憂戚或滿口苦澀，但在其中我覺得，我付出了自己，我付出的比我自己還多，因為我參與了基督的行程、基督的作為、參與了基督用祂的作為給天主的光榮。

十二月廿八日

事物總體觀

伯多祿說：我還有更多的感受，那就是這種圓滿並不只是我的，而是我以某種方式參與整個人類的行動，把所有人的工作方向、價值、意義都集攏來，連我那些加里肋亞朋友們最單純的作爲，以及我所遇到的那些人：生病的、受苦的一切行爲，和我的行爲都混合在一起，因爲我瞭解聖史若望後來所謂的道（Logos）的奧秘，和人類的行爲集攏來，整體的說，都有一個唯一的方向，都向唯一的一個目標行進；這一行程，據我的瞭解，既是合情合理，同時又是恩惠和聖寵。好像是在我心靈的深處，在神遊物外，我瞭解自己得到了一種恩寵、一種所有事物（連最單純的日常生活也在內）的總觀，這些事情的每一種都有其價值，一種類似禮儀行爲的重要與神聖。我覺得在我內，和我一起還有我的夥伴，我們大家集合成了一個教會、一個團體，可說明人類行進，並在一起的意義。這一百五十三條大魚就是所有人的代表，一切種族和言語的人都蒙召進入了這唯一的大網，參與基督的唯一使命，在繽紛的宇宙中基督圓滿的身體，使天主的國成了一個大網，裝滿條條的大魚，拉上永恆的彼岸。

伯多祿所感覺和所生活的這一切，因此也給傳了我們與他一起行進的人、他的教會、普

世的教會、我們的地方教會及我們，藉著基督的聖寵、藉著復活之耶穌圓滿的恩惠、藉著賜與我們的聖神。聖神使我們的生活行爲意義非凡而洋溢，使它們成爲有血有肉、有靈魂、有筋骨、有力量，在整夜的辛勞、無助失望之後，因著耶穌的一句話與他們的服從下網，馬上收獲豐盈。

十二月廿九日

「跟隨我」

耶穌給伯多祿說的最後一句話，伯多祿知道得很清楚，因爲這話很老很老，從若望福音第一章，耶穌就給祂門徒中的幾個說過了：「來，跟隨我！」這是耶穌叫第一批漁夫來追隨自己的話，所以伯多祿早就知道，不過現在他瞭解得更清楚了。這不只是說，丟下魚網、小船去從事一種不大相同的行業，而是要「與耶穌一起」、「相似祂」。伯多祿意會到「跟隨我」確是認識耶穌的終點：如果認識基督、靜觀、祈禱不能達到：「跟隨我」，那麼這些便都是空的、沒有用處、是學理的演算、是自我欺騙。在「跟隨我」這句話中含有靜觀行爲的果實和終點。伯多祿覺察到在這句話中，基督徒的生活，他正在開始的生活，可以界定爲

追隨基督，效法基督。人的倫理生活，和從耶穌這句話所延伸的一切，都可以概括在：「追隨基督，與耶穌一起，相似耶穌」這句話裡，所以是要藉著聖神的恩寵，讓耶穌的溫良、貧窮、寬恕，和祂和平的願望、慈祥、美滿、勇氣及祂對天父的信靠等都生活在自己內。

伯多祿瞭解他的生活從此在歷史中，在原始的風格裡得到了一種新的風貌、新的尊嚴。從此在歷史中就產生了一種新的團體，其生活是在動作上、事業上、言語上、情感上都表現著效法耶穌基督，在一切之上都以忠於耶穌基督為追隨祂的基本規章。

十二月卅日

「你不願意去的地方」

現在我們默想「你不願意去的地方」這句話。耶穌給伯多祿說：過去和現在都是你自己束上了腰，如今為從船上一躍而下，也是你自己穿衣束腰，但將來時候要到，別人要帶你去「你不願意去的地方。」這句話為伯多祿確實是很重，並不是鼓舞，伯多祿所承擔的工作是相當的沈重與困難。可是又一次在這句話裡，耶穌表示了祂的意願：「跟隨我」！

就如同耶穌去了祂不願意——父啊，不是照我的願望而是照祢的意思——去的地方，為

圓滿完成祂的救世工作，同樣也只有祂的能力在我們內能使我們說：「主，不是我願意去的地方，而是祢願意的地方」，這時候我們才能夠達到效法基督的美滿境界。「跟隨我」不是一種比別的更有趣或更危險的探險，它更是一種獻身、一種捐棄個人的志願，而服從基督與天父，它使我們在心中只想耶穌、只服從祂：這就是我們雙手能夠充滿魚貨的不二條件。這也就是手拉魚網雖然沈重辛苦，但卻洋溢意想不到的滿足與恩惠。這樣，伯多祿在服從耶穌上找到了他生存的秘訣。在這裡我們也蒙受了召叫獲享此一秘訣，那就是：我們之所以存在是自我奉獻，並在自我奉獻於基督，在基督內奉獻於天父中，實現我們生命的那種扭轉乾坤、結實纍纍的美滿。

爲此，耶穌最後的這幾句話使我們想到十字架的奧跡，想到耶穌愛的奉獻，吸引著我們，使我們莫之能禦，使自我奉獻，爲人變得輕而易舉，否則人面對它，往往會逃之夭夭。

啊，天主！我獻給祢，我的意志、我的生命。

十二月卅一日

我們的祈禱

主耶穌從十字架上給我們說：「跟隨我！」我的主，我的天主，「跟隨祢」爲我是什麼意思呢？我能夠爲祢作什麼呢？在我的家庭裡、在我的工作上、在我的堂區，我能爲祢作什麼呢？

耶穌，如果我聽從這個召叫，祢會給我勇氣使我踏出船向祢飛奔嗎？主，祢知道我是軟弱的，可是我愛祢。祢知道，當我們被問到關於愛的問題時，我們就忐忑不安、害怕、不知道答什麼，我們不安躊躇，像伯多祿一樣難過、憂傷。但我們懷著滿腔的依靠對祢說：「主，祢知道一切，祢知道我愛祢。」

主耶穌，現在我們願意和普世的教會爲祢的代表，我們的教宗祈禱，求祢增長他的信德、望德、愛德。賜給他勇毅、聰敏、節制、忍耐、明達和正義。使他成爲祢教會無畏的牧者，使他的話在我們心內引發共鳴，使我們與他相遇時，他和我們都得到百倍的喜樂。爲他、爲普世的教會、爲所有等候祢——救主的人，爲一切需要祢圓滿的人，耶穌，我們願意用祢教給我們的那些話，與在十字架上的祢一起說：

「我們的天父：

願祢的名受顯揚，

願祢的國來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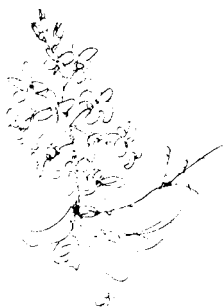
願祢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

求祢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

求祢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

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

但救我們免於凶惡。」



上智出版社

※3001天主教的信仰	NT. 60	HK 22
3002苦路經的奧蹟	NT. 60	HK 20
3003玫瑰經—生活中的奧蹟	NT. 60	HK 20
3004祈禱手冊	NT. 25	HK 8.5
※3005要理問答	NT. 15	HK 7.5
3013妙音送長風(甲年主日福音釋義)	NT. 100	HK 33.5
3014妙音送長風(乙年主日福音釋義)	NT. 100	HK 33.5
3015妙音送長風(丙年主日福音釋義)	NT. 90	HK 30
※3016最美麗的故事—聖經	NT. 350	HK 110
3017祈禱手冊(台、國語合訂本)	NT. 70	
3018禱	NT. 130	HK 44
H. K. 教父	NT. 130	HK 25
3021教友靈修	NT. 130	HK 43.5
3022露德之聲	NT. 100	HK 33.5
3023愛祢太遲(奧斯定懺悔錄)	NT. 100	HK 33.5
3024祈禱之旅(偕同聖史路加)	NT. 90	HK 30
3025眾人之中一個答覆「是」	NT. 100	HK 33.5
3026跟隨異星(將臨期、聖誕期默想)	NT. 130	HK 43.5
3027有福的智慧者(聖經中真福論)	NT. 100	HK 33.5
3029與主偕行度復活	NT. 100	HK 33.5
3030阿爸，父呀！(天主經釋義)	NT. 100	HK 33.5
3031心之禱—七日談	NT. 130	HK 43.5
3032無窮奧秘(信經釋義)	NT. 100	HK 33.5
3033祈禱的力量	NT. 150	HK 50
3034心曲	NT. 100	HK 33.5
3035挑戰(根據聖依納爵神操)	NT. 130	HK 43.5
3036決心(根據聖依納爵神操)	NT. 130	HK 43.5
3037旅程(根據聖依納爵神操)	NT. 130	HK 43.5
3038靈心花絮(聖女小德蘭著)	NT. 160	HK 53.5
3039在基督內成長(神恩祈禱)	NT. 140	HK 47

3040	向隱密中的天父祈禱	NT. 160	HK 53.5
3041	聖保祿——一個福音的忠僕	NT. 120	HK 40
3042	從靜觀到基督徒的美德(上)	NT. 180	HK 60
3043	從靜觀到基督徒的美德(下)	NT. 180	HK 60
3044	在福音發源地——體味福音	NT. 190	HK 63.5
3045	生活中的祈禱	NT. 120	HK 40
3046	教友成聖之道	NT. 100	HK 33.5
3047	從梅瑟到耶穌的踰越奧蹟	NT. 130	HK 43.5
3048	確有奇蹟(神恩祈禱)	NT. 180	HK 60
3049	撒幕爾	NT. 150	HK 50
3050	聖言的迴盪(甲、乙、丙年)	各NT. 150	HK 50
3053	達味	NT. 200	HK 67
3054	我的聖召就是愛——聖女小德蘭	NT. 180	HK 60
3055	醫治破碎的心(神恩祈禱)	NT. 160	HK 53.5
3056	對觀福音經的訊息(一)—福音經知多少?	NT. 130	HK 43.5
3057	對觀福音經的訊息(二)—福音馬爾谷傳	NT. 180	HK 60
3058	對觀福音經的訊息(三)—福音路加傳	NT. 180	HK 60
3059	對觀福音經的訊息(四)—福音瑪竇傳	NT. 200	HK 67
3060	為什麼?天啊!——痛苦的真諦	NT. 150	HK 50
※3061	新要理綜合問答	NT. 60	HK 20
3062	治癒生命中的創傷	NT. 300	HK100
3063	寬恕之德(神恩祈禱)	NT. 90	HK 30
3064	與主同在考驗中——關於約伯的省思	NT. 180	HK 60
3065	與主接觸	NT. 250	HK 83.5
3066	愛的禮物	NT. 160	HK 53.5
3067	心靈治癒生命的八個階段	NT. 250	HK 83.5
3068	甜蜜的家——羅馬(一對牧師皈依路程)	NT. 250	HK 83.5
3069	厄法達，開啓吧!	NT. 100	HK 33.5
3070	來看看吧!——聖若望的默觀歷程	NT. 120	HK 40
3071	瑪利亞——聖神和教會的畫像	NT. 130	HK 43.5
3072	歸心祈禱	NT. 60	HK 20
3073	一位癌症患者的奮鬥	NT. 100	HK 33.5
3074	我找到了天堂	NT. 250	HK 83.5



最新出版品 SP 錄影帶



< 男女老幼都可觀賞的優良節目 >

兒童卡通類：

1. 萬王之星
2. 右盜狄士瑪
3. 亂糟糟的房間
4. 兒童福音故事集：耶穌的童年及公開生活

電影類：

1. 瑪伽利諾麵包與酒
2. 死亡之島
勇者的見證——達米安神父
3. 露德聖母——朝聖與治療
4. 國柏神父
5. 法蒂瑪——一個信仰的體驗
6. 兩個十字架
7. 德蕾莎姆姆——愛與祈禱的修女
8. 聖安多尼——現代人的聖人
9. 聖女佳蘭的故事
10. 星星落到了人間——小耶穌的故事
11. 羅蘭——最大的愛和瑪麗·葛瑞迪
12. 耶穌傳
13. 聖女加大利納傳
14. 聖鮑思高的童年
15. 納匝肋的瑪利亞

倫理、要理教材類（適合兒童～成人團體討論）：

1. 最好的禮物（聖誕故事）
2. 奶奶的麵包（聖體聖事）、通兒的才華
3. 迷途羔羊、溜滑板、罪的名字
4. 心靈的祝福、對老人的眷顧、心橋
5. 窮寡婦的兩分錢、艾敏
6. 寬恕與平安、歸鄉
7. 體育課、成長的路上、只要一點信德
8. 代母葛媽媽、聖洗、水與聖神
9. 抉擇、視而可見
10. 瓜達露培聖母、亞西西的聖方濟
11. 感恩祭、餅與酒、感恩祭——愛的生命力
12. 一生中的一次機會

完備的圖書、錄音帶、錄影帶目錄備索，
價格如有變更，請以最新的價目為準。

從靜觀到基督徒的美德/馬蒂尼 (Carlo Maria Martini)
著; 楊成斌譯. -- 初版. -- 臺北市: 上智, 1993 [民82]
冊; 公分
譯自: Le vertu del cristiano:
Meditazioni per ogni giorno
ISBN 957-9377-63-4 (一套: 平裝)
ISBN 957-9377-64-2 (上冊: 平裝)
ISBN 957-9377-65-0 (下冊: 平裝)

1. 基督徒

244.9

82008360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從靜觀到基督徒的美德(下冊)

著者: 馬蒂尼樞機
譯者: 楊成斌
准印者: 狄剛總主教
發行者: 勞倫德
出版社: 上智出版社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21號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0099號
承印者: 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電話: 3680350
台北市師大路170號3樓之3

服務處:

聖保祿孝女會 傳真: 9027212
台北縣242新莊市三泰路66號 ☎: 9017342
天主教宗教用品供應社 郵撥: 01006005
100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21號 傳真: 3717863

台中分社 郵撥: 財團法人聖保祿孝女會 21999096

400台中市光復路136號 ☎: 2204729

高雄天主教文物服務社 郵撥: 陳慈綺 41834692

802高雄市五福三路149-1號 ☎: 2612860

聖保祿孝女會 傳真: 26016910

香港新界沙田下徑口村76號 ☎: 26987125

澳門聖保祿書局

澳門主教巷11號地下C ☎: 323957

1994年1月 初版 1997年3月 初版二刷 NTS180
3043

ISBN 957-9377-63-4 (一套: 平裝)

ISBN 957-9377-65-0 (下冊: 平裝)

一個活潑的靜觀良心
會使我們
在天主救世計劃有關的事上，
在紛紜的人事與終極的末世間，
在不同和不等中
得到整合。

3043

ISBN 957-9377-63-4 (一套：平裝)

ISBN 957-9377-65-0 (下冊：平裝)

NT\$180

HK\$ 60